

夷  
氛  
記  
聞

梁廷枏撰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8006163

3514  
26

650.78  
3314  
26

梁廷枏撰

夷

氛



聞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 夷氛記聞目次

序	一
夷氛記聞卷一	一
夷氛記聞卷二	二三
夷氛記聞卷三	四一
夷氛記聞卷四	六九
夷氛記聞卷五	九三
跋孟	一
跋吳	一
校記	一

# 夷氛記聞序

古之言馭夷者。動曰羈縻。勿絕而已。斯言也。處唐宋之世。尙不可。況唐宋後耶。良以唐宋防西北。明防東北。今則並四方而防之。雖欲閉關絕市。而不可得。蓋利害得失之際。正當審度時勢。因時制宜。以預爲之計矣。中土自道光中葉後。歐洲諸人。遍行宇內。各恃其強。多假通商傳教。以相窺伺。自非羈縻所能控制者。顧歐洲人航海東邁。以廣東爲入中土第一門戶。由粵而閩而浙而江而燕而津。綿亘數千里。防不勝防。亦不得不防。則海防又烏容已耶。海患自前明葡萄牙乞居澳門始。嗣荷西英法普意各夷踵至。近粵南洋各國。幾盡被蹙。英尤詭甚。屢與澳夷爭勿得。初欲開市江浙。閩關埠地。自奉純廟諭旨。改市粵。遂狡焉思啓。輒以彼國嚴禁吸食之鴉片。自印度運來。粵轉販各直省。計百餘年。弱我生靈。耗我財寶。實爲開關來五大洲中害人至慘至毒至大至久之毒物。較洪水之患。長平之坑。實爲過之。凡我朝君臣士庶。靡不痛心疾首。思漸除之。以爲快。但鴉片植自印度。初擬禁止。未得其源。奸商由是包攬銷售。武弁由是得規庇縱。及害深禍烈。而當事者或辦理過激。或相視轉輕。誠如成廟諭旨云。剛柔未得其平者。然果無漢奸勾結爲患。萬不至潰散決裂若是之甚。此書誠得自市中已有年矣。無著作者姓名。由葡人入澳起。逮英人因禁烟肇釁。議款開五港。後迄廣東阻遏入城止。所有內外臣工之奏議。當事禦夷之得失。聲敍極爲明晰。中以漢奸鮑聰等狡計貽害。洋以防奸爲第一要着。就廣東論。琦侯之鮑聰。葉相之李善。大局已爲其所誤。他如僧忠清王奕將軍。譚制府。劉制府。爲沙禿子張桐雲輩所誤者。亦歷歷可指。林文忠云。漢奸有數等。改裝易服爲其前驅。下等奸也。接濟火食。引帶水路。中等奸也。厚貌深文。廟身當道。要津。藉

以窺探消息。此上等奸也。前廣東多好民。今廣東奸民藉紳士以保護者。已有奸紳矣。及內地宜廣種罌粟。應由英人先行禁絕。如前明之徐光啓輩。足為前鑑。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全在粵中大吏隨時稽察耳。

印度栽種。為此書關鍵。洵留心時務人哉。使當日林文忠能始終其事。西人斷不至猖獗若此。觀林文忠在粵整頓海防。外則留意橫檔等十臺。內則留意大黃滯鳳凰岡南石頭中流砥柱。獵德黃浦口坭城各台。分路派船。調兵教習水陸戰法。扼守險阻。隄防要隘。識力俱到。耳目尤長。夷館之圍。無異郭忠武單騎見虜也。義律之擒。無異狄武襄元夜平蠻也。督雲貴而手製飛炮。三日而靖西番。則又岳武穆尅期平陽公之繼績矣。公之察奸防奸。時有出人意表者。及公發遣口外。勸民間廣種罌粟。於江粵兩局。自後繼往者接踵焉。昔夏后氏尙匠。百工居六職之一。工居四民之一。果能法古而盡其材力。使講求變通各法。如鐵甲戰艦。鐵甲炮臺。須開鐵礦。煤礦。範模製器。便可為之。蓋艦至鐵甲。恢張之極則矣。由前明迄國朝乾嘉間。外夷多用三桅夾板木船。道光時漸用輪船。咸豐以後則改用鐵甲。初則浮水。今則沈水。初則熟鐵厚五寸。今則熟鐵厚有二尺餘矣。他若日用飯食居處各物。效中土而推廣者。更指不勝屈。固難一一悉數也。如周尺八寸為尺。即今英尺。周禮之一鼓鐵。即令洋人之一噸一千六百八十斤。中土三代上論者不知西法之本中法。不鑑西人之變化苦心。不按物按事。分任推求。極則不究。中土歷來尅扣物價之積弊。而徒諉諸西人。不惜資本為詞。噫。慎矣。即就廣東經費論。兩夷務一紅匪。共費去三十餘萬。未聞有一台一船一炮為可恃者。倘再能以此鉅資。選巧匠。如今藍開祥何杰梁濟陸濟書輩。開礦範模。先行製作車創椎鑿。煉冶熟鐵。製作新式槍炮。須盡其才。不難悉臻精妙。乃至曠日持久。閱三十餘年。仍一事無成者。何哉。知籌餉而不知講求用餉。知購買而不思分往製器。中土洋務之興。四十餘年。費帑數千萬。所製船台炮械。可以勝敵否。抑有能禦敵否耶。思求材而不能用材。欲使奸而不知防奸。甚至奇伎異能。非為忌才。

者所阻。卽無資階進。廣東之遠。遜燕閩江浙也。有以夫。

近年有議專工製造。兩人抬放之笨重抬鎗者。有造開河機。欲中土開天津吳松潮州佛山各河。以便洋人進淡水火船入內地者。有議請棄虎門各台而

守內河者。有議不用三合土台牆。而在空闊海面築露天台一點灰不用者。不知是何居心。

夫製器不過格致中一道耳。中土開關最早。在洋人所謂耶蘇未降生千餘

年以前。中土古聖格致所見於經史者。班班可考。如觀天察地。結繩畫卦。始爲琴瑟網罟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日中

爲市。斲未揉耜始嘗百草治疾者。神農氏之王天下也。剡矢剡舟。範金製幣。畫野分舟者。軒轅氏之王天下也。定時成

歲。封山濬川。設官分職者。堯舜之王天下也。而夏而商而周。凡利於民生者。漸稱備焉。可知中土聖教。原以格致爲治

平入門首務。古本大學。不分經傳。自知止而後有定。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卽接以此謂知本。此謂之至也。卽三格物實義。至程子提出作聖經。朱子補傳。途失廬山真面目矣。不思定靜安慮得及本末。終始先後。的是格致實義。

代下此學漸晦。漢人泥於訓詁。多格成物而不知格創物。宋人更以物爲事。說向虛處。別講理學。空談臆說。無所附柄。

二千餘年來。格致一道。益失其真。有如瞽者。无相。俛俛何之。漆室無燈。茫茫莫睹。深可痛也。誠特揚而明之。蓋理學一

途。非泛言性天者所可託。須求物事之理。物事之學。身體力行。庶幾無愧。此豈誠一人倡言哉。易曰。開物成務。冒天下

之道。又曰。備物致用。作成器以爲天下利。處大乎聖人。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禮曰。知者創物。巧者述之。是物之

一字。原從實處探討。所貴格之者。按一物一事。隨時研究而變通之耳。至備指格致用力所在。而包括無遺者。則禮經

所謂禮樂射御書數六事爲六藝。大禹謨所謂金木水火土穀六科爲六學是。唐詩。五行志云。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爲物最大且多者有五。曰水火木金土。其用於

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爲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 尙有可以援古證今者。則周禮具在。可覆按焉。考工記於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考皮

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磨之工五。埴植之工二。罔不備列。今之車削剪鑿磨等事。皆擴而充之也。觀察車自輪始。欲

其樸屬而微不至。乃穀轉輻以爲直指。牙以爲抱固。則牙輪穀軸等。古人已有之矣。況所云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

長。卽今攻炮守炮之義乎。攻炮宜短。守炮宜長。又如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郡。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

以其材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卽今繪畫五大洲各國輿圖之學。與請派使臣駐各國偵探之義也。保章氏

馮相氏考日月星辰之變動。十二歲十二月十二辰二十八宿之序次。及王圭氏掌土圭之法。以測日影。卽今天文算

學之義也。司險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五涂以爲阻固。卽今擇險隘。設炮台。掘坑地。壘牆垣。通後路。

設救護。以圖守險之義也。稍人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卽中庸所謂日省月行。計廩稱事。書所謂允釐百工。及工以納

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可證卽今考工匠製機器優劣之義也。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傳王之

言。而喻悅焉。卽今學洋話設通事之義也。今人於學習洋話。動言不必。已屬非古。訓方氏掌四方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懷方

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迎之。達之以節。卽今待遠人稽察傳教及觀賽險會之義也。他如卍人譯卍字

義。卽知古人開礦是直隴。易於車水。水底之礦方佳。西人照中土古法。用直隴率臻其妙。中代自三代後。見礦卽挖。漸

改用曲隴。車水難而無佳礦。中土地實勝於歐洲。而莫知取。大爲可惜。又如槩字。傾煎五金。開後人無數法門。惜後人

忽略讀過。總之格致之道。有宜變通者。有宜師古者。讀至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二語。覺格致精義。盡在是矣。至待

蠻夷猾夏。則舜典惟明克允。一言以蔽之。每慨由明至今。以制義時文取士。羣益捨格致而專尙時文。不知就時文論。

亦當按時勢以立言也。試觀三代上語言文字。不分兩途。以當時之人爲當時之文。卽彼當時之事。或通今變古。或引

古證今。經典所存。昭然若揭。今人作時文。只得代古人立言。好爲推測杜撰。甚至游滑空腔。終不敢輕議時務。直是僞古文耳。非真時文也。文事之失。旣如此。武略之失。又如彼。竊見磴磴自命者流。非曰能挽兩石弓。卽曰能掇千斤石。問以兵法陣法。有若面牆。卽行伍出身。亦祇令嫻習弓馬。而不講求駕駛輪船。操演鎗炮之法。殊不思上古爲車戰。中古易而爲弓矢。元明則漸尙鎗炮。近則專尙之。是今之由弓矢而變鎗炮。無異昔之由車戰而變弓矢。就令聖人復起。斷不能捨鎗炮而別有所尙。可以因時制宜耶。今欲去外夷之患。當先去中國之患。近日積弊約有八端。爲今京外通病。一曰爲僞。一副假面孔。萬不能實心任事。二曰尙利。日夕弱志。錐刀。萬不能率心辦事。三曰忌刻。惟知防賢病國。萬不能與人共事。四曰因循。專事疲廢。怠玩。萬不能爲民興事。五曰苟且。一味含糊。將就。萬不能細心廣事。六曰推諉。惟知互相觀望。萬不能擔當成事。七曰蒙蔽。上下相蒙。更可飾有事爲無事。八曰拘泥。墨守繩尺。每拘古事例。今事致因前事誤後事。無怪乎外夷深窺其隱。日恣覬覦。顧瞻四方。能無浩嘆。今者中土之南。則法人圖占安南矣。西北。則賊人逼築車路。助喀叶噶爾占基華。黑龍江屯兵庫頁烏渾春及君子但丁矣。英人已由印度築火車路。欲侵緬甸。思入雲南矣。實欲廣種烟土。暗運入中土。彼反揚言禁烟。冀愚中土人禁植罌粟。而彼獨得占其利。又申法欲逼暹羅矣。東則慕爾日本。漸逼高麗。郡縣琉球。時欲侵援台灣矣。中土四鄰。幾盡被佔。民生日絀。財庫日空。加以耶穌天主教偏地皆是。凡屬中國血氣之倫。無不髮指皆裂者。嗟夫。時勢孔亟。倘復廢日玩時。仍蹈以上八弊。恐浸至大潰隄防。雖不可救藥。宜乘此時。西人布置未定。中土人尙識尊親。所謂時不可失。正救時者致用之秋也。誠謂今日當務。以分門別類。推廣格致聖教爲首要。誠意正心繼之。方謂之真理。



學要之振興聖教。始能端正學術。端正學術。始能發育人才。人才既得。他如籌餉保甲團防緝捕。吏治至今西北烟土盛行。英人不能獨專大利。欲漸塞漏卮。厥功尤偉。而議者獨以言利之臣譏之。過矣。卽其辦廣東軍務也。爲讒言所阻。而不竟其功。辦廣西軍務也。又途次坐殂。坐令琦侯等爲奸所賣。雖曰時運使然。抑亦奸人狡譎所致歟。聞林文忠督粵被遣時。有奸

人陷之者。迨奉命督辦廣西軍務。行抵潮州。普甯賊已聞風解。詎文忠一日忽患喉嚨腹痛。頃間洞瀉。遂語塞。翌日不起。事實不明。查是時並無親人隨從。疑是中毒。安得起文忠於九原。而與之劇論也。爲之潸然涕下。文忠久歷封圻。身後尙負債數萬。一清激骨。西人每稱中土得一箇牛官。一箇者指文忠。牛箇者指裕制軍也。洋人每向閩省購文忠小像。不惜重貲。每張掛卽揭帽爲禮。至今尙敬畏如此。英人旣以鴉片毒中國。復以耶蘇教誘良民。卽以其每年

所收印度鴉片稅千餘萬圓。爲中土傳教及兵船駐紮海口窺伺計。如逆匪洪秀全等。乃廣東花縣犂民耳。初到省城。洋人羅存德禮拜堂入耶蘇教。歷五年。遂往廣東灣桂武象各州縣。結黨嘯聚。拜上帝會。因而煽亂。始延江浙川楚。繼

蔓關隴滇黔。荼毒生靈。血膏原野。誠得曾文正公寄來刊行克復金陵李秀成口供。及各疆臣陳奏。均足見洪秀全等入耶蘇教爲害中國實據。綜計鴉片耗中土銀一萬餘兆圓。一

兆爲一。洪逆一案。又耗庫幣不下數百兆圓。民羸財弱。言之憤然。不知者分洋務紅匪爲兩案。夫亦未究當時事蹟矣。夫

中華土地非小弱也。士庶非愚蒙也。寶藏非太多也。財貨非短絀也。乃自夷務之興。議者輒畏其船堅炮利。祇知購其器而效之。弗求所以勝之之法。近十餘年。曾李左沈丁諸鉅公。均力求製器之法。但格致一道。日新月異。而歲不同。觀湯銘所云。日新周禮所云。欲新而無窮。可知獨不思船炮兩項。固格致中之一道。而西人之知格致人。多從中土傳往乎。考霹靂炮。初於宋之虞允文。中土傳自西域。西人從西域得之。日事擴充。至今西人有十餘萬斤一鋼炮。千餘萬斤一圭形彈矣。前明法國炮車中土。有三十餘斤彈。卽爲駭異。自鳴鐘。初於明之揚州人。西人得之。擴充其意。改銚爲銅條而成錶。由是鐘錶曆

出不窮矣。琥珀氣始於法夷。由前明在澳門。閩中士試琥珀以能黏鐵草者爲真。悟出電氣端倪。遂擴充而爲電報。電物直湊單微矣。電分陰陽。即天地之真火也。陰陽相激則火生。人身及萬物中均有電氣。惟琥珀玻璃蠶絲火漆等。始能隔絕而聚之。計電火循鋼線行可一刻而繞地球九萬餘里。他如西人算學。初名爲東來法。

借根方即天元一指南車。稱承自中土。周公尤爲西法本中法之顯證。至輪船的創自西人。因汽學力學悟出。應讓其

獨先者。但中土水碓風磨。用牛力用空力之器。亦復不少。道光時潮州藍開祥往外洋學習輪船機器。開中土風氣之

先。誠舉操演通商。睦隣開礦。築台製器。造船開墾。種植畜牧偵探諸大端。固可按各地情形。隨時隨事斟酌盡善。覈雜

行之。一年而粗備。三年而大成矣。而防奸一節。尤宜加意焉。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倘能力極時艱。扶翊格致之聖教。倡率而振

作之。分院教習。考究討論。盡變化擴充之妙。將見船炮之堅利。有不僅在西人上者。威外夷而使之向化。行見書之國

史。遠紹前徽。由是書而進之。臻三代上格致創始之盛。洗漢唐來格致淺陋之風。豈非中土大快事哉。昔顧亭林天下

郡國利病書。好收奏疏文報。俾閱者籍知時政。是書殆其遺意。談夷務者。可借鑑前車。且議論不激不隨。固匡時者之

一助爾。至丙辰廣東一案。尙需搜輯。邇聞日本挑釁台灣。撫時感事。不禁傾倒言之。所冀留心時務者。乘時布化。坐言起行。以臻守在

四夷之休云。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孟秋下浣。嶺南番禺鄒誠夢南氏謹序於五羊城西之實事求是齋。

# 夷氛記聞卷一

英夷狡焉思逞志於內地久矣。大西洋葡萄牙亞<sub>即布路亞</sub>於前明乞得香山濠鏡澳以居。曰澳門。易中土物歸而懋遷於西海諸國。諸國皆豔羨之。國朝康熙初。因鄭成功寇閩。上下及浙粵爲沿海郡縣患。於是遷民內居。築界牆。嚴海禁。洋舶自此不得入。設兵樹椿。置墩守界。惟澳夷地在界外。生齒已繁。不便就阡陌耕作。舍貿易又無以資其生計。乃於入香山縣隘道曰橫石磯。設爲關閘。許買食內地米石計口而授。月兩啓放。內貨隨之得航出。大黃茶葉如故。轉緣禁海得獨專其利。時英夷已據印度之孟阿臘海岸。闢爲市埠。肇設公司局。循東南洋轉相販買。自恨其市舟不能至粵。羨澳夷益甚。二十二年七月。提督施琅蕩平臺灣。海氛大靖。又二年。南洋開禁。置江浙閩粵四海關。江之雲臺山。浙之甯波。閩之廈門。粵之黃埔。並爲市地。各設監督司。權政定海。時尙未立縣。英船至。則泊舟山。迨新城定海。監督張聖詒乃築紅毛館城外。使居焉。其市粵。則自雍正十二年始。旣乃厚集資本爲公司。稱公班衙。掌以班酋。司貿易。粵關官商吏役。利其貨殖饒裕。遂漸迭增其規費。徵索視浙關獨奢。巡撫楊文乾清釐以歸諸官。今關冊所稱歸公例是也。未幾歸公者又積成正餉。而舊私收之規費未裁。英商故狡獪心計。析及錙銖。孟阿臘土番船之假英旗報以入者。率愚戇。輒受欺於吏役。且苛。乾隆二十年。英商華苗殊知浙關費視粵減也。駛舟定海求市。當事請倍增其稅。論以夷並市甯波。日久又成一澳門。民風士俗之有關係者大。是以更定其稅則。視粵稍重。俾洋商無所利而不來。意初不在增稅也。二

十四年其國商任洪輝以市浙非便此後勢必就粵市揚帆直赴天津訐粵關陋弊欽使訊實監督得罪洪輝坐交結內商因澳門三載始釋回國

康輜紀行·康熙間·英吉利始來通市·後數年不復來·雍正七年後·五市不絕·初廣東碣石鎮總兵陳昂奏言·臣徧觀海外諸國·皆奉正朔·惟紅毛一種·奸尤莫測·其中有英吉利諸國·種族雖分·聲

氣則一·請飭督撫關部諸臣·設法防範·乾隆七年十一月·英吉利巡船遭風飄至澳門海面·遣夷目至省城求濟·廣東總督策楞令地方官給資糧·修船隻·先是其五市處所·或於粵·或於浙·十二年·部議英吉利不准赴浙貿易·於是皆收泊廣東·每夏秋之交·由虎門入土產·則有大小絨嘜嘜羽紗紫檀火石及所製玻璃鏡時辰鐘表等物·精巧絕倫·二十四年·方嚴絲船出洋之禁·兩廣總督李侍堯奏言·近年英吉利夷商·屢違禁令·潛赴甯波·今絲船禁止出洋·可抑外夷驕縱之氣·惟本年絲船已收·請仍准運還·奏入報可·是年英吉利夷商任洪輝妄控粵海關陋弊·訊有徽商汪聖儀者·與任洪輝交結·擅領其國大班銀一萬三百八十兩·按交結外國互相買賣借貸財物例治罪·二十七年·英吉利夷商白蘭求照前通市·兩廣總督蘇昌奏准照東洋銅商搭配綢緞之例·酌量配買·每船准買土絲五千觔·二蠶湖絲三千觔·其頭蠶湖絲及絨綾緞疋仍禁止不得影射·自是英吉利來廣五市·每船如額配買·歲以為常·其明年·並准帶袖緞疋疋者二千觔·其年·英商白蘭求仍通市·出洋絲船船予以限·粵關規費

復裁以歸諸公故事諸夷來粵售貨畢即乘風去以索通留者必令移居澳門謂之住冬澳夷初綠市利裕習慣奢靡

樓房櫛比土木華侈既開海禁不獲終專厥利漸形貧弱歲恃諸國僑寓徵租值自給其富者出租就額定海艘二十

有五載貨還澳例得自與客民交易稅徵買者客入夷樓買貨下·便單渡過關·按貨投稅·林制府以渡夫充白蛋民·輸稅失體革之·而別招澳商·亦終不果召充·他夷則必令入虎

門泊黃埔至即有大船輸鈔之令自裁改歸公後積年而私費復增例禁在官所以制限諸夷者尺寸皆不容越英夷

苦之益垂涎澳夷得安居內地又聞俄羅斯人之得入太學而羨之然當粵關開時已慮俄夷來舶驟旺妨蒙古生業

別開陸市於車臣汗部之哈克圖不令至粵矣惟荷蘭以助剿臺灣首得通市特緣資本未裕來船尙少佛蘭西之來

雖遠自前明顧物產貨賈並結其例民不許食茶銷流內貨無幾故雖與歐塞特黑即雙普魯社即單領墨即黃雪際

國·綏沙蘭即瑞等國皆歲以船至而不及英商遠甚米利堅雖源源而至而物粗船小獨英船易茶出分售西南洋

即瑞國·綏沙蘭即瑞等國皆歲以船至而不及英商遠甚米利堅雖源源而至而物粗船小獨英船易茶出分售西南洋

國。自以貨多稅重。弁冕諸夷。又方戰勝佛蘭西。終不得有其地。欲倚重天朝。將爲諸夷雄長。每思所以得天朝心。莫若輸誠入貢。恭遇純廟八旬萬壽。其王喬治。遣使憂爾尼。備方物。先使其大班牘呈總督請奏。謂貢物頗貴重。請免由粵道入都。是以貢物逕泊天津。上嘉其嚮慕誠悃。燕賚回賜。視他國優厚。事畢。從容出其王副表。請留一人居京師。理其貿易。使臣復詣內閣陳請。欲改由甯波天津通市。並求給舟山小島。與附近廣東省城一小地段定居。其來商廣州者。自城外下澳。及貨由內河載運。求竟免稅。或酌減而少之。皆非貢使所宜妄干也。純皇帝念其化外無知。不予深究。但諭以所請均屬窒礙難行而已。使臣反復頌勅以諭其王。俾知所以不可行之故。時貢舟先開。泊定海。侍郎松筠護送陸行至浙。代請免所市茶絲稅。且許由內河達粵。恐其所求不遂。或煽誘他國。隨令所過提鎮陳兵接護。錄勅宣示。廣督俾存檔交代。使他時考覈。五十八年事也。六十年。復備貢物。由駐粵大班波朗呈總督代進表文。陳及助兵攻廓爾喀事。蓋用兵廓夷時。大將軍聞其南界。忽有兵事。至是始悉其由。嘉慶十年。使臣多林文入貢。適海盜張保等猖獗。英兵船四泊虎門。請代捕盜。故有表稱有事。喜歡効力語。先是七年。英兵船六泊雞頸洋數月。殆有窺伺澳門意。因與佛夷構兵。慮佛人至。直揭其隱。爲所中傷。妨市。亦表及之。十三年。兵敗於越南富良江。駛三船泊十字門登澳。踞守諸臺。既又續來船八。兵目度路利越關。私入公司館。總督吳熊光知而曉之。不聽。則封艙禁其買辦。凡四閱月。乃颺去。二十一年。使臣羅爾靈同噶喇仍由天津入貢。尙書和世泰蘇楞額如津門部署。促兩使盡一晝夜。馳至圓明園。衣裝皆落後。睿皇帝御殿受朝。正使稱疾請假。副使以朝服未至。不能成禮。爲言。世泰遂亦以病奏。上震怒。却其貢物。卽日令使

臣出都。英夷本意欲借貢厚結天朝。希恩澤。迨三貢而弗獲。如所望。圖澳復不得逞。大班喇佛旋以洋商行用驟加二十倍。詣巡撫稟許。下司議。又寢不行。例定貨銀每兩。抽行用三分。為辛工。據稟棉花每擔。近抽二兩為加至二十倍。他貨稱是。蓋軍需貢價。及攬運夷債。皆取諸行用。遂有內外用名目。此洋行商人所私增。致夷怨者。

於是英商積不平。屢形架齧。道光中。署督朱桂楨毀其夷館前馬頭。遽率其來船碇泊外洋。舉八事要挾。以米利堅不從而止。猶以載運鴉片為利不貲。而稅羨實足資其國計。常慮市易中斷。則利失無以立國。且歷受中國懷柔。亦無隙

可乘。無口可藉也。故隱忍久之。不敢驟發。蓋西南洋五印度之南。中西屬諸英者十三部。而孟阿臘居首。與孟買部。皆鴉片所自出。乾隆初年以來。內地嗜食漸衆。販運者積歲而多。一時來至二萬餘箱。價值逾六千萬。由南洋新埠。陸續

運至粵海。伶仃洋船。隨賣隨又運至不絕。謂之薑船。全恃沿海內地游手走私奸民。詳見後。為之載掉入口。灌輸內地。每千六百八十艘為一薑。約三百。沿海邊郡。遞於天津。皆薑船之所流注。販戶先收貨會城。入夷館。易鴉片單出。付買者。持示薑

船。則按數而給。海國圖志。鴉片製造。一在八達罕。一在默達加爾吉達。稅簿上可查。每年到中國多少。近來五六年間。孟阿臘出產七萬九千四百四十六箱。內有六萬七千零三十三箱到中國。道光十三年。七千五百九十八箱。十四年。一萬二千零六箱。十五年。九千四百八十五箱。十六年。一萬三千零九十四箱。十七年。一萬零三百九十三箱。十八年。一萬六千二百九十七箱。此

孟阿臘一處數目。孟邁等處所發賣在外。每年印度所收鴉片稅餉自五百萬至一千萬圓不等。故巴釐滿途以印度為屬國中之第一。因孟阿臘官貪心。故港口貿易。較之孟買尤大。每年解至英國之銀。約三百一十五萬圓。連存留在印度以及各官所用。大約有一千萬圓。故英國受鴉片之利益不少。又在印度鴉片之稅。英國多年得孟阿臘地稅銀四百二十二萬九千七百七十二圓。地稅外又征收餉。現在常例外再

加四款稅餉。第一款。種波畢之時。即須上稅。第二款。波畢成熟之時。以估價之多少上稅。第三款。於取波畢汁之時上稅。第四款。於出口之時上稅。合計收餉銀。連地稅。共收銀九百六十八萬四千餘圓。除公司貿易外。餘地皆禁止。不准栽種。以免走私漏稅之弊。除英國所轄地方外。他國亦有出產者。如麻爾注（或即麻六甲）地方。亦種波畢。且製作好。價值昂。先年有公司包攬時。三分中一分。由孟邁出口。二分由路布亞國所轄之拳孟出口。今却有十分之九。由孟邁出口。只一分由拳孟出口。因此英國逐年得孟邁鴉片稅餉銀百萬圓。又一千八百年間。中國准鴉片進口。以藥材上稅。及後奉旨禁止。而廣東官府仍准鴉片薑船。長灣在黃埔。尙未灣零丁洋。二

年合薑船不准灣泊黃埔。由是灣零丁洋及澳門汲水門等處。又議定規銀每箱若干。自總督衙門以及水路文武官員皆有之。惟關口所得

最多。或在船上來取。或在省城交收。皆逐月交清。亦有將鴉片准折。每次自一箱以至百五十箱爲止。却無定數。此走私之光景。著實可痛。若想印度人不栽波畢。除非中國人不食鴉片。若想中國人不買鴉片。除非印度人不栽波畢。二者皆所不能。又零丁洋係中國荒地。並無兵房營汛保護。可以任外國人停泊。然水手爲人所殺。中國亦將兇手捉獲施刑。是中國人在相近自己海岸上。施行其治。以保護他國之旗號。故亦可在彼處地方。行其所立之章程。不得謂在零丁洋面販賣鴉片。係合法之事。又英吉利之外。米利堅人銷用綠茶最多。道光三十四年。米利堅船。由中國裝出茶葉。不下一千八百六十八萬八千五百三十三磅。從前並無此數也。歐羅巴內地銷用茶葉。以荷蘭。俄羅斯。兩國爲最。荷蘭每年要銷二百八十萬磅。耶那尼每年銷用一百八十萬磅。或二百萬磅。佛蘭西在廣東出口時。茶葉雖多。然沿途分售。及到本國進口時。數已減少。只銷二十五萬磅。然只用以作醫膽經之藥材。因佛蘭西酒多便宜。故不甚銷中國之茶也。俄羅斯茶在北邊蒙古地方買去。在道光十年買去五十六萬三千四百四十磅。在十二年買去六百四十六萬一千磅。皆係黑茶。由恰克圖旱路運至擔色。再由水旱二路分運。阿額羅。其黃旗船。綏領船。並魯社船所運茶葉。皆不甚多。其印度各埠銷用之茶。每年有英國六七船前去售賣。其阿支比拉俄各島中茶葉。係中國福建人裝出販賣。中國人海船。放到蘇絲文萊路哥尼阿新奇坡附近各處。係順西北風駛去。英吉利人亦有在新奇坡買中國茶葉回國者。其茶均是上等。現在各島每年銷茶之數。年增一年。總而計之。中國每年出口之茶葉。有七千餘萬磅。與鴉片貿易。可以抵對。

道光十三年。公司以連歲失利。期

已久。逾聽臣民請散局而還其原貲於國。散商來舶益多。常貨無以遂其壟斷。故卽以所分貲載運鴉片。光祿寺卿許乃濟之觀察東粵也。稔知非特文告可禁。害將無所底止也。時懷隱憂。而未得所以清源之法。其同年生順德何太青。令仁和擢丞。浦罷歸。誼最投契。從容爲言。紋銀易煙出者。不可數計。必先罷例禁。聽民間得自種粟。內產既盛。食者轉利。值廉。銷流自廣。夷至者無所得利。招亦不來。則竟弛關禁。而厚征其稅。責商必與易貨。嚴銀買罪名。不出二十年。將不禁自絕。實中國利病樞機。其如無敢舉以入告。乃濟大爲所動。以質教官之監課書院吳蘭修者。蘭修故嘉應知名士。號多聞。留心世務者也。亦是太青言。退爲論曰。弭害而暢明之。論云。天下之害。常與利相因。上焉者。利害均。其弭害之策有三。上焉者。拔本塞源。次則設法厲禁。下則避重就輕。亦如是止矣。若鴉片者。其於人也。利一而害百。其於國也。無纖末之利。有莫大之害。其弭之也。幾於無策。夫害至幾於無策。而不急爲之權。何異厝火積薪之下。而燕息其上。請得而條議之。鴉片之類有三。一曰公班。皮色黑。亦曰烏土。出明雅喇。一曰白皮。出孟買。一曰紅皮。出曼達喇薩。其氣薰。其性斂。能提神止泄。辟瘴。其於人也。柔而善入。狎而易溺。久則廢時失事。相依爲命。甚者氣弱中乾。面灰齒黑。明知其害而不能絕也。嘉慶利。食者甚少。不

二十年。蔓延天下。自士大夫以至販豎走卒。羣而趨之。靡然而不返。所謂利一而害百者此也。鴉片之入販於澳門。後徙零丁洋。初至。約數百箱。烏土。每箱價約一千二百圓。白皮。每箱約千圓。紅皮。約八百圓。總計歲耗洋銀約數十萬圓。近年多至二萬餘箱。烏土約八千箱。每箱約八百圓。白皮則一萬三千箱。每箱約六百圓。紅皮約二千箱。每箱約四百圓。總計歲耗洋銀約一千五百萬圓。其始藉以洋銀買貨。今則盡以歸國矣。始則專收光面。今則兼用碎花紋銀。始則英吉利之銀不來。今則花旗港脚之銀亦少來矣。我國家休養生息。幾二百年。四海殷富。金幣充塞。然而天地之數。散之甚難。聚之甚難。以中原易盡之藏。填海外無窮之壑。日增月益。不知其極。所謂無繖末之利有莫大之害者此也。論者謂下閉關之令。絕其互市。捐一百餘萬之稅。留一千餘萬之銀。則失小而得大。此拔本塞源之說也。夫西洋諸國。通市舶者。千有餘年。住澳門者二百餘年。其販鴉片者。止英吉利耳。今將絕英吉利乎。抑盡諸國而絕之乎。盡絕則無以服其心。專絕則無以善其後。即使諸夷盡去。而瀕海數十萬眾。一旦失業。無以爲生。小則聚而爲奸。大則引以啓釁。東南之患。自此始矣。就令無患。而蛟門以外。擇島爲塵。天津江浙閩廣之船。皆得而往之。又烏得而絕之哉。論者又謂民情之玩法也。非重典不能止。此嚴法例禁之說也。嘉慶初。食鴉片者罪止枷杖。後則屯販有禁。熬煮有禁。海口出入有禁。密以巡哨。重以流徒。加以連坐。法非不嚴也。禁非不厲也。而弊仍不止。何也。蓋法令者。胥役之所藉以爲利也。立法愈峻。則索賄愈多。其包庇如故。護送如故。販與食者卒如故也。否則獲十百而報一二。奪人之禁物而鬻之。猶自販耳。而况僞官假役。百弊叢生。前車之轍。亦可鑒矣。奈何惡濁而揚清。止沸而益薪哉。然則爲今之計。亦惟權害之輕重而已。自一人言之。則鴉片重而銀輕。合天下言之。則鴉片輕而銀重。查海關舊例。藥材款下。鴉片每百觔稅銀三兩。又分頭銀四錢五分。嗣後請飭外夷照舊納稅。交付洋行。兌換茶葉。內地種者勿論。至夷船出口。止准帶光面洋銀。其內地戳印等銀。照紋銀例。一體嚴禁。由洋商報查具結。關口盤獲者。給半。具結不實者。罪。如是則通天下之貨。留海內之銀。十年以後。生計復矣。此避重就輕之說也。顧論者必謂寬一時之法。戕萬眾之生。則開禁難。竊以君上之養民。猶父母之愛子。飲食男女之欲。皆足以傷生。嚴以禁之。不可得也。使鑿其心。而生其悔。則弱者寡矣。論者又謂耗中原之地力。奪天下之農功。則內種又難。謹按南方粟。三月成苞。收槩之後。乃種早稻。所妨者麥耳。夫三熟之田。二稻一麥。稻之利八。麥之利二。鴉片之利。數倍於麥。其益於農者大矣。楚人失之。楚人得之。不猶愈於夷人乎哉。總督盧坤。巡撫祁墳。見而心折。蘭修更約其長學海堂同事南海熊景星。番禺儀克中。各著論以與爲輔。坤隨述粵士私議。附片陳焉。以例方嚴。僅約略其詞。終不敢明請弛禁。成廟亦置之。但令沿舊禁加嚴而已。十五年。坤卒官。鄧廷楨自皖撫擢繼其節。乃濟先改官都門。取蘭修舊說。稍稍潤飾條上。舉朝無繼言者。御史許球疏爭以爲不可。乃下粵督撫察其當否。會議未決。克中故墳同鄉。寄粵藉得舉。方就墳記室。勸行頗力。海事會奏。總督例主稿。墳親袖克中所擬覆草詣商。廷楨留之。發掾錄正。會印拜發有日矣。值廷楨誕日。嘉善陳鴻墀。主講越華。南海



李可瓊以都轉假歸。皆門下士。相將入祝。共約以弛禁不便。阻其成議。酒間。果及奏覆事。可瓊耄且聾矣。鰥鰥謂他日子孫恐沾染。耗財爲累。鴻墀大言曰。事繫天下風化。累在吾鄉。聲聞百世。後青史特書某實。首請弛禁若之何。胡以一家之私爲也。廷楨悟。卽以禁約正嚴。毘勉綢繆。安知無濟。請從此力持三年。如至期果效。始計更張未晚。具稿。頃勉列奏。竟非意所安也。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有漏卮宜防。請置重典之奏。

奏云。臣惟皇上宵衣旰食。所以爲天下萬世計者。至勤且切。而國用未充。民生罕裕。情勢積漸。一世

非一世之比。其故何哉。考諸純廟之世。籌邊之需若何。巡幸之費幾何。修造之用幾何。而上下充盈。足稱極富。嘉慶以後。猶徵豐裕。士大夫之家。以及巨商大賈。奢靡成習。較之目前。不啻霄壤。豈愈奢則愈豐。愈儉則愈箇耶。臣竊見近來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錢一千六百零。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夷。蓋鴉片烟流入中國。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故告戒諄諄。例有明禁。然當時亦不料其流毒至此極。使早知其若此。必有嚴刑重法於將萌。查例載凡夷船到廣。必先取具洋商保結。其必無夾帶鴉片。然後准其入口。爾時雖有例法。視爲具文。夾帶斷不能免。故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其初不過紈袴子弟。冒爲浮靡。尙知斂跡。其後上自官紳。下至士商。以及婦女尼僧道士。隨在吸食。置買烟具。爲市日中。盛京等處。爲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漸染成風。外夷來烟漸多。另有躉船載烟。不進虎門海口。停泊零丁洋中之老萬山大嶼山等處。此粵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銀出洋。運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八百萬兩。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自十四年至今。漸漏銀至三千餘萬兩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方數千萬兩。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各省州縣地方錢糧。征錢者多。及辦奏銷。皆以錢易銀。折耗太苦。無不賠墊。各省鹽商。賣鹽俱係錢文。交課盡歸銀兩。昔之爭爲利藪。今則視爲畏途。若更數年。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稅課如何能清。如有不測之用。又如何能支。臣每念及此。輾轉不寐。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鴉片。所以塞之之法。紛紛講求。或謂嚴查海口。杜其走私之路。似也。無如稽查員弁。未必悉皆公正。既有數千萬之交易。分潤毫釐。亦不下數百萬兩。利之所在。誰肯認真查辦。偶有所獲。其屬寥寥。况沿海萬里。隨在皆可出入。一也。或曰。禁止通商。拔其助害之本。不知洋夷載入呢羽鐘表。與其所載出洋茶葉大黃湖絲。通計交易不足千萬兩。其在沽灣利息。不過數百萬兩。係以貨易貨。較之鴉片之利。不敷數分之一。故夷人之著意。不在彼而在此。今雖割粵海關稅。不准通商。而烟船全不進口。停泊大洋。居爲奇貨。內地吸食之人。刻不可緩。自有奸人搬運。故難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二也。或曰。查拿輿販。嚴治烟館。雖不能清其源。亦庶可遏其流。不知自定例以來。輿販鴉片烟者。發邊遠充軍。開設烟館者。比照左道惑人引誘良家子弟例。罪應擬絞。今天下輿販者。不知幾何。開設烟館者。不知幾何。而各省辦此案者絕少。蓋綠營總辦鴉片烟之人。據設密口。自廣東以至各省州縣。開設烟館者。各省販烟之人。其資本重者。嚮口包送。關津胥吏。容隱放行。轉往來客商。藉鴉片爲名。恣意留難勒索。其各省州縣。開設烟館者。類皆奸猾吏役兵丁。勾結故家大族。不肯子弟。素有聲勢。於重門深巷之中。聚衆吸食。地方官之幕

友家人。半溺於此。未必不庇其同好。三也。或有曰。開種粟之禁。聽內地熬烟。庶可抵當外夷所入。行之漸久。不致紋銀出洋。不知內地所熬之烟。食之不能過癮。不過與販之人。用以撓和洋烟。希圖重利。雖開種粟之禁。亦不能塞漏卮。四也。然則鴉片之害。其終不能禁乎。臣謂非不能禁。實未知其所以禁也。夫紋銀之多。由於販烟之盛。販烟之盛。由於食烟之衆。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給一年期限。與販者。則外洋之烟。自不來矣。今欲加重罪。必先重治吸食。臣請皇上嚴降諭旨。自今歲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給一年期限。戒烟。雖至大之癮。未有不能斷者。若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置之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罪僅枷杖。其不指出與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斷癮之苦。甚於枷杖。若罪以死。則臨刑之慘急。更苦於斷癮之苟延。臣知其情願絕癮而。死於家。必不願受刑而。死於市。惟皇上明慎用刑之意。誠恐立法稍嚴。互相攻訐。必至誣及無辜。然吸食鴉片者。是否有意。到官熬審。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雖大怨深仇。不能誣枉善良。倘果吸食。究亦無從掩飾。故雖用刑。並無流弊。臣查余文儀臺灣志云。咖囉吧本輕捷善鬪。紅毛製造鴉片。誘其食之。途疲羸受制。其國竟為所據。紅毛人有自食鴉片者。其法集衆環視。擊其人竿上。以炮擊之。入海。故紅毛無敢食者。今入中國之鴉片。自英吉利等國。其法有食鴉片者。以死論。故各國止有造烟之人。無一食烟之人。臣又聞夷船到廣。由孟遇經安南過境力誘。安南人覺其陰謀。立即嚴禁。凡有食者。死不赦。夫以外夷之力。尚令行禁止。况我皇上雷電之威。赫然震怒。雖愚頑之沉溺已久。自足以發憤振聾。誠恐畏事之人。未肯任怨。明知非嚴刑不能治。託言吸食人多。治之過驟。則有嘯聚之患。今寬限一年。是緩圖也。在諭旨初降之時。以嚴切為要。我皇上之旨嚴。則奉法之吏守法。肅。則犯法之人畏法。一年之內。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竟藉國法。以保餘生。未食者。亦因戒烟。以全身命。此皇上止辟之大權。即好生之盛德也。臣伏請諭飭各省督撫。嚴切曉諭。廣傳戒烟藥方。毋得逾限吸食。並一面嚴飭各府州縣。清查保甲。預先曉諭居民。於一年後。取其五家隣右保結。仍有犯者。准令舉發。給予優獎。倘有容隱。一經查出。照新例處治。將互結之人。照例治罪。至如通都大邑。五方雜處。往來客寓。飭令隣佑准予查察。責成鋪店。如有容留烟烟之人。照窩藏匪類治罪。現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敢為犯法之事。應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孫不准考試。地方官於定例一年之後。如能實心任事。拿獲多起者。照獲盜例議敘。以示鼓勵。其地方官署內及官親幕友家丁。仍有吸食被獲者。除本犯治罪外。該管官嚴加議處。各省滿漢營兵。照地方保甲辦理。其餘管理失察人。照地方官衙門辦理。庶幾軍民一體。上下肅清。無論窮鄉僻壤。各必體察詳明。使天下曉然於皇上愛惜民財。保全民命之至意。向之吸食者。自當懷利感德。革面洗心。則漏卮可塞。銀價不昂。詔下具奏。欲廣收衆論。令內而九卿外而將軍總督巡撫具議。得各抒所見條對。於是有

請稍加罪名者。有請鑄銅為牌當銀者。悉留中。獨兩湖總督林則徐言極剴切。謂目前因循不辦。十餘年後。銀日消耗。兵日吸食。大為中國患。因條上分限。投首製具。與販處分諸法。為禁物永絕之券。

奏云。部咨上諭著各省督撫各抒所見。屬從重。若遲坐死罪。是與十惡無所分別。即於五刑。恐不協中。一則以犯者太多。有不可勝誅之勢。若議刑過重。恐計告誣。已案詐之風。因而愈熾。所以論死之議。私相擬議者。未嘗之人。而奮然上陳者。獨有此奏。然流毒至於已甚。非常法之所能防。而力挽頹

安議章程。具奏云云。臣查由杖加徒。已

波·非嚴刑度濟。夫鴉片烟非難於革懸。難以革犯法之心。安得不立誅心之法。行法在一年以後。而議法在一年以前。轉移之機。正繫諸此。斷不至與苛法同日而語也。惟是吸烟之輩。陷溺已深。志氣無不昏惰。今日安知來日。當嚴刑初設。雖亦魄驚魂悚。而轉移期限尙寬。姑候臨時再斷。至期迫而又不不能驟斷。權法者仍先收繳淨盡也。查吸烟之竹竿。謂之鎗。鎗頭裝烟點火之具。名曰烟斗。凡新鎗斗。澆風。此法乃不爲贅設。茲謹擬具章程。一烟具者宜先收繳淨盡也。查吸烟之竹竿。謂之鎗。鎗頭裝烟點火之具。名曰烟斗。凡新鎗斗。不適口。且難過懸。必其素所習用。有烟油積於其中者。愈久而愈寶之。雖骨肉不輕以相讓。此外零星器具。不一而足。惟鎗斗初難替代。而斗比鎗尤不可離。無鎗之時。以用熟之斗。配別樣烟竿。猶或遷就一吸。若無斗。即烟無裝處。萬不能吸矣。今須責成州縣。盡力收繳鎗斗。視其距海澨之遠近。與夫地方之荒僻。戶口之繁簡。民俗之華樸。酌期定數。責以起復。示以勸懲。除新鎗斗由州縣自行毀碎。不必嚴計外。凡瀆油之鎗斗。皆須包封送該省大吏當堂公同啓封毀碎。無論此具或由首繳。或由購買。皆許覈作州縣功過之數。若地方繁廣。而收繳寥寥者。立予撤參。如能格外多繳舊鎗。亦當分別獎勵。一將一年之期。畫爲四限。遞加罪名也。查重典之設。原爲斷吸起見。各省奉文之後。應由大吏發給告示。遍行剴切曉諭。自奉文之日起。扣至三個月爲初限。如於初限內改悔斷絕。赴官投首者。請照會教之人。首明出教例。准予免罪。然投首或經訪聞訊實。倍加重辦。果二三四限內投首者。雖不能概予免罪。無似庇匿甘結。首具族隣保結。立案備查。如日後再犯。或被告發。或經訪聞訊實。倍加重辦。果二三四限內投首者。雖不能概予免罪。無似庇匿甘結。首惟不投首者。一經發覺。即須加重。蓋四時成歲。三月成時。氣候不爲不久。果知畏法。儘可改圖。若仍恣忽遲延。已非徒杖所可蔽辜。四限以內。未投首之犯。拿獲審實。似應按月遞加。一等重罪。先後投首。如何減等。首後再犯。如何懲辦之處。均請勅部核議施行。似此由寬而嚴。由輕而重。不肖之徒。如再不知悔懼。置之死地。誠不足惜矣。一開館與販以及製造烟具各罪名。均應一律加重。分別勒限。繳具自首也。查開館本係死罪。與販亦應造戍。近因吸食者多。互相包庇。以致被獲轉少。今吸烟已議重刑。若輩豈宜未減。應請一體加重。自奉文之日起。開館者。勒限一月。將烟具烟土全繳。准將原罪量減。拿獲照原罪辦理。地方官於一月內。無論或繳或拿。均免從前失察處分。倘逾限拿獲。犯照新例加重。自獲之員。減等議處。其與販之徒。路有遠近。應請三個月。不拘行至何處。准赴所在有司繳烟免罪。若逾限發覺。亦應論死。其繳到之烟膏。眼同在城文武。加用桐油。立時燒化。投戍江河。匿者。與犯同罪。至製造烟鎗。固多用竹。亦間有削木爲之。大抵皆烟袋舖所製。鎗頭鑲以金銀銅錫。鎗口飾以金玉角牙。閩粵間又有一種甘蔗點。漆而飾之。尤爲若輩所喜。其烟斗自廣東來者。以洋磁爲上。不在其狀。奇技淫巧。競相傳習。恐其難燒易裂也。則口包以銀錫。而發藍點翠。各極其工。恐其屢吸易塞也。則又通以鐵條。矛戟錐刀。不一而足。奇技淫巧。競相傳習。恐其難燒易裂也。則口包以銀錫。而發藍點翠。一月內。將所製造大小烟具。全行繳官毀化。免罪。并示諭烟袋雜物瓦器。以及金銀銅錫竹木牙漆各匠。互相稽察。如逾限不首。及首後再製。俱照新例重辦。保甲知情不首。與犯同罪。一失察處分。宜先嚴於近地文武屬員。有犯。該管上司奉文三個月內。查明舉發者。均予免議。逾限失察者。分別議處。其本署戚友家丁。應勒限一月查明。若不能早令革除。又不肯據實舉發。即是有心庇匿。除犯者加重治罪外。應將庇匿之員革職。臨審時。恐其帶藥丸過癮。則必先將身上按名嚴搜。然後點入。封門如考棚之號。各離尺餘。不准交言往來。問官亦只准攜帶一丁兩役。不許擅離。自辰巳以至子時止。須靜對。不必問供。而有纏之人。情態已皆可出矣。何員所審。即令何員照具切結。別經發覺。惟原審官是問。以上就臣愚見。斟酌籌議。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臣十餘年來。禁戒吸食。即行施藥藥之。歷

試驗驗。計有九方兩種。議繕另單恭呈。

皆死著爲令。予戒限年半。粵中辦理已節節從嚴。訪緝販戶不遺餘力。貨舟往天津官爲查驗。封艙抵津。復由官驗啓。

沿海諸營以兵遞送。駐舟師中路伶仃。東路惠潮洋面。按月輪截民泊夷船。售私者見即捕執。格殺勿論。首令省紳設

局勸繳膏土。吸具。廷楨先嚴檄州縣實力奉行。劾去其吸食者。慮屬吏具文應也。則差其材官分出。而坐催之。民俗騷

擾。熬驗於官。日以百計。痍死者衆。誣首之風四起。因有條陳做保甲法爲五家互結者。然後良民得自爲聯保。

時查辦嚴鄧

公明知騷擾。而轉有假是以動民。使永戒痛絕之意。派及材官。原不得已之權宜也。省中兵役。裁賊肆害。且夕索詐。絡繹於道。皆舊

工賤役。巨販率以賄縱。獲者寥寥。外縣武弁。尤藉以居奇。草木皆兵。幾無寧宇。黃埔本番禺近海村落。夷船所聚泊處。不能無所蓄

。鄧公密調順德令威冒夜挈兵役往搜。鄉人以番令張錫蕃不至。意其爲。遽出拒。遂傷官役。予下鄉收繳還。言諸鄧公。乞勿過爲操切

。宜聽五隣保結。以爲究竟。遂令予補贖上之。紹興名士胡蕃。方就幕潮陽。以爲是雖變通古法。而不可行於潮郡。慮鄉有土城。將負

隅以抗。而卒亦如此議行矣。當論旨嚴切時。高要廣利墟。素有所積。由此越梧州關。灌輸西粵。有旨切責。蓋條奏者。以廣利有小澳

門之名故也。鄧公既拘關吏。並以責高要令。無所得。乃召予入署。示以軍機字寄。語次涕下。予亦感動。爲購得墟舖之爲營土窰以藏

者。列其舖號以入。會令繳十顆至。忘撤所記舖名。對驗正中。又實以泥沙。詢悉由更保查起者。於是令候補知縣言良銓往。予勸公事

荷辦。幸勿以人命爲功。良銓首肯。終事拘一火者。奏覆乃已。墟舖之藏者。凡十餘家。各以地道入。時有由渡分寄以函官。至令亟避

者。皆則徐未至前事也。凡大班始至。具盛服帶劍候謁洋商。三日而後見。自夷性日驕。屢廢此禮久。商之所以投夷好

者。無乎不至。勾通府幕。官有舉動。夷輒先知。又慮大班遇事挑斥。益低首下心。委婉而順承之。商賢愚固不一。然利夷

之利。則人有同情。夷遂得而持之矣。公司局散費。省不復以官來。大吏惡其水梢素橫。散商無所統一。諭使仍派夷官

自理。逾年。卽以肆嘯啤至。欲設審判署。辟屬自助。未報。遽入出其國文。將面投總督。商代呈不許。遣廣州副將偕守詣

詢。亦秘不以來意告。遂禁其火食。懼而出。旋憤極而死於澳。十六年。繼以義律。已懲前事。初至極恭慎。再請而後入居

夷館稱遠職。蓋英俗貴所都蘭衛。(即倫敦)人義律籍其國屬的賒士小島。於國實疎濼。利權非其所專。遜大班甚遠。故

自抑不敢肆如此。西夷於卦方屬兌。俗重女子。從師就學。一同丈夫。嫁則跬步弗離。事必順而聽焉。土風然也。義律素

敬服其妻。生一子矣。此來謂招自中國。駐粵必久。攜以至。然亦但治其船梢。未嘗與聞貿易。蓋來者皆其民之貨。貨出

入盈歉。皆所自主。非復向者之官六民四。屬諸公司大班也。十九年正月。則徐既抵粵。詳考察禁令。訪悉近年情事。與夷

商輕藐所由來。林公前官蘇撫。得士心。江蘇郭桂船庶常。書院中所最賞識者。豫厚莖來權粵市。聘就幕中。會子應聘總修粵海關志

要隘。諸營縣界域道里。墩營砲城。皆有錄存圖繪。於是詳囑子摘其首要海關事。暢為圖說。為燕雁圖。先是林公官杭嘉觀察。嚴責首

商。商眾咸畏服。隨札諭夷商。速繳禁物。委曲開導。時夷商聞中國法有必行。往日售私最多者。曰嗜嘔。已先遁出伶仃

次則嘔。尙徘徊未去。則徐以義律領袖諸夷。預示以將來繳盡。宜出具夾帶者。人正法。貨入官甘結。乃可不斷市。易

為諭四條。諭云。一論天理應速繳也。查爾等數十年來。以害人之鴉片。騙人錢銀。前後所得。不知幾萬萬矣。爾則圖私而專利。人

則破產以戕生。天道循環。能無報應乎。及今繳出。或可懺悔免殃。否則惡愈深而孽愈重。爾等離家數萬里。一船來去。

巨海茫茫。如雷霆風暴之災。蛟蛇蠱蟻之害。刻刻危機。天譴可畏。我大皇帝威德同天。今要絕鴉片。是即天意要絕鴉片也。天之所厭

誰能違之。即如英國之人。犯內地禁令者。前有大班喇喇咭澳門。隨即在澳身死。道光二十四年。肆嘔哩圍進虎門。旋即憂懼而死。

嗎哩咂暗中播弄。是年亦死。此外凡有不循法者。該夷回國而遭重譴。或未回復受冥誅。各國新聞紙中。皆可記載。天朝不可違也。若禁

爾等可不准懼乎。一論國法應速繳也。聞爾等國禁。吸食鴉片者處死。是明知鴉片烟之害人也。若禁食而不禁禁。殊非想道。若禁

賣而仍偷賣。是為玩法。况天朝販賣之禁。本比吸食為尤重。爾等雖生外國。而身家養活。全靠天朝。且在內地之日多。住爾國之日少

日用飲食。以及積蓄家財。無非天朝恩典。比之內地百姓。爾等為優渥。豈爾等於天朝之法。轉不知懷畏耶。從前鴉片雖禁。尚不加

以嚴刑。則是天朝寬大之政。至於爾等私下販賣。亦不十分罪究。今則大皇帝深惡而痛絕。嗣後民人。不特賣鴉片者要死。而吸食者也

要死。都是爾等害之。豈內地民人該死。而爾等獨不該死乎。今仰體大皇帝柔遠之心。姑饒爾等之死。只要爾等繳清烟土。出具以後不

夾帶甘結。如再有帶入口。人即正法。貨盡繳官。這是有既往而敬將來。何等包含渾厚。論爾歷年所賣鴉片。不計其數。就論上年帶

來鴉片偷賣的。諒亦不少。爾僅將舊船之現存者。盡數呈繳。已極便宜。那有再讓爾等多賺銀錢誘內地民人買食以陷死罪之理。恭查大

清律例內載。凡外人有犯。並依律擬斬等語。從前辦過夷人死罪。如打死人償命之類。都有成案。試思打死一命。不過舛起一時。尙當依律抵死。若販賣鴉片。直是謀財害命。况所謀所害。何止一人一家。此罪該死乎。不該死乎。而尙不思遠繳烟土。以免其死乎。爾等細思之。一論人情應速繳也。爾等來廣通商。利市三倍。凡爾帶來貨物。不論粗細整碎。無一不可銷售。而內地出產。不論可吸可穿可用可賣者。無一不聽爾搬運。不但爾國之貨。內地之財。並以內地之貨。賺各國之財。即使斷了鴉片之物。而別項買賣正多。聽其三倍之利自在。爾等仍可致富。既不犯法。又不造孽。何等快活。若必要造鴉片生意。必應斷爾等貿易。試問普天之下。豈能更有如此好馬頭乎。且無論大黃茶葉。不得即無以爲生。各種絲紬。不得即無以爲織。即如食物之白糖冰糖桂皮桂枝。用物中之銀珠騰黃白碧樟腦等物。豈爾各國所能能者。在中原物產充盈。儘可不需外洋貨物。若因鴉片而閉市。爾等全無生計。豈非由於自取乎。况現在鴉片。無人敢買。爾等寄在蘆船。按月中有租賃之價。日夜有防範之工。豈非多此耗費。一遇風狂火熾。浪湧潮翻。沉沒燒燬。皆宜中事也。何如呈繳。而得優價乎。一論事勢應速繳也。爾等遠涉大洋。來此經營貿易。全賴與人和睦。安分保身。或可避害得利。爾等售賣鴉片。貽害內民。正人君子。無不痛心疾首。甚至與販吸食之人。置之於死。皆由爾等而起。即閩閩小民。多抱不平之氣。衆怒難逃。甚可慮也。出外之人。所恃者信義耳。現在各省皆待爾等以信義。而爾等轉毫無信義。於心安乎。於勢順乎。况以本不應賣之物。當此斷不可賣之時。爾等有何爲難。有何恨惜。且爾等國不食。勢難帶回。若不繳官。留之何用。既繳之後。貿易愈旺。禮貌愈優。豈非爾等之福也。本大臣與督撫兩院。皆有不忍之心。故不憚如此苦。心勸諭。禍福榮辱。皆由自取。勿謂言之不早也。又籌辦內地與販吸食者。先以所防積年販戶。下司行拘。頒結式令。四民

### 互保海口船戶亦編澳甲書名帆上以便稽察

當時章程十條。一吸食者。立限斷癮。省城以二月爲始。截至三月底止。外府州縣。以奉文之日爲始。勒限兩月。一體戒斷。其有舊存烟土烟膏烟鎗烟斗。及一切零星器具。一概准其繳官。不問姓名。但不得稍有隱匿。所繳烟鎗。必須辨明真偽。外已純熟。中渣烟油者爲偽。至於竊口與販烟館等項人犯。若不將烟土烟膏。首繳到官。及至被人告發。或線人引拿。搜獲真贓實據。定當盡法懲治。並以本犯財產。籍沒變價。賞給首告及引拿之人。誣者反坐。一有人告發。或現人告指。或線人密告。應行進屋搜查贓據者。其夾帶裁贓之弊。固不可不防。而謠言惑惑之風。亦不可不戢。嗣後遇有應行入室搜查者。文武各官須親帶兵差。甫經進門。先將帶去兵差。逐搜檢明白。仍於出門時。當衆照前搜檢。裁贓搜竊二弊。均無所藉口矣。一大小文武官員。許其所屬屬首。廣開指揭之門。非縱其凌長犯上也。直指告罪人耳。沿海營弁。更難保無得規。徇隱。售私。吸食。諸弊。嗣後無論地方廳務。文武官員。其屬下有吸食或包私者。該管上司代爲徇庇。一併嚴參。其上官有吸食或包私者。屬下果能切實稟揭。熱審不虛。分別記功。獎勵拔補。一各州縣奉文之後。勒限兩月。收繳烟鎗烟土器具。應責成該州縣。分都分圖。由城及鄉。挨次編查保甲。以塞其流。致請紳士爲之綜理。再由紳士選舉各鄉公正幹者。分段編查。赴縣具領門牌底冊。詳細填註。其有不能相信者。許以該戶名下。註明不敢保字樣。地方官即將各鄉不敢具保之人。另立一冊。限日搜查。無實據者。再責成該管族黨正副立限確查。切實保結。倘仍前不敢担保。立即嚴拘訊究。一土爲四民之首。文武生員。有吸食鴉片者。予限兩月。若再觀望遷延。則其罪實較齊民爲重。即責成教官。逐一挨次轉報地方官。審明實據。立即詳革治罪。教官查核學冊。隨意撥派五人。互相聯保。各於冊內。詳註互保姓名。事竣。申繳備案。至捐職及貢監生。令各州縣細查備

冊。開明人數。造冊移送教官。諭令生員各保所知。倘生員未能盡悉。不肯遵保。即責成已經保過之捐職實監保其同類。其無保之人。查訊熬驗。二兵丁吸食。精神筋力。疲憊不堪。亟應明定章程。嚴加考驗。以除積弊。以肅戎行。每五人爲一伍。令其互相連環保結。呈送。所不敢保者。另立一冊。聽候委員熬試。一幕友官親長隨。統於兩月限內。將署中有無吸食之人。出具切結。屬員申送上司。同官互相查送。以憑查考。經承小書。各班書役。亦應責成本官。設法查禁。亦隨便指撥五人。互相派保。一粵東中東西三路。口岸出洋之艚船。施風渡船。泥船。以及蝦筍等項。或攬載私貨。與販吸食。或貪圖微利。接濟奸夷。責令該口岸澳甲編號造冊。呈送該管衙門。飭令五船互保。將無人保結之船。另造一冊。隨時挨次搜查突辦。即或查無實據。亦應編入岸地。交保約束。不准再令駕駛出洋。其內河大小船隻。以及蛋家漁船。均責成地方官。一體查辦。倘有客商違例夾帶吸食。許該船戶前赴沿途地方官密行稟。一船有職三扇。或一二扇。書寫大字三行。中一行寫某州縣某人姓名。右一行寫某字第幾號。左一行寫第幾甲第幾牌。一客寓寺觀飯店。所有暫時寄寓之人。應由地方官責成廟祝店主。設立循環號簿。詰詢里居姓名。詳細註册。每五日送該管衙門考核。許該廟祝店主。隨時密首一各客商過關投稅。勢難一打開盤驗。責成行戶經紀人等。逐一檢查。到關。即將貨單保結呈繳關口委員。核對圖記相符。然後抽查貨物。

二月初十日。義律自澳入省。欲挾贖咄私逃。以爲匿處澳門。或下船次。皆無如我何也。則徐偵知。撤其買辦。調集巡船。圍泊夷館後。查截嚴緊。使無從下河。而筏斷臘德。防其遠遁。十四日。義律計無復之。乃請就夷樓黃埔。及旋洋

臺船所有。合二萬二百八十有三箱。盡數呈繳。聞繳數雖多。然其中有內地人先向夷樓交銀取單。未及載運者。又有上年由粵赴天津。以港口查辦嚴。不敢入。因而原船帶運。仍借放臺船者。似非盡英夷之物。

然據澳門月報。一云繳與中國。值魯碑二千五百萬兩。一云繳銷破費一千二百五十萬圓。皆以所繳數核算。魯碑值半圓。兩數相符。是并借放者。亦作該船物矣。則徐親赴虎門驗收。凡二百三十七萬六千

二百五十四觔。以箱凡百二十觔計。轉浮出所呈數外。奏請派員解京。得旨令在海口銷毀。俾軍民知所震畏。乃開池

引鹵水入。隨投隨夾。以石灰。俟其揚沸。旋自糜爛。事後因免解京。有疑及所繳中多空箱者。不知義律當時實盡繳無存。林公帶同官役。萬眼同觀。且委員下船收繳。亦開箱點足。無空箱事。既空所載。恐其聚泊生事。遂使還國。海船必重載而後可行。臺船止旋泊載私。半屬散壞之船。非修不可駕駛。時事尙未禁斷。而散商買貨。有時必以原船運出。臺船實無貨可載。一時難以開行。逐之禁之。皆難驅使去。

其時舟師奉公。又不敢稍作疎懈。夷人所以謂林公不知外國情事者。此一端也。續至者。亦令續繳。甫至關。即開行者。免其窮追。此繳煙始末也。溯考康熙中。鴉片

入口。以藥材收稅。來尙無幾。厥後惡吸食傷人。除其稅而禁之。嘉慶中。私販日盛。稍加食者罪。摘總商頂戴。雖歲具季

結總屬具文。始則屯於澳門。自香山葉恆樹得罪。乃改國黃埔船。既慮內河受制。又租船而盡。臺於伶仃急水等洋。每製出。即載至新埠。陸續來粵。源源輪運售銷。來數馴至莫可窮詰。道光十三年後。歲至者已七千餘箱。至是且萬有六千餘箱矣。當阮元官總督時。知流毒日深。終必決裂。而內地商民。資以求食。欲操其本而無從也。則密奏暫事羈縻。徐爲之計。無如代者漸積。因循李鴻賓創設兩廣巡船。道光六年事。而月規反從此起。水師關口。視爲利藪。內匪私製船形如蟹。百漿飛運。謂之快蟹。代爲灌輸。行無曉夜。遇查捕僅十之一。不能避。則砲抗。兵船遇之。亦不復向問。外洋運米入濟。例免征稅。夷埠米至較多。往往因而夾壓米艙。以入盧坤知巡船積弊。立令裁撤。十二年事。已不可及。廷楨始至。與中軍

副將韓肇慶言之。十七年事。肇慶佈其屬。如蔣大彪倫朝光王振高徐廣梁恩升保安泰輩。假查爲縱。時取臺船數百箱。

間自出所得規貨易紋銀爲報功地。肇慶未幾而獲擢總兵。賞花翎。每指文員規費。語其徒。實皆假名以入己囊。廷楨

但見報獲疊至。以爲實效可觀。無可起疑。且易紋銀爲私貨贓賞。繳公至巨萬。變幻更出意外。事固甚秘。卽有聞見。亦

疑信參焉。無敢質言者。實不疑肇慶之相負至此也。林公在道未至。鄧公爲予言。少翁在兩湖查繳烟具。以爲民間無具可用。卽爲戒絕之證。殊不知具雖繳。而凡可借以爲吸而食之者皆具也。時方在

二堂右簽押房隔案坐。因指硯側水盂曰。譬諸禁茶。茶碗繳盡。猶可以此盂爲飲具。正源之法。却不在此。惟互結一法。尙可行於鄉里。可先做其意行之。予既陳五家互結。牒未開兩廣船名目。請因便核查。蓋凡送京報船之往來北江者。其額必書兩廣報船。粵人因亦稱

曰兩廣船。與海口巡船名目相同。但報船止從內河往返連州江口。挾私或有或無。卽有亦屬零星。原無與查辦。其時公乃密令馮弁者。每至報船泊處。詳訪至再。不可謂不隨知隨辦。無如神猾之彌縫。能出意料外。海口兩廣船名目。尙未入公耳也。聞規費之歸營員者。每

借節署爲言。尤荒謬可髮指者。則莫如訛言及三公子無名氏題壁詩。僅從耳食。又有月錢三萬六千金。及何時鐘室誅韓信。自昔銅山屬

鄧通語。鄧公聞之。惡其無根訛謗。因有查辦從嚴。及至奉旨查拘。又不欲爲己甚。時關署有令江陵罷官訪於子。子以所聞者姓名告。固謂得諸傳聞。非有所證據也。先是公甫至粵。屬其門下陳舍人鴻輝爲覓品學兼優之士爲公子師。舍人轉



以書呈。是已四年矣。公偶言及作詩事。予背誦前書感激語。由是釋然。其延林時。公子方舞象。授經之暇。輒講古禮。無故不令入內署。書房門在二堂庭左。設老役守之。署內人且不得入。入則公自房窗一望即見。迨西省閱兵去。更格守館規。旬日不入。一日童子出請。向師告片刻假。林恐其荒業也。笑謂盡學書乎。遽逡巡還座。頃之。官威有長輩者入言。今日其先夫人木主奉安里第。署中亦同時行禮。林乃憮然曰。何不質告。幾誤矣。其醇謹率教如此。林知之最悉。林故恭謹通儒。歿後。縉紳舉祀鄉賢。言動皆爲人信。每談此。未嘗不衝冠也。後林公令觀風諸生。陳積弊。各書所知於片紙。數百人無一言及公子者。可見公論之自有在也。則徐因其鄉人之久於粵者。習聞水師得規故縱之說。乃選集會

城粵秀越華羊城三書院肄業生數百人。爲觀風試。假學政考棚。局而考之。卷夾條紙。開四事爲問。四事。一大審口所在。零星販戶。一令各就耳目所及指出。而不書已名於紙片。一斷絕禁物法。卷冊先由監院教育。備送。前一夕預傳刻匠。以三鼓刻印。留於行署。詰朝乃出。點名後。諸生見條紙始知。於是諸生各以所聞。詳書於紙。則盡

悉屯戶姓名及水師賄縱報獲。獻功欺朦大吏狀。商之廷楨。奏褫肇慶職。盡發遣其屬弁。當時林公有嚴議至死罪之意。予從容謂欺罔者當不止此數人。後終以鄂公故輕之。然當訊諸人。鄂公適至。婉却之。直告以方訊罪弁。有所商請。先詣巡撫署相待。林公亦隨至。始終無私言也。惟恩升僞爲目疾。禁未起解。奏定賞繳煙夷船茶葉計箱

給五十勛。每石茶稅銀二兩五錢。洋行會館。石抽銀六元至九元不等。有公司時。洋商包餉費至六兩七錢。歸時沿途海口七八處皆有稅。至英國。則每茶十二兩。納三錢七分五釐。較原價已加一倍。井水脚與武夷買價已及數倍矣。此出自恩賞。雖五十勛已。然彼所得。則徐探知夷埠煙稅最重。歲留稅充孟阿臘經費有餘。盡收歸國庫。王享其厚利久矣。今中國雖禁絕吸食。而來源未斷。是當責諸其王。王果恭順天朝。則宜在彼先禁栽種。此後私產不前。庶可永享樂利。於是會督撫銜。照會

英國。予言於林公。謂宜奏請勅諭。且引乾隆嘉慶兩實。並煩以勅。似可率由舊章爲言。林公以前次之賜勅。皆有使臣可帶。今既不便。以人往。事當敬慎。不如由大臣照會爲當。惟慮義律未必肯代寄。予舉康熙中勅賜俄羅斯。亦慮及邊目阻隔。因荷蘭人至。交其轉行齎發。此次似可交西

洋在粵舟。令其代寄。並慮義律懼王以己不善辦理受責。辭不肯收。收亦浮沉。文旣未達。終無實耗。乃繕封數十。按其

其在粵國船。及他國船之必抵其蘭崙。城者。船與一通。使歸投焉。以期必至。照會云。照得天道無私。不容害人以利。在重洋二萬里外。而同此天道。同此人情。未有不明於死生利害者也。以天朝四海爲家。大皇帝如天之仁。無所不服。而遐荒絕域。亦在並生並育之中。廣東自開海禁以來。流通貿易。凡以內地民人。與外來番船相安於樂利者。數十年於茲矣。且於大黃茶葉湖絲等類。

皆中國寶貴之產。外國若不得此。即無以為命。而天朝一視同仁。許其販賣出洋。絕不吝惜。無非推恩外服。以天地之心為心也。乃有一種奸夷。製為鴉片烟。夾帶販賣。誘惑愚民。以害其身。以謀其利。從前吸食者尙少。近則互相傳染。流毒日深。在中原富庶番昌。雖在此等愚民貪口腹以戕其生。亦屬孽由自取。何必為之愛惜。然以大清一統之天下。務在端風俗以正人心。豈肯使海內生民。盡甘鴉毒。是以現將內地販賣鴉片。並吸食之人。一律嚴行治罪。永絕流傳。惟思此等毒物。係貴國所屬各部落內。鬼域奸人。私行造作此物。·自非貴國王令其製賣。但各國之中。亦只數國製造。並非諸國皆然。·檢閱貴國不准民人吸食。犯者必懲。自係知其害人。故特為之厲禁。然禁其吸食。何如禁其販賣。並禁其製造。乃為清源之道。若自天不食。而仍敢製造販賣。引誘內地人民。則是欲己之生。而陷人之死。欲己之利。而貽人以害。此皆人情之所痛恨。天道之所不容。以天朝力震華夷。何難立制其命。而仰體聖明寬大。自宜告誡於先。·且從前未有公文移會貴國王。一律嚴禁。則猶得諉為不知。今與貴國王約。將此害人鴉片。永遠斷絕。我內地禁人吸食。屬國禁人製造。其從前已經造作者。貴國立即頒行搜盡。投之海底。斷不許天地間更有毒物。非獨內地民人不受其害。即貴國民人。既有造作。安知其不吸食。果並造作而禁之。則該國亦不受其害。豈不各享太平之福。益昭貴國恭順之忱。如此。則明於天理。而上不致降災。·協乎人情。即物亦能感化。况內地既經嚴禁。無使吸食。即使該國製造。終亦無虛可賣。無利可圖。與其虧本徒勞。何不改圖別業。况內地搜出鴉片。盡行付火油燒燬。再有夷船夾帶鴉片前來。不能不一體燒燬。恐船內所載他貨。難免玉石俱焚。是利不得而害已形。欲害人而先害己也。天朝之所以臣服萬國者。正有不測之神威。毋謂言之不早也。貴國 遴隨員知府余保純。劉開域。出虎澳門。頌式王接到此文。即將各海口緣由。速行移覆。幸勿詭飾支延。道光十九年二月日。

各國使合漢夷字繕結。諸國皆如式繳送。義律請令隨員入澳會議禁煙章程。因請此後聽其國船至即收泊於澳門。由澳卸載。不經虎門。則徐以澳門西洋船。舊有定額。非英船可得援照。如有不入泊海關。黃埔從何征稅。私貨從何稽核。嚴詞批駁。義律言既不准收泊澳地。便無章程可議。遽負氣繳還所賞茶餉。堅不具結。盡止其國來船。候王文至。方放入口。蓋其時義律先附阿釐爾船以繳煙中國。列所繳數。並開應償商本。一切馳稟其王。別繪會單十有七紙。付其庫官。令照在粵原約。按十二個月限期出庫款給還。商繳原價。俟商歸領船未至。而所都蘭崙(即倫敦)城。已六月二十日風聞其事矣。彼國七月十三日。海國圖志。義律繳與中國鴉片。共計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值鴉片二千五百萬個。麻爾注存鴉片一百二十萬個。孟阿拉存新鴉片二萬二千箱。值鴉片八百八十萬個。總共值鴉片五千五百七十萬個。該五百五十萬鎊有奇。十二月到蘭頓之茶七萬包。當賣去五萬八千包。存下一萬二千包未賣。所存下之茶。內有一半。係帶茶葉進口之人收起。奈價甚高。賣出之茶葉。

比十月間價更貴。後因買者日少，價錢漸已減落。前月十六日，接得印度來信，說自七月間，廣東已將英國貿易停止。遂至茶葉價值，又復長價。至前月下旬，傳說國家要與中國打仗。茶葉價更增長。自後市上賣茶之人，皆囤積不賣。買茶之人，到外購買，毫不能得。以致下等之黑茶綠茶，亦如常時好茶。並工夫茶一樣價值。又繳烟時，鴉片價值，每箱不過洋銀二百五十圓。何名英國人將烟賣與義律，呈繳之時，又索價每箱五百圓之多。欲望英國庫中償補之。故義律以待命為請，其不敢具

結也。實稔知南洋息辣新嘉坡諸市埠，積頓鴉片尚多，運至伶仃者，方源源不絕。自憚人疏職小，無與援於國，倘一違

中國結狀，則來者貨沒人殺，皆出其手，為指顧間事。而彼國尚未之知，肩任重，大用是籌之愈決，持之愈堅。予上鄧制府

書云：日昨

扼謁鈴鑰，飽德醉醇，三爵而退，入城已及更深矣。適分之愛，致尋常稱謝而已耶。欽使籌辦海禁，極為嚴密周詳，通國所樂為祝頌。刻下出駐虎頭門，令劉余兩隨員勒取義律結狀，堅不我從，固屬頑梗。然在鄙見論之，就使彼能具結，亦不過一時虛應故事耳。揆之欽使平生實事求是之意，似有尚宜細思者。事繫中外，大防生民至計，芻蕘一得，弗致避嫌緘默。蓋將求內地無鴉片之傳染，必外邦無鴉片之栽種而後可。鴉片之來，自開關已入稅則。今權冊未去其條，但從前止供藥材，後嗜食衆，銷流廣，則製造多，其勢然也。英夷自乾隆初年，攻據孟阿臘，即古印度海口，駐守至今。凡租地開花取液出口，四徵其稅，所以資於鴉片者甚厚。彼壤地為里有限，而鴉片乃日出無窮，非土番捨耕耨而專種罌粟，不能多至於此。其來也，先國之於新埠，而運至零丁洋外之躉船，隨即隨載，隨實隨補，源源不絕。

情形如是，今具結之後，能日陳兵於口岸為之迎而搜之乎。縱設法不令入虎門，而自老萬山外，蔓延諸省，灌輸內地者，安所底止。目前雖繳燒淨盡，恐不轉瞬而航帆至者，即以具結禁懈，而窺伺且接踵矣。故善後之策，實難計其萬全。不如明白宣諭，使義律速返報

國主，俾切諭其會，謂中國既嚴禁令，誓斷絕而後止。將來到必失利，而他貨亦隨以入官。夷商即從之受法，種種窒礙，利害懸殊。今中國一視同仁，特予以三年期限，令外邦種種鴉片舊壤，得以立行改種禾稻架非之屬。凡地性所宜，可資生夷衆者，聽照未有鴉片之前

·就地栽種，以所出代鴉片，而贖生計。語迫切而時尚從容，貪利之邪，宜知去害。一俟三年期滿，孟阿臘生計有資，鴉片既不製造，則來商自無從獲罪。至此方為盡絕根株，尚恐義律未明大體，不敢遽違其王，似宜加以照會，彼方圖天朝之市易，懼行法之嚴峻，安在

其不能如響斯應乎。在欽使集思廣益，飲食教誨，數月於茲，相待洵為至厚。每思抒忱獻悃，覓便進言。惟是遠駐海疆，面陳無自。且海禁一役，大人與中丞公同辦理，未便越漬。用謹披陳於左右，冀者繕奏，請永禁烟，以五家互結之法，當奉行司候遍兩省。當時所議

潮陽幕客胡君畫堂者，來函以地多土城，奉行頗寬見商，始知通行文件，均聲及稟陳之由。自問職

僅課文，為公越分，每一念及，時抱悚惶，茲可否仍作密商，勿令宣露，權衡有在，伏乞鑒原。延至五月，會有英船水手毆斃

村民於尖沙嘴者，正嚴勸取結，怒其藐抗，報至，更令交兇犯訊抵，義律購緝正兇，自拘集其起事黑夷五人，聽官查勘，

取供。俟部覆處決。仍委官往監視行刑。自是夷殺人無交省禁之例。

則徐恐義律久居澳門。得與西洋人交結爲奸。論以英商在澳。原爲摒擋貿易。今貨船既不入口。無艙可開。無貨可售。逗遛無謂。令其概行遷出。下令禁絕入澳蔬食。西洋人懼爲所累。莫肯爲英居停。義律不得已。攜其妻若子。率住澳英夷五十七家。倉卒下海。暫出尖沙寄泊。由是諸夷怨甚。其國舊設護貨船。兵隨貨至。大者護以二船。小者一船。貨入。留兵外洋。英夷旣出。澳夷代請將臺船盡遣去。夾帶者貨充公。而人不殺。謂西洋向不知有斬殺例也。則徐以所請不與內地辦法及各國結語畫一。斥之。保純屢促義律具結。義律轉以結則己受累。故開誠以告。保純亦無以難也。遂勸其自請船至口岸。泊候盤驗。意以爲夷商畏盤失貨。臨時將即甘自投結。可省口舌也。義律未明其用意所在。謂私但入官。仍未至正法可行也。欣然從之。旋具牘代請。爲則徐駁飭。事已不行。而義律誤以爲委員許之矣。旣知仍需結。怨大吏反覆。羣夷因德義律督護貨兵。與我舟師抗。數自易其官名。自是始決意內犯。洋面皆出舟師。帶小舟載引火物。燒其臺船之不肯回國者。八月初五日。英夷所雇呂宋墨爾咩那二桅臺船。泊潭仔洋。私舟師二。率二火船至。首尾夾燬。頃刻燒盡。夷衆下水逃者悉撈獲。九月晦。義律率其得唸喇士等貨船三。與夷埠應招新至兵船二。赴九龍山礮臺索食。突攻我師船。參將賴恩礮擊之。翻其三桅船一。夷駕三板駛近助戰。皆中於礮。餘退泊尖沙嘴。味爽復配械於三板。再至。亦被擊。旋自駛退。諸夷譁以爲怯。是日。適有英船繕結紙求入者。二。義律揮其兵阻之。先二日。英兵船二自澳來。至穿鼻洋。兵目士密。譯稱吐密。今據其新聞紙。投詞虎門。請停攻燬尖沙嘴船。俟其國信至。事卽定。約其船退三里候批。提督關天培仍責令交兇。原封擲還。隨領五船巡洋。士密誤疑專以戰出也。遽燃礮迎擊。師船

拒之。閱一時久。天培身先士卒。挺出桅前。揮四船同時礮擊。值風潮皆順。壞其奉備船頭鼻。夷兵多落水死。時提督本

以巡洋出船。樹紅旗。官舟儀幟也。夷商居粵久者。習見之不爲訝異。蓋西洋無事。船旗皆白。進戰則改用紅者。迨易黑

旗。則死鬪矣。士密初至具稟。自謂意本無他。忽見師船出。且用紅旗。以爲來挑戰也。故先開礮。既敗。即與義律秧馬禮

信。官名說見下。同駛避於尖沙。十月初。又來攻尖沙嘴。比官浦山礮台。接仗凡六次。卒爲舟師擊斃無算。凡淡水泉脉。皆守

以兵。或下毒物。英船不敢聚泊。遂將出桅外洋。事聞。賞天培福員阿巴圖魯名號。十一月初八日。詔英夷反覆。先放大

礮。未足絕其貿易。不足示威。即使此時出結。亦難保無反覆情事。茲屢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屬不成事體。區區貨稅。何

足計論。彼自外生成。尙何足惜。著林則徐等酌量情形。即將英吉利國貨貿易停止。船隻盡行驅逐。不必取結。兇犯亦

不值令交出。著出示列其罪狀。宣布各夷。倘敢包庇。潛帶入口。從重治罪。則徐時方駐海澄。接奉字寄。卽爲曉示軍民。

通諭諸國而還。前九龍之奏。奉有批諭。不患卿等孟浪。但患過於畏葸。摺內苟知悔悟。盡許回頭語。奉硃批云。不應如此。恐失體制。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語。奉硃批云。未免自相矛盾。恭順抗拒。情雖不同。究係一國之人。不應若是辦理。

十二月賞賜林公福字。有楷書玉音云。願卿福壽日增。永爲國家宣力。適大理寺卿香山曾望顏條奏夷情反覆。請封關禁海。設法剿辦。澳夷貨物亦請定

限制。下廣東大吏議奏。則徐等以別國貨船皆遵例呈結。查無夾帶。乃准開輪。惟英船屢論不遵。是以驅逐。今若將未

犯法者。一同拒絕。事出無名。且米利堅佛蘭西外。餘皆仰英夷鼻息。彼榮此辱。此中控馭。可以夷治夷。廣東人以海爲

生。不准出洋。事卽不可終日。奏覆而止。奏云。查粵東二百年來。准令諸夷互市。原係推恩外服。普示懷柔。並非內地賴其食用之資。更非關權利其抽分之稅。况自上冬斷絕英夷貿易以來。叠奉諭旨。區區稅銀。何足計

論。大哉謨訓。中外同欽。臣等有所秉承。無所用其瞻顧。惟將各外國在粵貿易。一律停止。則有尙須從長計議者。竊以封關禁海之策。一以絕諸夷之生計。一以杜鴉片之來源。雖若確有把握。然專斷一國貿易。與概斷各國貿易。揆理度勢。迥不相同。蓋鴉片出產之地

• 皆在英吉利國所轄地方。從前例禁寬時。原不止英夷販烟來粵。即別國夷船。亦多以此爲利。而自上年繳清蓋船烟土以後。業經奉  
恩旨。概免治罪。即未便追究前非。此後別國貨船。莫不遵具切結。層層查驗。並無夾帶鴉片。乃准進口開輪。惟英吉利貨船。聚泊尖  
沙嘴。不遵法度。是以將其驅逐。不准通商。今若忽立新章。將現未犯法之各國夷船。與英吉利一同拒絕。是抗違者攢之。恭順者亦攢  
之。未免不分其莠。事出無名。設諸夷稟問何辜。臣等即礙難批示。且查英吉利在外國。最稱強悍。諸夷中。惟米利堅及佛蘭西。尙足  
與之抗衡。然亦忌且憚之。其他荷蘭。大小呂宋。連國。瑞典。單德。雙德。等國。到粵貿易者。多仰英夷鼻息。自英夷貿易斷後。他國  
頗皆欣榮。蓋逐利之者。喜彼絀而此贏。懷忿者。謂此榮而彼辱。此中控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間相掣。以彼此之離心。各輸忱  
而內向。若概與之絕。則失望之後。轉易聯成一氣。勾結私圖。左傳有云。彼則斷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惟其間也。固非其比。  
要亦罰不及衆。仍宣示以大公。且封關易者。爲斷絕鴉片也。若鴉片果因封關而斷。亦何憚而不爲。惟是大海茫茫。四通八達。鴉片斷  
與不斷。轉不在乎關之封與不封。即如上冬以來。已不准英夷貿易。而臣等今春查訪外洋信息。知其將貨物載回夷埠。轉將烟土換至粵  
洋。並聞奸夷。口出狂言。謂關以內法度雖嚴。關以外汪洋無際。通商。則受管束。而不能遠達。不通商。則不受管束。而正好賣烟。  
此種貪狡之心。實堪令人髮指。是以臣等近日不得不於各海口。加倍嚴拿。有一日而船烟並獲數起者。可見英夷貨去烟來之言。轉非虛  
捏。不然以外洋風浪之惡。而英船仍不肯盡行開去。果何所圖。若如原奏所云。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則廣東民人。以海面爲生者  
尤倍於陸地。故有漁七耕三之說。又有三山六海之謠。若一概不准其出洋。其勢即不可以終日。至謂捕魚者止許在附近海口。此說亦  
雖近情。然既許出洋。則風信靡常。遠近難定。又孰能于洋面而阻之。即使責令水師查察嚴禁。而晝伏則夜動。東拿則西逃。亦莫可如  
何之事。臣林則徐上年刊定章程。責令口岸澳甲。編列船號。責以五船互保。又令於風帆兩面。及船身兩旁。悉用大字書寫姓名。以及  
里居牌保。惟船數至於無算。至今尙未編定。繼又通行沿海縣營。如有夷船竄至該轄。無論內洋外洋。均將附近各船。暫禁出口。必俟  
夷船遠遁。始許口內開船。其平時尙未編定。逐一查驗。只許帶一日之糧。不得多攜食物。若銀兩洋錢。尤不許隨帶出口。庶少接濟購  
買之弊。至大黃茶葉二物。固屬外夷所需。惟臣等歷查向來大黃出口。多者不過一千担。緣每人所用無幾。隨身皆可收藏。且尙非必不  
可無之物。不值爲之厲禁。惟茶葉每年所銷。自三十餘萬擔至五十餘萬擔不等。現在議立公所。酌中定制。惟貴平允不偏。始不至轉生他  
制之方。然第一要義。尤在沿海各口。查拿偷販出洋。否則正稅徒虧。而漏卮依然莫塞。是以制馭之道。惟貴平允不偏。始不至轉生他  
弊。若謂他國買回之後。難保不轉賣英夷。此即內地行銷互售。尙難家至日見。而况其在城外乎。要知英夷平日。廣收厚積。本有長袖  
善舞之名。其分賣他夷。獨牟餘利。乃該夷之慣技。今斷絕貿易之後。即使從他夷轉售一二。亦已忍垢蒙恥。多吃賄虧。譬如大賈股商  
一旦僅開子店。寄人籬下。已覺難堪。惟操縱有方。備防無懈。則原奏所謂該夷當畏懼而求我者。將於是乎在矣。至於備火船練鄉勇  
募善泗之人。則臣等自上年至今。皆經籌商辦理。惟待相機而動。即各山淡水。上年本已派弁守之。始則夷船以布帆懸接雨水。幾於不  
能救渴。繼而寬諸山麓。隨處汲取不窮。別已守不勝守。似毋庸議。總之。取夷法。宜剛柔互用。不必視之太重。亦未便視之太輕。片  
其涇渭不分。轉致無所忌憚。曷若薰蕕有別。俾皆就我範圍。而且用諸國。取夷法。宜剛柔互用。不必視之太重。亦未便視之太輕。片  
• 即原奏亦云。凡有夾帶鴉片夷船。無論何國。不准通商。則不帶鴉片者。仍皆准予通商。亦已明甚。彼各國夷人。原難保其始終不帶  
• 若果查出夾帶。應即治以新例。不但絕其經商。如其無之。自在不峻拒之例也。又另片請將澳門西洋貿易。定以限制。查上年臣林則

徐先已會同前督臣鄧廷楨節次議及。嗣經核定章程。諭澳門同知。轉飭西洋夷目遵照。即如茶葉一項。每歲連箱准給五萬觔。仍以三年通融併計。以示酌中之道。其他分條列款。該夷均已遵行。至所請實令澳夷代英夷保結一節。現既不准英夷貿易。自可毋庸置議。

# 夷氛記聞卷二

英市禁絕以後。貨績至不下三千艘。皆阻於義律。不得入。咸怨義律。計事冒昧。義律以國信至未有期。而外洋風潮可畏。又懼釁開自己。見衆情攜貳。遂更爲婉詞。自陳奉國命來粵司理。本念實欲安靜無事。今事勢至此。心緒殊多憂慮。請此後一照大清律辦理。而彼亦得無違其國法。且仍許牽諸商還澳。一得國信。卽開船貿易。詞頗婉順。則徐以新奉嚴旨。不敢驟有更張。峻詞拒之。其船遽駛出老萬山外者半。然尙觀望不肯去。濱海村落。初尙利夷厚值。接濟其食用。及是以則徐出駐海澄。罔避風雪暑雨。辛勤籌辦。羣知感愧。相戒無復私售。惟無籍游民。或潛越他港。運出牛豕米石。五倍其值難之。而卒不能不就。漢奸初爲所誘。互引儔類。日接踵以出。至是感則徐誠悃。不敢自外。續往者亦少矣。時則徐留督粵。諭令廷楨調督兩江。尋改閩浙。

林公自越華院將遷入節署。謂予曰。我占諸生肄業地。殊抱不安。予曰。公以粵事見。公慨然曰。任大責重矣。何以處此。予曰。海事公所優爲。無待芻蕘之獻。然公初至。集思廣益。自可執而用之。近則條陳者多。而愈足以亂人耳目。此後但以夷情來者見之耳。公首肯。予因言公既受節鉞。從此地方利病似可訪其重且大者施行之。庶不負百姓之望。因舉桑園園帑息備歲修資者。爲目前首要。請飭查本項。令擇紳搶修之。公越日。卽以所查見示。先是予撰粵海關志。成。已繕紅本。將次繕海防彙覽。林公謂且少緩。俟此次海禁事竣。增入數卷。遂停筆待之。迨夷難作。不復及此矣。

則徐以舟師出洋。不能如夷船帆礮之得手。令水師不必在洋攻剿。但固守口岸。籬籬備火船。乘月黑潮退。出其不意。分起潛出。乘上風攻其首尾。火器皆從桅擲下。又招募漁蛋。董以兵弁。潛伏島嶼。隨時挈小船攻撲。先鍊釘夷船四旁。使受火一時難脫。重給賞資。與兵勇約法七章。訓練既嫻。人知運用。踴躍爭先。

七章。一。夷兵船雖長若干丈。爾等不必看得他長。雖有大礮若干門。爾等不必畏他礮多而大。蓋夷礮惟在兩旁。我師



只要攻其頭尾。譬如頭南尾北。有北風則攻尾。有南風則攻頭。若頭東尾西。亦以東風攻頭。西風攻尾。既佔上風。又避敵火。再兼察看潮勢。取順潮汐。得勝必矣。夷船喫水多者二丈餘。少亦丈餘。我船喫水不過數尺。自遠處繞轉。必能佔其上風。若攻頭。則必先打其頭鼻。攻尾。則必先打其後艙。後艙有玻璃者。乃其帶兵大官所住。火藥等物皆在焉。此處疊攻必破。破則火藥自發。其舵雖有銅包。但是生銅。擊打可斷。舵斷鼻斷。則全船皆無主宰。且船內拉篷之人。前後最多。若經幾處轟打下海。則船上無人。不能自動。即大敵皆爲我得矣。一。駛近夷船頭尾。我船乘西風攻尾。則近左者。如雁翅形。斜向船頭撲攔。船尾擺開。方能聚得多船。且火器不致悞擲自家船內。譬如夷船頭東尾西。我船乘西風攻尾。則近右者。船頭應向東南。其近右者。船頭應向東北。大家都用斜擊。則敵火無非擊在夷船。不致反擊自己。其餘俱可類推。此惟在乎舵工轉舵之得力。巧者快者。加賞數倍。並將所得銀錢鐘表銀羽等物。以雙分給予舵工。若臨時快事。當進不進。當轉不轉。即將舵工轉舵示衆。一。礮火能及之處。應先開砲。至鳥槍上銀錢鐘表銀羽等物。以雙分給予。及。則隨便用之。多多益善。總須擲到夷船。不致悞擲本船爲要。其礮上拋火礮之法。應擲兩人。頭戴竹笠。胸前遮小藤牌。繫繩於背。其腰仍帶雙刀。並繫火繩。一人上頭桅。一人上二桅。皆至上頂。與蓬齊爲止。其下。每桅二人。拉滑車。將竹籃所裝火礮。用力拉上。其桅頂之人。即用火繩點著火礮。隨點隨放。此礮放完。彼窺又上。總使夷船上接應不暇。且桅上拋礮。而船頭仍須多放噴筒。如此絡繹不絕。則夷船被燬必矣。即使船未全燬。而火勢既猛。夷人必站不住。我師定可乘勢過船。既過之後。則火礮噴筒。皆停止不用。一。兵勇過船。遇夷人。便用刀砍其首級。留在隨後統算。不可急獻首級。轉誤要事。除砍夷人外。其船內最要之物。莫如舵車。纜篷。桅纜。鼻頭纜。能將各纜全行砍斷。船已爲我有。又何患錢銀貨物之不我有哉。凡得一夷船。所有過船之人。應將船上銀貨。一律盡行分給。並別頒重賞。總不許於船內先行搶貨。轉悞殺賊工夫。違者照軍法懲辦。一。我船斜向攻擊夷船頭尾。大抵以四角分計。每角拋船。至多不過容四隻。其大者。不過容三隻。即四角合攻。亦不過用十二船。至十六船。攻擊夷船一隻。此外即有多船。亦可分擊他船。不必聚在一處。轉致凌亂。若有時必用多船齊攻。轉悞帶兵將官號令。一。瓜皮小艇。應雇三十隻。上裝乾草松明擦油藤斤。後隊仍由斜向拋上。但聽總帶兵官號令。方准調換。不得擅自退聽。違者立斬號令。一。或有時前隊船斜攻已久。未見得手。則應暫令休息。後隊藥十之一二。用草繩網住。上蓋葵蓆。船之頭尾。各用五尺長小鐵鍊一二條。以鐵鑼繫定。其一頭拴大鐵釘。長七尺八寸。其末兩極銳利。船上置大鐵鎚二把。使善泅者。二。三四人。皆半身在水。半身靠在船旁。挨次以行。妙在甚低。夷船礮火所不能及。一經攔近夷船。利無論首尾兩旁。皆可貼緊敲釘。將火船釘在夷船木上。將火點著燃起。其人即泗水走開。縱有極大夷船。有此火船十餘隻釘住焚燒。亦無不燬之理。况上面有火礮噴筒。中間有壯勇飛桅桅過船。下面又有火燒。該夷三層受敵。抵當此一層。不暇兼顧彼一層。安有不授首於我者乎。一。破敵首重膽氣。膽大氣盛者必勝。况此次殺一白夷。賞二百圓。黑夷半之。生擒者。視其人之貴賤。格外倍賞。是殺得十夷。即得千圓。殺得百夷。即得萬圓。再多者。並可得官。何等快樂。即或陣亡。亦可得二百圓賞恤。各宜拚命奮勇。立功邀賞。如有臨陣退後。即刻削首。懸竿示衆。按第六條小火船用鐵釘釘夷船之法。本出鄭芝龍。崇禎十二年。廣督熊文燦。檄芝龍拒呂宋郎必即哩哥夾板船於涓州外洋。病夾板堅厚。無所施力。乃選能下水者五六十人。駕小漁舟七八。人腰背大竹筒二。以麻棕灌油。並確磚引火物。實小船中。撥棹直冲夾板。將斧釘定。發火。人跳水回。火夾板鼓高。擊遠。一時被火燬五船。乃遁。林公生長於其地。見聞有自。非臆說也。

二十年正月遊擊馬辰分四路攻於長沙灣灣內地



濟夷運私船二十有二。奸民焚死縛獻有差。金星門亦以二舟師驅火船進逼。會風轉。窩拉尼兵船。遣三板攏撥火船。近岸。延及岸旁小艇。與他國底威爾三板頭桅。英國哥哇支麻里船。皇遽開避。膠淺倖免。夜再以火船出。亦緣風潮不順而返。五月初九夜。我火船燒其三板二於磨刀外洋。夷船中火斷旋而逸。是時夷兵大小十二船。輪船三。先後入泊金星門。十四日。令火船十艘。每二艘連以鐵索。乘潮盛攻之。夷船亦以三板撐拒。我兵遂超過。其時威爾船殺水手。泗水而返。先是上年九月。中國禁市之令先聞於印度。已傳知其蘭崙<sup>(即倫敦)</sup>國都。有茶葉者。皆屯積居奇。銀價又再長。如初聞繳煙時。迨議出兵。黑綠茶驟如上茶值矣。義律請兵文亦隨至。國女王與其巴釐滿衙門。及甘文好司諸會議。僉以非兵爭不可。顧通國商民。皆不欲啓釁東粵。且用兵。勢將加稅也。議數日不決。律士丹乃公上條陳。謂貿易之停。起於鴉片之犯禁。中國之禁。既派有專官。原非向日有名無實者比。至謂拘留我使。不知義律原不足稱使者。其在粵。止一時代理卑吏。何能聽彼言。致累通國正貨乎。請先將鴉片停止。自正本源。然後可對中國。蘭頓新聞紙內載云。律士丹合皆由鴉片犯禁起見。請國王將鴉片貿易停止。中國人禁止鴉片。係爲風俗政事稅餉。外國人即應遵其法律而行。現在衆人皆說中國官府受規不實。禁止有名無實。又說中國拘禁我等使者。殊不思受規乃官府之事。而朝廷一知。立即究辦。安得說禁止有名無實。况義律並非使者。不過係代理人而已。若按英國律例。即應按各客商所有之鴉片。更加三倍罰銀。今國王是之。因懸重賞。募能者籌設章程。中國不過只將其鴉片收繳而已。然因波累我國正經貿易。亦受虧缺。所以不能任人再賣。今國王是之。因懸重賞。募能者籌設章程。代擬斷絕鴉片文告。曉示出產屬地。終以衆喙洵洵。人持一見。隨以求和爭戰兩事。詣其所事羅占土神祠。灑卜。將決焉。得戰鬪三。於是專意稱兵。命其國戚伯麥率守國水兵船十餘艘。合以印度駐防兵船數十。聯艦來粵。啓行未旬日。而印度兵目馬哈他尋病死。還軍待易將。旋代以布爾利。順德有周彥才者。少商於越南。因其地無賴淘金沙者。人多失食。掠及行賈。彥才使商客抽資募勇衛之。往還關外者安焉。會院王爭國。

招以爲助。既得國。官彥才總兵。理鑄錢事。嘉慶中英夷以收風債爲名。欲窺越南馬頭。泊兵船港口。王令彥才出與語。折還負資。夷目知彥才籍粵東。相約旋籍。至者。夷館與結納。其夷日即數年前駛舟山東盛京刻印通商字說。爲沿海截擊者也。未幾。彥才老倦。旋粵詣之。夷以彥才熱越南風土。欲予以資。使返越南。約舊王宗威爲亂。而通夷船以應。彥才拒其資。權詞答而緩之。及粵東夷事起。彥才仍詣其舟。是春。即知印度夷兵必以七月。偶爲子言。子已密言于林公。請早爲備。至是。秋仲無耗。林出。使子招致。詢以夷不果至之由。彥才掄指計其期日。仍決其早晚必至。去越二日來。則以兵目死于印度海。今已易人。往返遲延。來不出十一月爲言。蓋再探于夷而知之也。予疑信間。以復林公。其冬。夷船果大至。信其不妄。夷每至一船。必具文赴官報。時林公欲遣海舟與夷戰。有輪子母舟獻者。貼說謂一大舟中。藏十小舟。但伏兵藏於小者。使敵但見大舟。臨時則小舟四出。圍殺敵舟。此越南於富良江敗走英夷七船成法也。林公又屬問之彥才。答以是役身在行間。越南製獨木舟。銳其首尾。鑿以利鐵。令善水者壓舟水底。而以大舟搖旗水面。英夷見勞無策應。亟進。甫及舟。而十小舟遽浮水出。環攻之立敗。非藏於舟。腹機動可橫出也。林公是其言。又英夷至天津。陳詠義律不列名文。但稱統領本國水師主帥子爵巴兒兔。協同本國陸路統領總兵官布爾利。蓋巴兒兔即伯麥。先與馬哈他同發。馬哈他死。伯麥亦還候代者。故與布爾利同至粵。同至天津。其在定海與王知縣書。則云水師將軍子爵伯麥。陸路統領兵官布爾利。官同名異。意其一人二名也。其國甘文好司綜理國事者。于兵行日。預下令諸將。至

粵用兵。無驟勝理。亦不必遽求得志。宜揆延日月。使中國苦于費繁擾久。在在厭兵。庶可望如所願。誠以航海遠出不

易。慮諸將苟且葺事。墮中國計中也。則徐自奉旨斷英市。首防偷漏。更定澳夷茶葉歲市之數。責諸夷毋聽英夷假借

船號。毋代運出入貨物。計米利堅佛蘭西之在粵者。既以阻貿易故。氣各不平。相與切齒。方欲歸國。招兵來與爭論。斷

不直英夷所爲。而俄羅斯廓爾喀舊奉本朝冠帶。並與英印度屬地爲鄰。挾有夙怨。上年英取阿付顏尼。(即阿富汗。)俄夷

出兵。助其恢復。攻巴社。即用英旗來粵之港脚。以撼印度。襲取其機。注木哈臘二城。與英南北止隔一山。山名與哥部土。血戰未息。英夷常

慮其乘間襲己。又慮其效勞中國。凡俄夷有出邊界者。即羣相驚訝。以爲入中國請兵。彼此切切探報。廓夷雖力不如

俄。而倚中國與英爲難之意。無時或已。語詳下。則徐悉偵知之。英屬孟阿臘。爲東印度。孟邁爲南印度。痕都斯坦爲中印度。巴社白頭國爲西印度。阿付尼顏。即阿富汗。在痕都南。道光十九年

阿沙蘇野相攻。沙王求援於英。七月。起孟阿臘阿邁痕都三部兵。將以副目沙機尼以大礮破阿夷加模爾牙尼十二城。留兵爲沙夷守。阿王退保麻賴。亦求援於俄。攻巴社。英帥律屋蘭救之。俄爲所拒。以收逃獲爲名。襲取巴屬機注木哈臘二部。乘勝取沙屬哀都斯麻爾

格模時散三部。駐兵荷薩士阿。接英界。習印度言語。購嚮導以圖印度。英亦駐阿界備之。議還阿王於故城自蔽。而息俄夷之忌。故二十年。英夷書寄國商之在澳門者云。俄羅斯約木哈臘同取阿付顏尼。以攻印度。我兵頭沙阿力山及馬約里治禦之。前俄與巴社立約。欲收阿付。亦爲我兵頭律屋蘭所拒。俄不知要到何地。方肯住手。現聞其使者已自比特革起程。由韃韃里到中國。必德惠中國與英爭門。並欲求諭緬甸。來來攻。今必要提防。倘俄撤兵。俄必攻阿付矣。我兵若收沙屬三部。俄兵與木哈臘兵來攻我。兵恐擾亂而回。宜先預備。料英內顧。輒生疑慮。且聞其遠來。兵費甚重。鴉片減值而售。成本不敷。盡供軍用。禮拜日。集夷商勸捐。有僅出數圓者。決其勢近窮蹙。與天培定議嚴防要隘。全力剿辦。俟其悔禍誠求。得操縱自我。庶幾一勞永逸。令洋商出賣茶抽分積項。並鹽局商人潮州客民。分捐銀項。募水勇五千。橫鐵鍊木排于虎門橫檔。鄧公已委保純辦成排鍊。爲風飄散。至是復之。購西洋礮二百。共雇同安米艇紅單拖風船六十。製大舟小舟倍之。買甘米力治夷船。便兵士演習攻剿。駛出獅子洋。校閱。懸賞給格。令殺白夷一。賞銀二百。黑夷半之。義律二萬。領兵目夷數遞降有差。獲夷艘者。錢物盡以充賞。凡夷船可入之海口。皆增駐重兵。夷見賞重。漢奸之受雇在船者。慮就購爲內應。時滋疑忌。旋遣散去。夷船盤旋洋外。知要口無隙可乘坐。待非計。遽駛三十一艘赴浙江矣。則徐初但知其兵資貨爲餉。先停市易。次嚴接濟。以爲不久將失食自歸。固不料義律竟能請動國款。蓄意大舉入寇。然事前亦移會閩海江浙。使各刻意防其舍粵他犯。江浙大吏。以事出過慮。未盡信也。赴浙之船。經福建。便道駛五船。突攻廈門。提督陳階平在病。廷楨亟出駐泉州。檄金廈道劉耀椿。就舊礮臺。蒙沙爲垣。率兵駐守。礮臺擊其火藥艙。沈兵船一。分裝水勇數百人。如商人舟者八。護以師船三。遇其希爾拉士船於南澳港之西北打魚洞中。駛近其右後梢。火鎗齊發。值海天波平無風。夷船舟重不能轉。船主穰西不知兵至。疑海賊誘劫。亦急呼發鎗回拒。彈子及師舟。盡爲皮席遮隔。我兵匿跡席內。外視甚明。所擊悉中。繼擲火礮。燃噴筒。又斃夷兵數十。風起。

始拽帆颺去。六月，夷全艦齊至定海，致書總兵張朝發，知縣姚懷祥，欲假縣地割兵岸上，語極狂悖。初七，朝發與接仗，兵多受傷，兵船亦被擊而沉，潰不能守。越日，城破，懷祥投水死。典史全福繼之，鎮標將備相將趨入鎮海，巡撫烏爾恭額聞夷將至，先調湖州紹興兵赴援，預檄甯波知府鄧廷彩相鎮海通內要口，備鐵鍊木排保護，防其突入。一時均未得就，相顧束手，奏入，嚴議提督祝廷彪恭額罪，詔提督余步雲馳赴堵禦。七月，以兩江總督伊里布爲欽差大臣，赴浙救沿海督撫遇夷投書，許收受馳奏。初，當事者以夷商意在急圖售私，稍加懲創，卽無能爲，當可畏而就範。迨定海失事，慮隔海埽，非舟師不能收復，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可知，恐其更肆猖獗，勢滋延蔓，會外間有粵中繳煙時，先許以值，後負而激成之語，都中略聞之。

林公至粵，居越華書院，洋行總數各商，僑寓其側，備日夜傳訊，義律呈繳稟至，夜傳總商入見，責以汝爲官商，倘有私許夷人以價而後設法賠補事，慎汝腦袋，總商叩首，力言不敢而出，蓋是時粵

人紛紛疑夷人居奇之物，不數日，而呈繳淨盡，意行商必許以事後給價，及聞公言，畏得罪，適澳夷代求釋前獲夷俘，不許，先是不能不負約以自保，不暇復許夷怨，而夷已稟繳無及，然語皆出揣測，事秘，罔有顯據也。

夷目，有以爲卽伯麥者，時欲奏設一道于澳門，先令易守中孚出駐，西留澳夷船，忽焚澳門後通香山之關閘，前山營都司實

守此，擊兵出，且拒，且撲滅餘火，礮傷其夷目及夷兵數十，沉其小舟十八日，則徐偵知士密兵船五，泊磨刀洋，令副將

陳連升率馬辰挈五兵船，各配六百人往逐之，辰先與遇，乘風破其頭鼻，夷多溺，鉛彈亦盡，小夷船十，亟駛來救，圍辰

船，仰攻礮及木排，辰開子母礮，斷其繩纜，不能進，士密船乘戰酣遁，以捷聞，奉有貪功啓覺嚴旨，則徐惶懼，遂力陳六

月後，粵海防範情形，請戴罪赴浙，竭力圖克復，不報。

奏云：竊臣奏報拿獲鴉片煙犯摺內，欽奉硃批：外面絕斷通商，并未絕斷，內而查拿犯法，亦未能淨，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際，又生出許多波

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欽此。臣跪誦之下，伏地碰頭，愧懼悚惶，莫能言喻。伏思上年微臣奉命來粵，查辦禁煙，先蒙頒給欽差關防，繼後簡調兩廣總督，責成之重，委任之專，臣何人斯，脅茲僭界，不敢不殫精竭慮，以冀水臻成效，仰答高厚，乃

爲時已閱年餘。而鴉片未盡除。夷船別徑遠竄。雖異數難延殘喘。而淺謀未策萬全。夙夜循思。時懷憤愧。茲蒙訓飭。感悚尤深。自慚庸質。實無詞以對君父。惟有仰求聖主。將臣從重治罪。以儆無能。不勝戰慄屏營之至。所有微臣惶悚下忱。謹繕摺具奏。惟臣渾受厚恩。天良難昧。每念一身之獲咎猶小。而國體之攸關甚大。不敢不以見聞所及。爲皇上陳之。查此次英逆所憾在粵省。而滋擾乃在浙省。頑變若出意外。而其窮蹙。正在意中。蓋英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鴉片獲利之重。每歲易換紋銀出洋數千萬兩。若在粵得以復興舊業。何必遠赴浙洋。現聞定海一帶。大張招帖。每鴉片一動。只賣洋銀一元。量在該國孟阿拉等處出產之區。尙且不敷成本。其所以甘虧者。急於寬銷。或云以充食用。或云以給雇資。並聞其在洋夷各埠貨船。雇兵而來。費用之繁。日以數萬金。即礮子火藥。亦未能日久支持。窮蹙之形。已可概見。夫夷人向來近冬以毡爲暖。不著皮衣。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勢不能忍受。現有夷信到粵。言定海陰溼之氣。病死者甚多。大抵朔風盛發。自然捨去舟山。揚帆南竄。而各國夷商之在粵者。自六月以來。貿易爲英夷所阻。俱各氣忿不平。均欲由該國派來兵船與之講理。是該逆現有進退維艱之勢。能不內怯於心。惟其虛驕性成。愈顯其桀驁。試其詞喝。亦且別生秘計。冀陰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然俛伏。臣前屢經體驗。頗悉其情。即此時不先與定海交鋒。而第固守藩籬。即可使之自困。夫自古苗頑逆命。初無梗于堯舜之朝。我皇上以堯舜之治治中外。知鴉片之爲害。甚于洪水猛獸。即堯舜在今日。亦不得不爲驅除。聖人執法懲辦。實爲天下萬世計。而天下萬世之人。亦斷無以鴉片爲不不禁之理。若謂夷兵之來。係由禁煙而起。則彼之以鴉片入內地者。早已包藏禍心。發之於此時。與發之於異日。其輕重必有別矣。臣愚以爲鴉片之流毒於內地。猶癰疽之流毒於人身也。癰疽生。則以漸而成膿。鴉片來。則以漸而成寇。原屬意計中事。若在數十年前查辦。其時吸者尙少。禁令易行。猶未成膿之癰。內毒尙可解散。今則流毒已久。譬如癰作痛。不得不亟爲拔膿。而英夷滋擾浙洋。即與潰膿無異。無膿潰而後疾去。果其如法醫治。托裏扶元。待至膿盡之時。自然結痂收口。若因腫痛而別籌消散。萬一瘡邪內伏。誠恐患成養癰矣。溯查辦鴉片以來。幸賴乾斷嚴明。天威震疊。蓋船三萬餘箱之數。英夷領事義律。自行遞稟求收。現有奸夷原字可查。亦有夷印封可驗。繼而在虎門燬化煙土。先期出示。准令夷人觀看。維時來觀之夷。有撰爲文數千言以紀其事者。大意謂天朝法令。足服人心。夷書中具載其文。諒外域盡能傳誦。迨後各國來船。遵具切結。寫明如有夾帶鴉片者。人即正法。貨盡繳官。以夷字合爲一紙。查驗他國夷船。皆已絕無鴉片。惟英夷不遵國法。且肆鴉片。是以特奉諭旨。斷其貿易。然未有浙江滋擾之事。或尙可以仰懇恩施。今已攻佔城池。戕害文武。更情顯著。中外咸已聞之。雖許曠日持久。設法羈縻。抑如夷性無厭。見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無已時。其他國效尤。更不可不慮。臣之愚昧。務思上崇國體。下攝夷情。實不敢稍存游移之見也。即以船政而論。本爲防海必需之物。雖一時難以料辦。必爲長久之計。亦不得不先事籌維。且廣東利在通商。聞道光元年至今。粵海關已徵銀三千餘萬兩。收其利者。必須防其害。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製礮造船。何至尙形棘手。臣次第伏讀諭旨。以稅銀有何計較。仰見聖主外本內末。不言有無。誠足昭垂奕禩。粵東關稅。既比他省豐饒。則以通變爲防夷之用。從此製礮必求極利。製船必求極堅。似經費可以酌籌。即裨益實非淺鮮矣。臣於夷務辦理不善。正在嚴請治罪。何敢再獻芻蕘。然有裨國家。雖頂踵捐糜。不敢自惜。倘格外天恩。寬其一線。或令前赴浙省。隨營効力。以贖前愆。臣必當殫竭血誠。以圖克復。至東省各處隘口防堵加嚴。察看現在情形。逆夷似無可乘之隙。堪藉仰慰宸懷。 逆

已命侍郎黃爵滋祜爲藻赴福建查勘廷積軍實並籌畫防守事是月伯麥偕義律

駛五商舟赴天津陳訴。奏云。英吉利國臣統領本國水師主帥子爵巴兒多兔。謹呈天朝大清國大皇帝駕下。竊巴兒多兔現奉敝國主命。協同本國陸路統領總兵官布爾利。帶領水陸軍兵戰船。前來貴國。緣為去年本國之正領事官義律。暨來貴

國貿易之商民。竟被廣東欽差林鄧總督。凌辱無道。以衆欺寡。併一向做國之商民到廣東。被該省大憲等欺壓無辜。為此奉命前來上訴。惟思船多兵衆。夫用兵必須水陸擇地。護船安營。是為首要之機。熟思貴國。各直省大憲。以為業已封港。不通貿易。決不納言。不肯呈代奏。準有相拒之勢。此即必彼此相鬥。因此不得不直登定海。俾得各船安營有所倚。去年林欽差到廣不幾日。首先將西洋各國人用水陸官兵。圍困在省城寓行之內。立即封槍。連日不准出入。兼絕飲食。勒繳在洋面停泊船內之煙土。又言限日盡繳。否則要斬要

殺。如於限內繳出。則仍前交易買賣也。竊思貴國新例。禁買禁賣煙土。但既已禁絕。無人敢買。則西洋人亦必不再來。即有愚人帶來。亦無人敢買。然則帶來何益。且去年所繳之煙土。係在洋面。並非起運入內地。而外國商人亦萬萬不能運得入港也。奈林鄧二憲勒繳。而英國商人等如不繳。則不受殺。亦要餓死。雖不懼殺。而飢渴難當。只得含恨忍氣以繳之。然後再領議論。詎料繳之後。忽又要具結。稱如有嗣後查出船內夾帶煙土。即將貨物全行入官。其領事人即正法等語。但查犯禁貨物入官。其領事人連船逐出。不准交易。此

例西洋各國。古今通行。惟正法條。西洋古今。無殺頭之刑。況且船多人衆。萬一遇有水手一二不肖。私自夾帶。不拘多少。豈不累人。貨物入官。而人亦受殺戮之慘。即因此正領事官義律。暨諸客商。皆不肯具此結之原委也。林鄧二憲。因前事不服衆。未得具結。即

著封港。不准交易。切思英國荷蒙通商已來。百十餘年。貿易買賣場中。豈無賒欠通融。今計貴國洋行商人。前後共欠已有數百萬兩之多。一旦封港。不獨不能貿易。又壞了到廣東船內之貨物。不勝枚舉。英國商人所失之本。何可勝言。且封港之後。林鄧二憲。曾與

義律商允具結。嗣後貨船到廣。任從查搜。如無夾帶煙土。方准入口。否則逐回。不准貿易。奈林鄧二憲。前言不對後語。反復無常。忽然改變。仍執前議。具甘受正法之結也。後來義律等。另有求商事體遞呈。奈林鄧二憲。絕不肯收。即去年封港後。適有英國兵船巡

海。到廣洋面。該船之總兵官邊早。係請詢封港之由。以為開解。奈二憲仍不獨不肯收呈。更又命水師提督。帶領水師官兵。前來相逼。是以不得不還駁相喧矣。去年林鄧一憲。禁止買辦。不准供辦伙食之後。有呂宋貨船一隻。與英國貨船同泊洋面。正欲回帆之際。適

其船內人過來英船探望。即或隨送些少食物。林鄧二憲。責言呂宋人。不應與英船人往來。不應送食物。竟國王邦。命人於黑夜之中。將呂宋船隻燒燬。并傷斃三人。可憐該船無辜。受此慘害。神人共憤。竊思歐羅巴洲各國。即大國小邦。無分統屬。呂宋國與

英國。火烟相益。非親即故。今同在異邦客地。過船探候。即或送些伙食。亦係人情之常事。且歐羅巴洲與亞細亞洲。相隔九萬餘里。不獨無分統屬。而且只有西洋船隻到中華。而中華船隻。萬萬不能到西洋。今林鄧二憲。係中國之官。在廣東止可管中國廣東事。豈能

管到西洋。即今大英國主仁慈。憐念呂宋船人。無辜受此慘。即命如數賠其銀兩。但未審林鄧二憲。此事如何奏報。又出其國巴釐滿衙門寄我宰相書。要求六事。一索貨價。二求廣

州廈門福州定海上海為市埠。三欲敵體平行。四索犒軍費。五不得以外洋販煙船貽累岸商。六請盡裁洋商浮費。就

款時。則并商裁之。蓋英會不知粵商情形。故逕請裁汰。義直隸總督琦善以聞。天津巡道陸建瀛議以夷所請前三事。頗有

律則久于粵。目觀諸商富豪。不敢為是言。但思減費而已。

關度支國體。令當以免稅減煙價畢。仍照征輸。以澳門爲市埠。西洋澳夷。必以其逼處不服。然澳前原有望廈等處。可於此建樓。椀泊。西洋額船。入泊娘媽角。兩不相混。且義律亦嘗以是

請。當可塞其口。但地遠難以彈壓。在澳曾不如在省也。以監督與平行。後三事所關尙小。應令其還粵。就則徐定議。總以煙之絕不絕。爲所請之許。

不許。示中國禁令始終如一也。琦善不能用。故不復與夷辯論。但以現在夷情奏。又令奸民鮑鵬。無名氏寇海記。作白如

案。復書夷目。稱以公使上年繳煙。必有曲折。將來欽差大臣往粵查辦。不難水落石出。婉詞慰之。犒以牛酒。時競傳如

回粵夷船。且勿開礮。夷目明據縣印在定海。欲徵糧署吏。縣人苦之。諸夷見雖邀准查辦。而六事尙未切實許允。八月。

自天津辭琦善。先駛還粵。止半撤其泊定兵船。留者擾地方如故。先是餘姚令汪仲洋。設伏漁舟。陷夷淺沙。所誘執夷。

目突德等數十人。九月。義律道經浙鎮海城。見伊里布請釋之。伊里布謂定海見未繳復。不許。仍如天津故事。饋遺伯。

麥羊酒。伯麥報以呢疋。暫收以安其心。奏奉諭旨發還。夷不復肯收。名氏夷艘寇海記云。伊里布遣其奴張善赴夷船。餽牛酒。

首賀以林鄧革職之事。夷酋伯麥播首曰。林公自是中國好總督。有血性。有才氣。但不悉外國情形耳。鴉片可斷。一切貿易不可斷。斷

則我國無以爲生。不得不全力以爭通商。豈仇林總督而來耶。此與澳門月報所云。中國官府不知外國政事。又不詢問考求。惟林總督行

事。全與相反。署中養有善繹之人。指點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處探聽。按日呈遞。有他國討好。將英吉利書實與中國。林係

聰明好人。不辭辛苦等語相符。至云鴉片可斷。不能斷通商貿易。皆彼國所常言。又稱琦善與陳志剛同賞麥物。夷回洋呢。奉旨發還。姑無論記中語有據否。要在理中也。至語及林鄧革職。不過斷復不諳大體之言。無與伊相矣。山東巡撫托渾布。亦有犒遺。並以夷情恭順奏。緣是浙亦效焉。皆羈縻意也。

奏有各夷向岸羅拜語。英夷惟事天行跪禮。餘見其王不跪。寇海記據參摺以駁之。然羅拜非必跪。當時或免冠揖謝耳。夷在粵。亦往往有學內地作揖者。十月。琦善至粵城。因伯麥之在天津。語近乞憐膚

訴。誤以夷性尙易馴伏。未度嶺。蓄先趨虎門定約。而後入城懲辦積弊意。以爲不過稍給煙值。仍許貿易。夷必俯首聽



指揮所事易了。或語以監督署規歲餘之數。極爲充裕。可勸監督籌出六百萬圓。舉其二三年所入償夷。應公徐代請。獎敘留權資。其彌補者。及抵粵途次。夷恃有查辦恩命。求索無厭。轉多窒礙。不可行事。方思有以折其貪。而慰其望。兼釋其怨也。偶以所聞粵關盈餘。質之怡良。至是乃知津貼酬應外。餘存無幾。然後嘆事有棘手。既又自以專辦海口。無與他人。一切不復商諸巡撫。卽司道以下。非召不得入謁。時夷船候於粵。諸省海防兵皆撤歸伍。粵兵船還至半途。出不意爲夷擄。怡良以聞。琦善慮妨和議。不欲深究。首詰開礮肇釁者。將罪副將以謝夷。兵心由是解體。又中於夷言。謂英王嘗投書求通商。爲則徐所拒。匿不以奏。欲證成於怡良。怡良以事屬子虛。爲正言而止。蓋兩年來。怡良深服則徐正大。料事如見。故言無不聽。又嘗爲姚文僖公舊堂屬。其子衡方在幕。爲則徐所禮。亦力爭之。琦善終無以奪。義律初請繳煙。再開實數。夷稟具在。節次批發。並揭示於外。紳民皆知。至役守夷館。又懲義律攜商逃出之故。層遞辦理皆正。無所指摘。但散遣其舊雇丁勇數千。橫檔前後。備拒夷船之水底暗椿。悉如夷意。裁之。將欲促其早就範圍。釁卒消弭也。鮑鵬者。香山人。幼習夷言。投身爲顛地倖童。義律已見而輕之。待如奴僕。而寄以耳目。煙禁既嚴。畏廷楨拘懲。則逃之京。依其同鄉。因轉依南海作令山東之招子庸。適琦善覓通夷語者。鵬由是被薦。琦善喜其與夷狎。較衙門官倍得力也。一切往來文牘口傳。皆倚任焉。因而內地情形意見。悉爲所洩。所裁去之船椿丁勇。亦鵬歸述夷意。謂非是。必乖和議。不得已強從之。則徐之募勇也。擇海濱漁蛋。鬪狼亡命之徒。熟悉沙礁險隘。向爲夷所憚者。一旦裁使失業。相與徬徨口岸。夷專倚奸目二人。轉相煽引。盡出而應夷招。內外海口。水道淺深。避就。夷非引水無從。諳悉者。至是亦爲所

洩。義律知內防既懈。復投書有多增兵勇來敵。卽和不成語以挾之。與鵬所口述符計無所出。且已裁之勇。不復可招。而集諸營兵亦緣是不復再調。先是廷楨自閩解任至。值夷堅索埠地。琦善以閩之廈門。粵之香港。就廷楨商二地所與。廷楨曰。廈門全閩門戶。夷居廈門。可以窺內地。且澎湖台灣之在廈東者。聲勢所爲。隔絕不得聯絡。其害至深。固萬無許理。卽香港亦在粵洋中路之中。外環尖沙嘴。裙帶二嶼。夷船常藉以避風浪。垂涎久矣。今一朝給與。彼必築建礮臺。始猶自衛。繼且入而窺伺廣東。貨船鱗泊黃埔。輜重在焉。其白黑夷之居夷館者。以千百計。皆香港應也。與之良非所便。琦善亦無以奪。已奏聞矣。至是進退無策。思借商議和款。往還論說。暫緩時日。義律已窺見其情。所請更日有加。增而求香港意愈堅。天培密請添兵守虎門。琦善慮夷知而有詞也。峻拒不許。而允償煙價至七百萬圓。終無成議。義律不俟回文。突攻沙角大角礮臺。二臺在虎門鎮遠威遠靖遠橫檔八臺外。所恃爲第一重保障也。三江協副將陳連升。以六百兵拒大角前。夷船駛至二十餘。驅漢奸二千餘人。扒越後山來攻。從牆缺入臺背。中於地雷。斃賊百餘。後至者蜂擁而登。我兵猶奮力拒戰。以扛礮殲賊二三百。而火藥垂盡矣。橫檔以下。諸臺僅足自保。地與兩臺隔。增兵運藥。必以舟渡。而前後已扼於夷。旣無生力可繼。藥盡礮亦空設。已束手待斃。故當時夷尙能以餘力駛輪船三板。遠出三門口。焚我戰艦。潰我營兵。諸臺兵瞪目望見。勢不能救。頓足相呼。而無可如何。大角兵房。延燬殆盡。守船臺千總蔡志安。負傷督兵。盡取臺上堪用礮。推而墮諸海。防夷奪運。反身跳圍而出。沙角臺隔水相對。爲穿鼻灣。夷衆闖入。先焚草棚。亦越後山至。四面受敵。連升急發大礮。夷稍卻。我兵無藥。礮不復發。發者又以省局搵雜炭屑。力弱無濟。賊彈箭迸

落如雨身無完膚其子在側見父死狀提戟大呼左右躍殺數夷袍皆血染與千總張清齡等同時死先是議款戒毋擊海口登岸夷前二夕村民報賽夷衆登而聚觀連升嘆曰臺不可守矣夷能登岸即能越山咫尺及我後謂清齡曰觀汝才氣可大用蓋留汝身圖他日報効乎語至再清齡誓同死不移連升乃顧其子曰予久不食肉矣汝盍往

太平墟爲市之子知其父意欲出而生之也亦不行至是皆及於難

陳公有馬名神駿絕愛之既殉節夷牽馬不行強驅至香港餉之不食鞭而復飼則哀鳴嗚嗚慘卒以餓死

琦制府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奏云竊奴才前奏英夷不一時題詠甚多夷人據兩臺自此遂與我逼十二月十五日事也

據水師提臣關天培函報馳奏旋又接准該提臣函稱該夷於本月十五日復駛來大小兵船二十餘隻分攻沙角礮臺大角礮臺礮火較前倍增直至申時方息隨查得大角礮臺前面灰沙礮臺已被打倒數段至後圍牆亦被打壞數處又打倒礮耳六位火藥局亦被打穿火

藥轟發藥局被燒并延燒兵房十四間打倒兵房三間該夷又另撥兵漢奸約數百名由大角山後緣山而上從牆缺處打進礮臺經陸路官兵打死漢奸十數名無如衆寡不敵守臺千總黎志安身受重傷因恐礮位被其撤去當督臺兵將好礮十四位推落海內負傷打

出衆夷均亦回臺僅存破爛空臺此大角礮臺之大略也又沙角礮臺於被破之際該夷另撥黑夷一千餘名漢奸數百名由穿鼻灣登岸兵船則攻打臺面黑夷即從山後攻奪陸路營盤被飛礮落火延燒各兵草棚接仗一時之久我兵兩面受敵遂致不支副將陳連

升守臺千總張清齡俱已陣亡守備程步韓受傷亦重兵丁死傷過半礮臺遂爲夷目義律所奪此沙角礮臺之大略也又守口師船十隻先經該夷開放火輪船四隻十四日已刻進進攻已被我師擊退各有受傷該火輪船隻復糾約大小三板船數十隻續來攻擊

其三三板船中全用爲鎗火箭火罐等械其火輪船內用空心飛礮礮彈打落船中即行炸裂內藏有火藥炸散焚燒致我官弁兵丁有被鎗擊斃者有被火燒傷者船隻亦有被燒燬者又前僱拖船十二隻現被搶去二隻其餘尙未查明此師船拖船之大略情形也據該

提臣聲請參從重治罪又請將該夷前次來文仍從權再行照復藉作緩兵之計庶可量爲佈置等情函致前來奴才伏查此間水師兵械技藝之廢弛已久該夷所用之飛礮彈子內藏火藥所至炸裂焚燒不獨爲我軍所無亦該夷兵械中所未見經此次猖獗之後我

師勢必益形氣餒爲今之計總須設法止住夷兵俾得再行籌辦而該夷目前來文內稱本有戰後再商之說奴才正以該夷如果續有所請其來文接收與否頗覺兩難若如該提督所稱將前日夷書仍行從權照覆即今此情形已與前日不同該夷既不候照覆則此有問

庶不致置伊續有來文惟思該夷前日投其夷書後總應聽候回文何以輒先照覆不若藉此作爲詰問之詞令其將是何意見再行登覆庶此後該夷續有來文係其稟覆文書既於國體無傷仍得設法羈縻奴才甫經備文飭發去後續准提督臣函稱是十六日辰刻該夷將據我營兵何一魁放回交其帶至該提督夷書一件該提督臣答覆後該夷隨又遞一書列明請求各款聲稱聽候三日內照覆各等情奴才隨代提督臣擬具覆文稿寄交該總發告以奴才業經行文詰詢俟該夷登覆再辦現尙未據回報所有該夷兩致提督夷書並提臣寄到

致覆夷文稿。暨奴才代擬底稿。一併呈遞御覽。至提督臣關天培身兼水師統轄。督率無方。據請參從重治罪。相應據情代奏。聽候諭旨。奴才來此。查辦夷務。雖正在籌辦之際。該夷不候回文。輒先肆擾。大角礮臺。沙角礮臺。亦本係孤懸海外。然不能駕馭貼服。致令佔奪礮臺。戕傷兵弁。實深惶懼。相應請旨。將奴才交部議處。再此次仍據提臣來函具奏。雖經准到咨文。以尙在倉猝之間。其陣亡受傷各官員兵丁。及被搶被燒各船隻確數。未據逐一查明。奴才已飛咨確查。俟其咨覆到日具奏。并俟該夷目義律如何登覆。再行馳報外。所有現在大概情形。義律日夜趕製三板。增集販煙快船數百。多備火箭噴筒竹梯爲攻臺計。時潮州鎮襲伯子。忠毅公謹具摺由六百里奏聞。

李廷鈺先調駐虎門。與天培張辰分守諸臺。兵僅數百。天培點兵入守鎮遠。兵譁。謂夷船多。非常駐守。兵可敵。觀望不行。天培切諭之。則索資寄家。示必死。天培不得已。出其衣裝付質庫。得銀。按名遍賞之。然後勉從。入則令滿汲淡水。而扁鎖其臺門。不放出一兵。夜有扒越臺牆遁者。廷鈺知勢難敵。蚤夜至會城哭琦善前。求亟增兵藥。并言後山空虛。夷人必來暗襲。非力護之不可。同城文武亦旁爲代請。琦善不可卻。凡兩次。但許增兵七百。親供云。天培陣亡時。兵勇增至八千九百餘。而十二月十六日奏

乃云。撥提標營標兵五百名。使以小舟乘夜渡出。分派各臺。爲懼遲明爲夷所知。故倉皇至此。琦善見夷人日肆狼狽。非羈縻之計

所得緩。恐其再奪諸臺。則粵防全撤。得罪益重。思救目前之急。遽奏請開禁通商。給廈門爲市地。以明年正月初旬爲期。還以煙價。又復許以香港全島。與義律再伸和約。稱之公使大臣。以浙江所獲夷俘。易定海。義律得文約大喜。請繳還沙角大角兩臺。及所掠師船鹽船。由海道赴浙撤兵。求備文代遞。伊里布俾知繳還定海之由。送給留定船目。文至。琦善亦代封付伊里布。囑其據以收地。伊里布緣是觀望。不敢出兵。不知兩臺失陷。奏到。上已決意痛剿。革琦善天培頂戴。帶罪立功。速調湖南四川貴州官兵。及南贛兵二千。馳赴剿辦矣。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琦善自出。閱視虎門。舟次獅子洋。於中道之蓮花山。與義律見。商議條款。豐待以酒食。使保純。時已官廣州府。偕廣州副將趙承德。主席勸酬。義律欲

示其軍伍之整肅。飲已。領兵隊攜鎗礮。列陣山坡操演。請琦善出閱。欣然臨觀。畢。給賞而去。保純等亦先旋省。十九日。義律復請見於鎮遠山後之倪頭灣。出上年所給香港券約。請蓋關防。琦善不允。

親供正月十九日。義律又來求見。欲求給香港爲寄居之地。求爲蓋用關防。未經允

許。又云。當日逆夷求討地方。兼貿易馬頭。恐後有建臺設礮等事。是以據實奏明。迨後逆夷困礮臺。事在緊要。不得不伴允所請。以救眉急。是香港之許給。已在上年圍困礮臺之時。其正月在虎門再見所求請蓋用關防。則上年許給時。未經蓋有關防。今和後。乃請補蓋爲據也。

漢奸雜夷兵。從義律入虎門。乘兩次接見。隨員無暇稽察。暗放小舟四測水勢。因而內河沙澳。盡爲夷稍。

所悉。琦善旣日親夷陣。怯其兵礮。愈執初見。以爲非和。則事未可知。特自惴無以回天聰。遽以粵中地勢。無要可握。軍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陳奏。

謂夷用飛礮。爲從來所未見。不知西洋蝴蝶礮。阮相國元擊經室集有之。廣東海防書已有引及。不足異。

語似過張夷勢。而代其邀恩。奏

到。在調兵後。遂奉嚴旨。且奉有煙價一毫不許。土地一寸不給之諭矣。又以伊里布誤聽琦善據夷文。繳還定海之言。

屢詔不肯用兵。初七日。宣示逆夷前後罪狀。命宗室奕山爲靖逆將軍。湖南提督楊芳方入覲。道安徽。命折往粵。與戶

部尙書隆文。同爲參贊大臣。以刑部尙書祁項。向曾巡撫廣東。熟悉夷情。命駐江西。總理軍餉。皆馳驛兼程而進。二月。

命伊里布回本任。代以裕謙。趨浙接理。奕山方度嶺。有勸以全師駐三水。使夷不能探我虛實者。保純自省迎謁。令以

此意還語在粵官吏。且令傳諭諸夷代表。仍准其通市。隨行司員李湘棻。座間忽爲大言。謂奉命剿夷。當馳抵粵城。相

機調度。未宜遠駐示弱。奕山乃促棹倍道而前。旋以外來兵礮。攻具未集。暫止韶州。義律旣探知和議中變。一琦善不

足恃。計非焦頭爛額不能討便宜也。倍形憂懼。則徐自受代。別居館舍。病疴。不接一客。琦善亦未嘗過問。及冬仲。與廷

楨奉命協理夷務。始復出。詢知前所備舟勇已盡撤。歛歛無如何。三水劉文瀾策購義律垂得。而虎門事已急矣。初五

日夷船乘風潮大至。聚攻橫檔臺前攢排突進。礮密如櫛。臺藥皆自省發。不可源源繼。雖極力拒擊。究不能如夷舟之不時運送。彼此抽換也。橫檔後有小河。舊無行楫。則徐雇船以備。咸議其迂。撤後守者不復顧及此。適潮水盛漲。夷分船闖越後河。前後夾攻。天培力竭。守禦不支。手燃巨礮。忽自炸裂。兵無人色。皆走。一弁大呼曰。事急矣。盍去乎。言次。伏使受背。將負以出。天培揮刃搵之。弁亟閃避。一彈當胸。至洞焉。不倒。夷衆擁入。天培與都司署提標遊擊麥廷章俱陣亡。參將劉大忠先遁。當時以大忠同時殉難。因已奏補香山協副將。照副將例賜恤。事竣後。與天培。廷章。湖南總兵祥福。遊擊沈占繁。守備洪達科。同立專祠祀虎門。大忠旋自回營。以遇救得生自解。夷見天培屹立如生。反駭而仆。續至者近前視之。知氣已絕。相與驚嘆。取所遺蟒袍繒褂爲服之。鼓樂安置臺中。奏入。上賜卹如例。增派齊慎參贊軍事。急調廣西兵二千。湖廣兵之赴浙者二千八百。改道入粵。琦善先奏及內河由獅子洋入至烏涌。獵德。二沙尾。大王滘。及烏涌。馳迤西長洲岡。深井。黃浦。白泥涌。均宜扼要防守。有旨令芳先至。速相機佈置。毋令其駛近城下。夷越虎門直入內河。虎門大礮之運自省會者三百餘。則徐所購洋礮二百餘。已盡爲夷有。防內河者皆搜括遺餘舊礮。草率周章。雖層遞分段設防。究乏把握。會湖南提督祥福。統常德兵千餘新至。琦善倉卒令與粵兵同駐烏涌。烏涌者。會城東出數十里。先築土臺於南岸。備虎門有失。爲第二重守禦計者也。夷船縛礮於桅。空彈子心實以藥。雜鐵屑小鍊於中。合而圓之。擊則墮地。觸機自啓。屑鍊乘凶藥四飛。著人恆斃。烏涌沿河脣延壘土牆。穴牆置礮。牆盡處不復更爲橫築。牆缺大開。夷循北岸來。礮向南斜發。輒及缺牆。彈從空墮。又無鐵網承阻。鐵網以鐵線織五分目而大線爲網。子嘗條陳及之。而倉猝不能用。

粵兵先潰。楚兵亦相率敗走。亦爭先逃竄村落。道半阻於河橋。候補知縣瑞寶。方主管烏涌小糧臺。兵奔亦奔。懼落

後爲兵所隔。甫過遽呼從役撤其橋板。兵勇前走至河岸。爲後隊逼墮河。自相踐踏。塞填河面。後至者踏人首肩而過。無一生者。祥福及其屬將遊擊沈占鰲。提標守備洪達科皆遇害。南越遊記云。或以祥公墮水。求其屍不得。然當時賜卹立廟。殉節無疑。或自死於水矣。二沙尾亦

預沉石隘口。購敵夷船。沉而堵之。願未守以兵。夷至以輪舟乘火勢拔起。通流無礙。越獵德。卽省河矣。怡良方懸賞招

回漢奸。及運私快船。當時利賞畏罪。將藉以衛省河。投回者十九艘。艘二三十人。率代以老弱。至是出梁恩升於獄。令率投誠船。出烏

涌堵賊與夷戰。有薦之者。語見下文。省河自虎門戒嚴。弁兵官勇舟航梭織。夷煙不時得售。迨越虎門。方實鴉片於輪舟。尾其兵

船以入。約窰戶快艇泊其旁。乘戰酣載運。烏涌潰。兵不復集。畦岸空其無人。恩升亦放虛礮。煙焰蔽天。售私者從礮聲

中。絡繹移諸快艇。陸續發棹而去。迨礮收煙散。則貨已售盡矣。芳之始至。道佛山口入。民響其宿將。望之如歲。所到歡

呼不絕。官亦羣倚爲長城。入城卽發議謂夷礮恆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在實地。而夷在風波搖蕩中。主客異形。安

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術者伏其內。傳令甲保遍收所近婦女溺器爲壓勝具。載以木筏。出禦烏涌。使一副將領之。

自部卒隔岸設伏。約聞已礮響。卽舉筏齊列水浚。眠器口向賊來路。而後自抄出筏首來攻之。夷將至。舉筒鏡測筏縱

橫排岸側。駛近而副將已望見旂幟先遁。筏上無一人。遂長驅直進。芳偵知夷順流勢猛。亟勒兵入城。縛副將欲斬之。

諸帥爲祈而免。乃令總兵永福率兵千。駐東南十餘里之東勝寺。以防陸路。寺距河千尙五六里。夷舟過。礮遠不能及。

又使總兵長春率兵千。駐西南十五里之大黃滂後鳳凰岡。對濬舊築石臺大而固。夷不敢越以入省。逕趣省東。中流

水深。雖不能沉石堵淺。但橫排木筏。下水椿。亦未敢闖而拔也。芳久歷戎行。夷亦震其威望。且未深悉省河虛實。使其

徒持書至鳳凰岡營。假求款爲名。密挈漢奸隨路探水。長春新來。不知其詐。修書使送芳於城。令候報。即掩帳堅臥。漢奸已乘便引夷遍閱營盤。知無備可襲。甫出而兩路分入。勢如破竹。從東入者。遂我獵德礮臺兵而守之。從西南入者。登大黃礮臺。壞臺一角。一亦留守焉。先是正月。義律伯麥合出新僞示。張於新安赤柱。曉其居民。稱爾總督琦善。將香港地方讓給英國。存有文據。是居香港者。爲英國子民。事須稟英官治理。復以此語照會大鵬營副將賴恩爵。恩爵以呈怡良。則徐聞而髮指。勸怡良實奏。謂人民土地。皆君職。今未奉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豈宜緘默受過。怡良尙徘徊。東莞鄧淳集郡紳於學。具詞以請。謂僞示橫悖已甚。宜加痛剿。並詣制府陳焉。入見者數十輩。琦善謂款夷出自上意。而諸君未識情形。爭執如是。早晚禍及。可自爲計。仍舉所陳四事爲言。駐防進士朱介石。

朝珍

者。篤實君子也。與辯至

日昃而出。

營文并錄夷示上。紳士皆未之知。林公見事關重大。揣怡公意。必俟紳士呈請而後奏。尙可以對琦相。時晦前二日。林公召子語以故。且問外間公議將如何。子曰。既非紳士請奏不可。惜某年望皆輕。又素居江村。未嘗受讓省會。否則立集科

甲門生。列名具詞。頃刻可行。若侯通啓。不惟輾轉需時。抑事幾先露。將有悔之者矣。林公是之。辭出。即招黃學博培芳商之。黃蓋香山人。居省且十世。門下多道顯故也。黃出語予。謂我兩人。方當有差。未便與名。不與則無以告同志。正躊躇間。而鄂徵君淳至。知其事。慨然集諸紳於學。以朔日具詞進。姚司馬銜。何文學。同在撫

幕。其日見林公。亦與正言及之。兩人踴躍。但據情轉奏。怡公遂首肯。

迨怡良奏到。而兩江總督裕謙。力參琦善畏葸偏私之奏。適至。

片奏云。再去年英夷至天津。遞呈。僅船五隻。且所泊之直沽河。距天津府城甚遠。而琦善張皇其事。遽稱畿輔盛京。處處堪虞。浙江洋面海口。全被占住。並稱後來船隻無數。必將南北並據。希圖聳聽。以掩其武備廢弛之咎。繼又牛酒犒師。遣弁講款。因而山東浙江。相繼效尤。饋送絡繹。致使攻陷城池之逆賊。竟所至如賓。而山東撫臣托渾布。又飾稱該夷歡呼羅拜。查英夷腰勁腿直。見該國王。尙無拜禮。嘉慶年間入京。即因夷使不能拜跪。驅逐回國。是其明證。豈有於攻陷城池。大肆猖獗之後。忽向山東犒師弁兵羅拜之理。以大辱國體之事。爲欺蒙天聽之詞。不顧中外之竊笑。皆由天津之辦理不善所致。此琦善張皇欺飾之罪一也。該夷回粵以後。桀驁愈甚。求索愈多。情勢日形迫切。琦善當一意調集滿漢水陸兵勇。親巡海口礮臺。嚴防要隘。明立賞格。激勵將士。先爲不可勝。以待賊之可勝。乃惟知責罰將賂禮。責兵認錯。毫無激動堵禦之方。將士解體。軍心沮喪。以致該夷乘其無備。突開鎗礮。攻據礮臺。多折將士。又以未申二時。一時分爲二奏。其稱我兵衆寡不敵。查粵中水師船礮。縱不如該夷之堅猛。至陸路官兵。則省



城有駐防。有督標撫標提標。又有沿海水勇。以數萬計。視賊何音十倍。而賊之在粵者。不過數千人。其陸路夷兵。只有打尖鬼船二隻。約計不過千人。琦善能調兵嚴防後路。何致夷匪千餘。繞出山後。便稱衆寡不敵。而琦善不自知愧懼。尙以粵人武備久弛。謾過前任。試思琦善未到任之前。截餘以來。即以粵省之兵。剿堵粵洋之夷。連獲勝仗。屢燒夷船。望風不敢窺伺。並未調兵餉於外省。亦未聞有喪師挫銳之事。此琦善弛備損威之罪二也。沙角大角礮臺既失以後。至虎門尙有礮臺八座。而威遠鞏固永安三臺鼎峙。鍊鐵橫鎖。天險斷難飛越。此時自當速調兵勇固守。親自馳往虎門。號令調度。以安人心。以作士氣。一面而會粵中義勇。乘機進剿克復。使賊首登陸。兼顧。其時定海只有夷船二十餘隻。且貨船居其半。又義律伯麥皆未回銷。定城只有副將一人。而會粵中義勇。得礮臺後。已賊舟登陸。正是極好機會。乃擗中於刺堵布置事宜。一字不題。惟以覆書緩兵爲言。危言脅撫入奏。且趕緊札囑浙省不必進兵。旋即以給予香港。即日在廣州通商定議。不但故違高宗純皇帝敕諭。並未候繳還定海後。恭請皇上准否賞給之諭旨。是該夷先得馬頭。後還定海。以地換地。之勿論。倒行逆施。謾妄專權。此琦善違例擅權之罪三也。琦善既在粵給與馬頭換出定海。即當說明浙中夷船全撤。乃其遞到夷目給伊里布咨文。則又稱定海夷船各貨。請即令甯波商人前往銷售。查該夷在定海大售鴉片。有去冬定邑離民呈詞可憑。是該夷仍欲於甯波遠禁通商。售賣鴉片。何以在粵講撫時並不與之詳確訂定。斬截葛藤。此琦善苟且將就之罪四也。夷目公司領事義律。只係夷商首領。與中華洋行商人一例。向在廣東。例由澳門同知遞稟督撫。皆自稱遠商。或稱遠職。而督撫行文。飭令該同知轉諭。則稱該領事。稱謂有定。歷有案卷可查。自上年在天津浙江投書。擅用照會。僭稱公使大臣。而琦善不知詳察。輒以貴公使大臣稱之。以外夷市儉。竟與天朝將相平行。大關國體。倘海外各國夷商藉口。紛紛效尤。何以處之。豈有僅嚴於各國。而獨屈辱於英夷之理。又豈有現局辱於英夷。而仍能謹嚴於各國之理。此琦善失體招衅之罪五也。臣愚昧之見。邊疆大吏。必須稍有威望。方足以鎮服外夷。廣東澳門大小西洋通市者數十國。皆觀望強弱。以爲向背。天朝舉動。遍播海外。若使英夷得志。則愈足以誇脅諸夷。啓侮召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琦善挫軍損威。委曲求款。不知懷德。故狡夷必先刺而後撫。自宋至明。邊患不同。要之示國威者。皆忠義之臣。而不顧國體者。皆奸佞之輩。慮外夷祇知畏威。不知懷德。故狡夷必先刺而後撫。自宋至明。邊患不同。要之示國威者。皆忠義之臣。而不顧國體者。皆奸佞之輩。慮久遠者。皆智勇之士。而苟圖目前者。皆庸懦之流。我朝二百年來。聲威遠震。四夷誠服。曠古未有。英夷不過奸商。其所糾合。不過販烟之匪類。何必如琦善奏。惟務張外夷以挾制中國。臣受恩深重。不敢瞻顧嫌怨。而悞邊疆重計。謹擬誠密片附奏。伏乞聖鑒。再臣聞夷人到粵。必用漢人爲買辦。而其在買辦者。實爲漢奸之尤。教孫升木。皆其所爲。前此鄧廷楨任內。奏明驅逐之奸夷順地。有買辦鮑聰。係買辦中爲最可惡之人。因查辦嚴緊。逃往山東。轉至直隸。改名鮑鵬。隨同琦善前赴廣東。託以心腹。與義律往來講事。情殊詭秘。琦善所稱夷言先戰後商之說。難保非即係此等漢奸有所窺伺而教之使然也。臣謂鮑鵬不誅。夷務必多反覆。可否請旨密飭琦善逆將軍參贊諸臣。確查琦善處。如果實有鮑鵬其人。實係買辦鮑聰。即行密拿。嚴究交通實情。正法海濱。以杜內外勾結之弊。臣既有所聞。不敢因事無所確據。緘默不言。坐視琦善悞墮奸匪之計。合併密陳。

# 夷氛記聞卷三

時琦善先已革職。至是上疑其私命派副都統英隆擊解赴京。

時以佛山同知李百齡出  
門下。故粵中令協解。

籍其家。使怡良暫權。而以祁項繼

其節。弢義律知聖怒不測。外軍雲集。勢必用在粵。永絕和議。兵船費重。卽資捐於商船。亦必通市乃可。而諸國商船續至者四十餘。雖未嘗一律禁絕。先以虎門嚴守。阻諸外洋。虎門破。而後得聯艦以抵黃埔。而會城內外居民店舖。遷徙十已七八。市井兵多民少。貨益滯銷。咸怨英夷。會義律進退失據。神情顛倒。二十四日。船遽由西南撲入。爲守鳳凰岡江西參將譚恩都司伍定青守備周榮升。湖南守備王金國奮擊急退。越日米利堅領事多利那赴鳳凰岡營。請見兵帥。稱英夷自是不敢再有他求。犯順稱兵。止其國兵頭之過。其貨船原未嘗附會助逆。請准與諸國一體開市。則貨船在埔。兵船卽顧忌。不敢滋擾矣。議未決而出。二十六日。夷增多船。乘風越鳳凰岡。且前且拒。冒險闖入省河。飛礮向城。隨退泊白鶴灘。月盡乃去。洋商亦代呈英夷字約。有不討別情。惟求通商。私貨查出。甘願入官語。芳怡良據以會奏。奉旨飭駁。皆革留。當芳之來粵。行抵江西也。聞琦善和議將成。欲附和之。途次忽有給粵夷人堆貨之奏。是時上方整練戎行。大申天討。特簡老將。贊畫師中。今芳未至粵。先有此請。已失聖望。旣而復有攻守八難之奏。迹並與琦善暗合。至是又請許港脚通市。港脚種類。雖異英夷。而印度實爲役屬。卽與英船無異。許港脚。實許英也。掩耳盜鈴。未戰而款。大非命將出師本意。且奏內未將琦善畏戩致悞。及外兵旣集。夷再猖狂。如何剿辦情形。層次籌及。此有意阻撓怠慢軍

心之諭所由來也。頃既入城，病居民空城先徙。思所以招徠之，以士爲民望，乃示召觀風，取粵秀、越華、羊城諸書院生童而合試之，以整暇。於是還居者半。城策：虎門既破，是夕，林公先知之。二公爲其難人，綜團練，不可出。予具文以覆。因

條陳旆勇協守法，以駐防餘丁皆驍勇，可募用也。自是寓佛山，往還兩地者三閱月，偕李都轉候見，都公於南岸市樓，刺入，而林鄧二公同棹小舟適至。鄧本同官交好，林亦袖其任內所辦夷務層折，繕厚摺，開誠以告。都未暇閱，隨手置之席下。二公並以夷舟據省河，凡官船有旂幟，恆爲所擾。勸都公一出花埭海，即折而上，由泥城入北門，偃旂息鼓登岸。當公來未入沙，已有勸其度靈洲山，過石門贖泥城者。語與二公合。語畢辭出，會日仄，都轉老倦先歸。予登舟，都公言少穆以所辦示我，不知舊令尹事如何。隨長嘆，謂我去不幾時，不料地方遭劫，竟至於是。予曰：公來，規有救矣。公曰：不然。我以小心謹慎，作無事時巡撫尙可，總督則非其才矣。況有事乎。吾兄不記鄧制府閱兵廣西，我以巡撫兼應夷事時乎。非墨農軍事提醒，不知誤却多少矣。墨農者，高陽儀中，就書記，數年來所心折者，及公內擢，儀已作古。故憶及之。予因謂如大君子謙卑自牧，何不別舉精力強毅者相助爲理焉。公曰：樞廷以我熟悉夷務，非善辭，則早來久矣。此次半道接旨，不得不勉肩艱鉅也。既又問：林鄧並勸改道入城說，可行否。予答以故事，大吏抵任，必由近日享登岸，便各官行禮，而總督署在靖海門內，此次似可由靖海門入，諸官必集迎於此。公舊望赫然，夷船何敢犯前驅，若竟道泥城，未免滋其疑惑，失觀瞻矣。公大以爲然。

三月，奕山隆文亦至，義律來文，請在香港開市督撫以未奉諭旨駁之。二月末嗎囉暗於夷議，一體嚴擊走私之說，代註此端與英官無涉語，今來文請縱走私，故拒之。是時夷船之在定海者，多駛復廣東虎門香港。

合五十餘船，奕山意芳有將略，首與商軍事，芳謂夷越虎門深入，粵城外民居舖舍櫛比，無隙可乘，即無隙可守。惟於東南獵德，西南大黃滯，速下樁杙，沉舟堵塞，而以重兵扼岸上，堆沙壘爲城，庶幾可作省城外障，使夷不能搜截軍械。

連船散我谷米埠，然後俟風潮集柴葦爲筏，用火攻之，方可得手。既又商諸則徐，則徐爲六事答之一，堵塞要口，謂夷

日擾省河，法皆難用，當設法誘夷出獵德大王滯外，否則束手待斃。二洋面船查明備用，三礮位驗演撥用，四火船水

勇整理挑用，五外海戰船分別籌辦，六夷情宜周密探報，較芳條陳尤爲詳密可行。六條：一水道要口宜堵塞嚴防也。此時夷船既破虎門，深入堂奧，查省河迤東

二十餘里，有要隘曰獵德，其附近二沙尾，兩處皆有礮臺，其河面寬約二百丈，水深二丈有零，又省河西南十五里，有要隘曰大黃滯，亦有礮台，其河面寬一百七丈，水深三丈餘，若前此果於該兩處認真堵塞，駐以重兵，則逆夷兵船，萬難闖進。省垣高枕，何須戒嚴。

乃既延悞於前。追悔無及。今夷船正於此兩處要隘。橫亘堵截。使我轉不能自扼其要。幾如骨鯁之在咽喉矣。惟有密飭近日往來說事之員。督同洋商。先用好言。誘令夷船退離此兩處。而在我則密運備運巨石。雇齊人夫。一見其船稍退。即須乘機多集夫兵。累日連夜。填塞河道。一面就其兩岸。圍堆沙袋。每岸各駐精兵千餘。先使省河得有外障。然後再圖進剿。此事不可緩圖。尤不可偏廢。若不惟沙袋兵而不塞水道。則夷船直可闖過。雖有兵而無兵也。僅塞水道而已。則逆夷仍可拔開。雖已塞船不塞圖。塞之駐之。而若惟沙袋。則以兵擋敵。立脚不住。相率而逃。仍猶之乎不塞不駐也。此兩處辦成後。應致力於內洋之長洲門。及耗整。最後則籌及虎門。彼處有南沙山巨石可採。如何堵塞。容再酌議。一洋面大小船隻。應查明備用也。查虎門所泊師船。除沙角失事時。被焚十隻外。聞尚有提中營二號三號大米艇二隻。五號小米艇一隻。提右營二號大米艇一隻。五號小米艇一隻。現停鎮口。自應由水師提督配齊弁兵。以備調用。其虎門以外附近之水師營分。東則提左營。大鵬協。平海營。碣石鎮。西則香山協。廣海營。現在各有師船若干。配駕弁兵。礮械若干。亦應分飭備足。報明候調。至省河有府廠運礮兩處。均係成造師船之所。現在各有造竣師船幾隻。另購堪以出洋大船幾隻。應飭據實開報。並將篷索槓樞。即日備齊。聽候查驗。再上年府廠改造巡船。及新造安南三板。現在尙存幾隻。裝配礮械若干。亦即開明應用。其招到快蟹船十九隻。現泊何處。此內壯勇若干。礮械若干。亦即稟候核奪。一大小礮位。應演驗撥用也。查此次虎門內外各礮臺。既被佔奪。所失銅鐵礮位。合各師船計之。不下五百餘尊。其中近年所買夷礮。約居三分之一。盡以藉寇資盜。深堪憤恨。今若接仗。非先籌礮不可。而礮之得用與否。非先演放不可。查佛山新鑄八千觔大礮十四尊。愈謂無處試放。殊不知演礮並不必極寬之地。祇須水上備一堅固之船。安砲對山打去。其山上兩頭設柵欄截。必不至於傷人。並須堆設大沙袋。每袋約長四五尺。寬二尺餘。堆成橫豎各一丈。高七尺許。以爲礮靶。對靶演放。既有準頭。而礮子之入沙囊。深至多少尺寸。果否可擋礮。亦即見有確據矣。此十四尊試過。如皆可用。即日運省備防。其餘即於佛山如式再鑄。倘試後有須酌改鑄法之處。亦即就近諭匠遵辦。以臻周妥。又番禺縣大堂。現有五千觔夷礮四位。似可撥至離省十五里之燕塘墟。向東演礮處所。亦照此。堆排沙袋演試。又廣協箭道有夷礮六位。觔重較小。似可撥在北較場。如式堆演。所有來粵客兵。即令該管官帶領。輪流演礮。如此。則礮力之遠近。礮撞之堅鬆。與兵藝之高低。無不畢見。一舉而三善備焉。再前據廣州協道副將。開報該協箭道。并賢良祠現在堪用各礮約五百位。又紅單船拖馬船到各礮。亦約有一百位。雖俱不大。然未嘗不可備防。似應分別查驗演放。以便分配各船。及岸上營盤應用。至裝配船隻。宜將船隻駕到將近佛山之五叉口。茉莉沙。瓜步口等處。分起裝就聽調。庶免疎虞。一火船水勇。宜整理挑用也。查夷船在內河。最宜火攻。前日經楊參贊飭備柴草油料松香。裝就火船。約百餘隻。關係督標中軍副將祺壽。候補知縣錢燕齡等經理其事。茲隔多日。恐柴草等物。霉濕短少。應飭查明。重加整理。其裝載之船。原祇以備燒焚。固不必堅固新料。但亦不宜過於貯蓄。且必須有篷。方能駛風。若專藉一二人之力。猶恐推送遲緩。不能成功。其船約以數隻爲一排。駛近夷船。則環而攻之。能於各船頭尾。繫大鐵釘。釘住夷船。燃火使之推不開。拔不去。當更得力。其未用之先。此船宜移上游。近佛山一帶。裝載完妥。黃夜乘風。與有礮各船。一同放下。隨攻隨燬。諒必有效。又內河東路之麥塘司一帶。另有捐辦火船百餘隻。即某所捐辦也。分段停泊。如需用。亦可隨時調集。以收夾擊之效。至水勇一項。人人以爲必須雇用。惟慮其有名無實。前此虛糜雇費。已非一次。除淇澳之二百八十人。係鮑鵬爲前琦部堂雇用。聞已散去。可無庸議外。若果運兩司。訪雇之水勇一百二十名。聞有董事管帶。應可得用。第未知其船現泊何處。似應查點試驗。又番禺縣張令。原由揭陽帶來壯勇三百名。

·皆係以鳥鎗擅長。每人各有自帶之鎗。施放頗準。此一起雖係僱爲陸路之用。而上年曾經驗明。肯下船者。多加雇賞。彼即欣然下船。似宜將此壯勇三百名。作爲水戰之用。此外再雇。務須考其技藝。查其底裏。必使層層保結。不任濫竽。並驗明臨陣爭先者。即予拔官。如敢潛逃。立斬示衆。信賞必罰。自足以勵士氣而壯戎行矣。一外海戰船。宜分別籌辦也。查洋面水戰。係英夷長技。如夷船逃出虎門外。自非單薄之船所能追剿。應令製堅厚戰船。以資制勝。上年曾經商定式樣。旋因局面更改。未及製辦。其船樣尙存虎門寨。如即取來斟酌。趕緊製造。分路購料。多集匠人。大約四個月之內。可成二十船。以後仍陸續造成。總須有船一百隻。始可敷用。此係海疆長久之計。似宜及早籌辦。若此船未成之前。即須在洋接仗。計惟雇覓本省潮州及福建漳泉之草烏船爲率。將其人船器械。一齊雇到。給予厚資。聽其在洋自與夷船追擊。不用營員帶領。以免牽掣。仍派員在高遠山頭。瞭望探報。果得僥倖。其最得力者。賞拔弁職。充入營伍。綠漳泉潮三郡。人性強悍。能出死力。既可兼得名利。自必踴躍爭先。較之本地弁兵。分別優賞。其相去甚遠。至於能在水裏潛伏之火。查本省陸豐之高良鄉。饒平縣之井洲。及福建澎湖之八罩鄉。其人多能久伏水中。似亦可以募用。其火攻器具。如火箭。噴筒。火毬。火礮之類。亦宜多爲製備。以便臨陣挑用。一夷情叵測。宜周密探報也。查逆夷兵船進虎門內者。在三月月中旬。探報有三桅船十四隻。兩桅船三隻。火輪船一隻。兩桅大三板四隻。單桅大三板一隻。其各國貨船。在黃埔者。現有四十隻。自虎門以外。則香港地方。現泊有夷兵船十七隻。伙食船三隻。此等情形。朝夕變遷。並非一致。似宜分遣安幹弁兵。輪流改裝。分路確探。密封飛報。不得捕風捉影。徒亂人意。其澳門地方。華夷雜處。各國夷人所聚。聞見最多。尤須密派精幹穩實之人。暗中坐探。則夷情虛實。自可先得。又有夷人刊印之新聞紙。每七日一禮拜後。即行刷出。係將廣東事。傳至該國。並將該國事。傳至廣東。彼此互相知照。即內地之塘報也。彼本不與華人閱看。而華人不識夷字。亦即不看。近年屢有繙譯之人。因而輾轉購得新聞紙。密爲譯出。其中所得夷情。實爲不少。制取準備之方。多由此出。雖近時間有僞託。然虛實可以印證。不妨兼聽並觀也。至漢奸隨聲隨招。自是剪其羽翼之良法。但漢奸中竟有數十等。其能爲之畫策招人。掉弄文墨。製辦船械者。是爲大奸。須將大者先除。則小者不過接濟食物。即訪拏亦易爲力矣。是月則徐旋奉以四品卿銜。馳赴浙江候旨之命。緣是時裕謙已抵浙。自去冬曾與閩浙總督顏伯燾。浙江巡撫劉韻珂。先後密陳。則徐在粵辦理無誤。宜責以戴罪立功。而謙之効琦善。則以上年廣東就本省兵防本省夷。未聞敗辱爲言。比較迭失台口功罪。則徐又先自請赴浙。

竭力籌辦。

粵中初聞有調外兵攻剿之信。林公實不知意出自上。尙疑琦相因夷情反覆。當大示兵威。密爲奏請。但未商及同城耳。此子親聞之林公者。林公因言封疆大吏。得調本省兵。粵中兵額。水師者已不少。皆總督所屬。就地調用。不致多費帑項。故辦理邊事。以不至奏調外兵爲主。今國家方全盛。一經用及天兵。何事不了。此時雖出於萬不得已之舉。蓋初未料外兵他日之敗也。至是上見夷情叵測。外兵至粵者。已有八千。防夷敗而竄。

浙爰有是命。然其時粵聚兵雖衆。守禦尙無勝算。所備攻具。巨木之運自西省。編紮爲排筏者未成。水勇募自福建者。

千人。香山東莞者三千。一時亦未能驟集。奕山初尙用芳待時而動。不可。浪戰取敗議。而翼長文則李湘、蔡西拉本武。則段永福、張青雲輩皆利在一戰爲得功地。且非是。則軍餉將無以開銷也。密請開仗。張必祿亦從而慫恿之。奕山爲所動。謀於頃。頃官粵久。素悉夷啗。喝伎倆。以爲外兵新至。當乘銳而用。亦不阻止。爰於三月晦。密集軍官。發令三路分出。一屯西甯礮臺外。爲中路。一屯東礮臺。爲左路。一由泥城出。爲右路。使及夜。運礮出。佈置粗定。將突攻夷船於省河。調發畢。已日暮。芳猶未之知。兵出城。奕山始詣芳告。以故。芳乍聞。不覺大訝。拔劍奮呼。謂事且敗。而局難收。頓足至再。奕山亦旋悔。亟思挽回。然令已行。人自爲備。兵衆地散。已莫及矣。先苦水勇未集。會四川營餘丁四百。願充其數。與廣州應募者。合爲千七百餘人。乘小快船。挈火箭。噴筒。都司胡俸。率領而往。分三隊伏。約聞礮齊起。抄路後攻之。專以長鈎鈎其船底。擲火焚燒。官兵但沿岸施礮轟擊。應之。省河夷船出不意。又值風逆。一時四面受窘。西路攻毀其大兵船一。火輪船二。三板四。小艇數十。於白鵝潭。東路擊其三板。夷衆從睡夢中聞變。亦猝不及備。相繼溺死於二沙尾者無算。總兵張青雲設伏西甯礮臺。夷見守禦空虛。捨舟登岸者數百人。伏發。退不及登舟。我兵湧出。氣銳。迎刃皆斃。無存者。義律夜深聞攻殺聲。不知何處有兵。咫尺閒調遣不及。自夷館踉蹌走出。呼小三板渡上夷舟。兵目援以登。僅而獲免。四川湖南兵探悉義律所在。相率向圍。不知其已遁也。蜂擁入夷館。登樓搜之不得。則掠其貨物。時米利堅夷商居館者。外兵不能辨。誤傷其數人。越日黎明。夷兵大集援救。止擊沉其三板船一。風潮轉順。我兵反爲所乘。夷船豎黑旗。連日遊弋省河。直逼礮臺。勢甚張。段永福領勇千餘守天子馬頭。望見夷飄旗。速放空礮。一閃而潰。所設八千觔大礮。未及放。礮眼已爲登

岸夷所釘守泥城者。爲副將岱昌參將劉大忠。卽協守虎門。夷至先逃。以陣亡奏請賞恤。事後飾詞歸營者。所備木筏材料。購自西省。費至巨萬。及油薪船三十餘。大軍輜重咸萃此。至是亦不戰而走。軍資可用者。盡爲夷有。守北門外山者。定台俗以形稱四方礮台者。爲總兵長春。粵城北五臺。此其一也。明以前無之。迨至國朝。大兵南下。攻數月而守尙固。乃築此

以瞰城中。瞭若指掌。輔以東西得勝臺。旣築。城始不支。蓋攻之利。卽爲守之害。粵旣隸版圖。承平垂二百年。無議毀者。其年。前湖督周天爵奉命從軍至。亦以形勢不便。思將北門城伸築。而以者定兩得勝圍入城內。蓋不敢遽議毀拆。而不知加城於山。所費不貲。尤非策也。此與所議伐村里古樹堵河。皆不可行而行之事。至是初五日。夷泊岸試登。

無阻拒者。竟據之。築土隄藏藥。爲久守計。登高俯瞰。窺以筒鏡。凡城中措置。及官民來往。悉爲所見。塤與怡良議。亟調

礮置南西二門。示民死守。是日。福建水勇適至。旣入。撫標官以令箭揮使出城。應敵以駐防將軍不肯啓而止。芳立北

門女牆下。視至移晷刻。忽掀髯大呼曰。可擒也。欲以兵二千分兩翼。下城擊之。亦阻於同事不果。稱疾不出者三日。火

箭巨彈。自下上者。肅肅過耳。畔芳談笑自若。罵曰。醜虜要擊死老子耶。左右咸股栗。勸稍避之。不願。夷旣聚泊遊弋。小

舟如梭織。其兵船迭連飛礮攻城。沿珠江二十里間。環東西南三門外。礮聲無片刻斷。礮子往往墮城西北隅。蓋知大

將軍以下。皆駐城北貢院。特向而注發。而不知蚤已偕遷避。巡撫署。塤亦移駐城內矣。入夜。火光如晝。日則四射。火箭

焚南北岸舖舍。南門外燒毀尤甚。民間無救者。官軍亦不敢出撲。聽其自焚自滅。留者。但洋行積貨棧舍而已。時內外

兵萬七八千。軍令皆撤入城。都司守備以上。無一人在城外者。夷小舟放火。延燒兩岸。惟洋商屯貨之棧。則過而不燬。自二月虎門失事。及是。連日遇紳民眷屬。遷下鄉者。每爲夷舟阻尋

空處。或竟墜池塘。飛礮彈子。大者至百十觔。每自屋面滾下。無著人致傷者。是時內城分藏火藥。至二萬觔。漢奸偵藏藥所在。火箭

向之。會大雨如注。曾不延燒。事後。夷人言當時共見一白衣人夜立城上。以手接箭。箭到即熄。或以爲非神助。順不及此。設一有延燒。則人心不固。城從此不可問矣。

貢院號舍八千有奇。令舍住一兵。而兵往

往拆數號。通爲一。攜所自備物居之。因不能容。則令其自擇居民間空舍。客兵各招引其同隊。三五成羣。撬門挈具而

入。隨地駐足。於是夾雜散處。佈滿內城。營主但知按籍記其兵數。實不知兵所寓何地。同寓何人。遇有號召。輒出小旗。

沿街市招呼。有畏徵發。匿不出者。非領餉之期。無從見而問所駐地也。夷登者定臺。越山磴徑十餘里。軍帥坐北門樓。

親覘夷兵魚貫而上。所至無阻。莫可誰何。駐防甲兵見而髮指。動公憤。自請出城截擊。以阻其登。城亦不啓。有超城下

者數十人。中途復相計。旗營藤牌少。不足禦夷火器。旋返城隍上。駐防將軍阿克精阿。先期令地方官以沙包遍塞城門。初五六七日。城閉。城內米值大起。油薪將乏。亟開一門放行。歸德門

開後。仍置筆硯於卡房。凡肩輿出城者。令自書姓名。始肯放出。當時雖官亦不免。蓋有謠言。謂夷將裝扮差官輿入爲內應者。故有是事。然不搜其入。而搜其出。且但搜肩輿。而步行者不與。亦疎甚矣。諸帥初以衆兵閉處一城。

雖不得其用。尙幸其安靜坐食。可不擾害閭閻。忽初五日。南海義勇爲湖南兵誣殺。楚兵初至東門較場。其地多瘋女。少未發面。往往夜出。就男子交。移毒。則男

受其病。而女愈可嫁。楚兵新至未知之。既而多傳染者。或言孩肉可醫瘋疾。於是攫遠近小兒。旋營烹食之。壯勇知其事。以爲人人如此。遂力與拒。此致怨之由。羣勇大譁。擁入貢院不散。大帥不得已。摘永

福翎頂解其怨。而互鬪者。已乘勢四出。放火殺人。較場中屍骸如積矣。逃難入城者。恆指爲漢奸。攫其財物。有挑夫於

大佛寺前買粥方食。芳以送琦善就速下舟。馬至。適挑夫輟食出。抵其前驅。遽令斬之。刀挑其首。出至河干。民環城聚

觀駭甚。先是方開仗。越日。旋有不循紀律聚搶夷館之事。所搶貨物。雇挑背負。各壓所欲。搶物多者。不便回營。受指摘。

則相與潛遁。軍官未知之。知亦無計招復也。去者信足所之。罔識途徑。道中每以所得。易貨消散。所過州縣。沿途詣官

索餉。北行。遠抵三水清遠者。尙數十人。地方爲之應付具舟。送返會城。僉以追逐敗夷。迷途爲詞。人多不能束以軍法。



反人爲犒賞。爲其壓驚。非不知夷在南。而兵反從北返。然不暇正言詰也。夷兵中率有多年市粵者。爲之領導。民與夷習。義律初發難時。時以繳烟斷市。萬里虧缺。爲不得已之詞。謂兵來但與官爲難。而無與民戶爲。與市者訴。有資市爲生者。半出番禺香山新安之市。井無識。否卽蛋民漁戶。未明大義。以爲害不及民。竊私憐之。市粵者初謂義律僅六七等官。視若無關輕重。船梢姑聽命焉。食用居處。終與大班二班迥別。義律亦退抑。不敢擅作威福。迨來粵七八年。值變起。夷商雖號殷富。實平民。或假貨於國。或合力置船。義律雖微。亦官也。倚以爲重。國王亦因其居久事習。就令爲諸船總管。伯麥雖以國戚初至。反副之。自以勞頓風濤數月。至則使義律赴浙。自留粵暫代。其時義律隨挈兵以出。破定海。留船以守。意中國且厭兵。當可動。乃偕伯麥北抵天津。獲陳達。得恩旨。復相與挈琦善文還粵候款。及偵知琦善以失聖意得罪。大局全易。虎門攻陷。皆兩人者爲之。伯麥絕不諳中國底細。義律自繳烟取結。屢與保純晤語。數出其妻於座。示敬。保純亦感其誠。還輒私語所親。故當事但知有義律以爲人尙明白。可以理論。城旣閉。軍帥伏處一隅。半籌莫展。百姓洶洶。謂兵不足恃。城必破。夷入必遭焚掠也。則扶老攜幼。哭詣怡良。請權宜爲目前計。於是款夷之議遂決。城上改換白旗。軍帥以下。各換會印。繳付保純。絕城出。就義律商之。會夷用正急。思得貲以濟。旋議定。餉軍六百萬圓。計四百二十萬兩。作清收內商夷欠。約限五日內。銀項交足。大將軍挈外兵先離省城。遠屯。夷船亦退出虎門。保純還。述義律自指其

心。有天理良心。不敢攻城語。

議定。洋商合力。僅得銀百二十萬兩。餘從公帑代爲墊支。括藩運關三庫足之。時參贊齊慎後至。城未啟。阻居佛山。會奏者。惟奕山。隆文。楊芳。阿克精阿。祁墳。怡良。裕瑞。言調兵萬七千人。奈無戰地安營。熱燻濕蒸。久而多

病夷入北路山巔居高臨下勢已危極一有疎失收復固難而土匪竊發通省搖動亦斷難久守若不權宜行事必至決裂其洋商欠項分於各商攤還又奏據原商伍秉鑑等稟稱積有夷欠議明分年歸款自十九年停止英夷貿易至今未能歸結除商等自行籌措外不敷銀二百八十八萬兩一時無可借貸懇於庫貯款內撥借交領以清夷欠時諸商質欲以其行美清還庫項及和約內已准英夷請裁去洋商無款可收此項雖該商舊欠在先終歸懸宕久而未清又臺灣夷俘頭林供云廣東行商給還烟價不云該商舊欠當時兩項在夷商尚未及分晰也至所給還夷欠即作烟價及此後是否停給香港皆未之陳及方議款時夷兵以船泊泥城登岸肆擾沿西及北其據守者定臺者兵千餘款成尙遷延不遽退伯麥身肥體健首大如斗自恃膂力率領餘衆自臺下闖至泥城西村蕭岡諸村落大肆淫掠姦及老婦村民大譁舉人何玉成即東傳東北南海番禺增城連路諸村各備丁壯出護附郭西北之三元里九十餘鄉率先齊出拒堵對岸之三山等村亦聞聲而起老弱饋食丁壯

赴戰一時義憤同赴不呼而集者數萬人夷目畢霞領其兵與村民戰村民稍却被追深入牛欄崗所近居民大至轉瞬民多夷少急匿叢薄間放鎗自衛村民但遙圍之入夜則脫衣懸樹杪迎風搖颺作疑兵民不敢前及天明入林內搜殺幾盡逃者不識途逕亦多被截擊有叩首流血得免者伯麥畢霞同時殞命收其調兵符券防身鐵劍小鎗之屬夷兵方舍命突圍出無奈人如山積圍開復合各棄其鳥鎗徒手延頸待戮乞命之聲震山谷村民以其困不復逞亦即不殺其留者定臺餘夷尙衆一人不敢下村民但環立山麓相約聽其餓斃圍既久越日義律馳至亦被圍密遣人間道求救於保純聞報請於墳或勸出福建新至生力軍助村民活縛義律監而勿殺挾使悉其船出外洋還我漢奸以是痛懲之機不可失當事相顧無敢任者咸以爲事在和後不欲更爲戎首且款銀已先給設取盟於我有害無利

堅却不用其策。然款貲來從三庫。商行分起運下夷舟。其日計已給者僅及四之一。而久困之夷得全款。一時驟裕有所恃。以外擾江浙粵。爲彼中市舟最旺馬頭。向所稱呢邊火石棄物。皆可易錢者。萬不肯取快片時。招怨賈恨而輕棄之。當時能略延期日。陳兵城上。不下與戰。縱不給以資。彼無所焚掠將自止。亦無攻及城池之事。不過以朔日之戰。遽收兵入城。爲彼所窺。因以焚掠爲報復。我愈退而彼愈進。蓋情事之常。亦兵家之所宜然耳。事經兩日之久。倘官民同志稍善機宜。村民萬口同聲。索其繳還原資而後散。官爲調停其間。續給者當可免。彼目覩民情。計無復之。有未必不可行者。惜乎策不及此也。填令南海令梁星源。番禺令張熙宇。隨保純出。步向三元里紳民揖勸。代夷乞免。越數時許。紳士潛避。民以官故。不復誰何。遂親翼義律下羣夷。繼之衆口喧譁。笑聲聞十里。

其後逆匪犯湖北。梁殉節。張防九江。敗於小孤山。皆擢至兩司矣。余守因試爲士

辱。引病去。皆保全粵人而不知感者。

夷自是始知粵人之不可犯。尅日全幫退虎門外。其時近海紳民有欲邀於海口。奪還所得資。適其大船攔於淺沙。將截焚之。亦爲填所聞。切諭而止。其他船在虎門外者。初四日新安武舉庾體羣夜半出火舟三隊。自穿鼻灣乘潮攻而燬之。佛山義勇亦於龜岡礮臺乘上風颺毒烟。斃夷數十。破其援舟。款夷事聞。舉以切責。諸帥皆望吏議。義律入內河。恆陸居坐肩輿。遨遊市上。例所不許也。百姓已見而切齒。遁後自慚無以對漢奸。乃出僞示。有不難報復。姑示寬容語。以掩其辱。三元里等村民亦大張文檄。痛斥而醜詆之。戒其毋復相犯。盡出所誠級及奪獲礮械繳之官。當事優予獎勵。爲祠祀死者。玉成等請自海珠至石門水陸衝隘。如仁威沙南荔園泮塘澳口及對岸之白沙增步。各按險要。設防置礮。河南數十村及城東燕塘亦均起而團練。進士何有書等接踵倡行。各就所近設爲社學。輔以

公所而二之。西北曰昇平。東門曰平東。練勇至數萬。無事相安農業。有警農卽爲兵。一時聲勢聯絡。咸隸廣州協副將。

二社學外。繼起者河南橋內曰隆平。設於道光二十九年。夷民與官應。填復防其內擾。策之大帥。取則徐前堵塞兩臺口之議。請入城時。南門外曰南平。則奏而未成。村間曰坤紳。未果。

稍推而遠之。於東西兩口。先大石。次瀝滯。又次臘德。沿及石壁黃埔三山。凡夷船可以直達省河之道。度其船之修廣。勸紳民買石沉而狹之。淺其河底。僅留中小口。通民楫。而阻夷船之闖入者。先又於所堵四旁。密豎椿柵。復縱橫曲折。投石其內。慮其輪船挾火力。或可用鈎扒拔石。徒勞無濟也。於是勘擇要道。東路如東礮臺。赤岡。二沙尾。洋桃地。姚家圍。南路如大王滯。南石頭。東塋。鳳凰岡。西路如西礮臺。永靖。海珠。新塹。竹排頭。泥城。北路如永康。拱極。保極。耆定。紅椰寺。餗餗山。或舊有礮而壞於夷。或舊未設臺。而新相形勢補築者。並鑄安巨礮。分防丁勇。別於海口要隘。設土塹二十餘。防維周密。以補東南兩口臺所不逮。令訓導黃培芳。拔貢生余廷槐。齋檄周遍村落。開陳大義。民氣感動。而後檄知府楊需。署糧道西拉本。南韶總兵馬殿甲。高州總兵趙承德。督標參將曾逢年。遊擊李志和。趙如勝。督學正曾釗。守蚶蛇洞大岡邊。爲南路正防。而以從九品林俊英。守穗石。文生彭鶴年。守壩頭廟。武生范廷安。守南廷。職員何大山。應之。教諭陳文輝。守官州。外委曾文基。守官州門。爲東路正防。而以從九品衛綬光。守瀝滯。□□□□應之。從九品楊汝正。守三山大通河。爲西南河路正防。而以副貢生高廷佐。武舉關鵬飛。守南頭。教諭虞世珍。守東塋。應之。拉本殿甲。又自守龍船墟。得勝坪。及臘德諸臺。舉人李國賢。守員村。文生葉炤。守下渡頭。拔貢陳大勛。守東礮臺。文生林福祥。以水勇爲應。計南海番禺團勇至三萬六千名。而營兵不與焉。取濱海數縣。漲生田坦。凡十七萬餘畝。收諸公。招佃納租。曰

屯田爲守臺墩與捐造巡船兵食

屯田之說。條陳於南海曾創。旗人樊封。皆博古士。見之於郡公者也。始以兵食急需。知粵東近海。沙田之歸殷富家者。日有漲積。每視原承多溢。下令許田隣首於官。勘實。收爲公田。一時首者紛至。

被控者。動借廢照影射。非通海清丈不可。和公根在哇。遂止其事。又諭召好輪者。出已田歸官。以原買價銀數請獎。於是點者以西潦盛。浸失收之田獻。引勸收。委員詣田所。但見禾根在哇。不知水退麥苗所餘。發佃無應者。因議使本土紳士駐局。分別受浸田段。俟赴局獻者。按其土名。先定拒受。非鄉間紳士不識情形。頗難其選。許員外祥光亟逃孔觀察意。謂予當省差久。且悉香順沙田被水處所。時予方居臺。馳書見勸。予辭之再三。恐以一人誤公事也。未幾。獻田之事又不行。乃奏請取沿海數縣。凡貧民照例赴縣承墾。而未經升科者。盡歸公田召佃。分別定其租款。仍令原墾戶各按所墾。赴官領佃照。部限半年。限外即准他人承佃。自太守從議率各縣勸民認領。督撫出示招之。以養兵費急。檄促縣行且嚴。香山墾戶。視他縣獨多。初尙徘徊無以應。香山令陸君孫鼎。省中舊交也。使其屬香山司巡檢饒長春。來予村舍。諄囑代勸紳民出承。會大府亦以爲言。且出示。交予爲驗。當時猶以爲官佃常例不過欠租易佃。無害於民。重以大吏及自守之故。時亦略有所勸。令其自以保佃姓名。呈官備案而已。其後部議照地丁例行。則官受考成者重。而自墾之田。自領其佃。雖屬順理。而田尙在水。久之待圍築而後成。未免壟水爲害。可嘆矣。方運石塔塞。視夷所入要津。一時並舉。南灣九龍產石之山。悉在虎門外。夷船所聚。

因購於內地之潭洲。絡繹運載。隨至隨沉。諸河夷已偵知之。謂不利己出入。則駛三桅船泊橫檔。馳輪舟三撲入大石

四沙赤瀝角。遇石船即焚。紳士曾釗林福祥周其俊何達海各督其勇護之。工始克竣。郡公委調省令馮沅。督諸紳堵河。沅曰。堵河當量其淺深廣狹。以開

方法測之。今由石船遇河口即投。受石不均。恐有阻水之患。又其時所募守口壯勇。月食或八元六元不等。悉出籌捐局。設大佛寺勸捐。洋鹽二商。捐百二十萬兩。紳士各自赴局捐賞。及鑄礮築台。購械三十餘萬兩。勸及半。予隨告養。礮械甲仗。皆

日有補造。費既厚集。凡有一材一技。足資捍禦。可稱破夷妙計者。騰揭黃榜。奉諭旨招徠之。即所條策而詳爲講求。著

效者優獎。與築臺製械者等。當是時人人思奮。翹首企足。以款夷爲辱。將待夷船之再入也。而盡殲之。廣管數縣。游手

之衆。收勇籍者十之八。緣是內河村落。盜匪亦無復竊發。蓋豐其口食。時其訓練。日飽食於臺墩。力無所用。無不磨拳

擦掌。以待一試。當時設勇未試。而內賊以是少。及勇一散。而賊即四起。實見過不見功。填以內勢。既定。省城根本。無可搖動。而後由內及外。層次整理。以虎

門諸臺修復爲終事。至派將弁設防守。如平時而後已。英夷平日已畏粵民勇悍。至是知內河守備甚嚴。愈不敢正視

粵東越虎門一步。因變其說。謂市久人習。不忍肆害。且存市地爲他日相見計。欺粵民之恃夷爲食者。但速建香港房舍。拆虎門舊臺石。悉運以出。請官爲示。召商民就香港與貿易。至是請已再矣。內商以風浪險。無肯往者。夷請以尖沙嘴九龍山二地易香港。當事以未奉諭旨却之。而反勸其入市黃埔。夷以入埔必經虎門。諸臺修於彼不利。遂泊兵船。阻我興築。蓋毀石之舉。不盡關營建也。以是雖就款市。仍未得流通貨物。仍壅滯如初。國商咸以義律鹵莽就款。不以各省所索馬頭入議責之。會英國王別派曠鼎渣爲大總管。又派吧噶與思啞刺力巴。敦時爲副。增船大者合至百餘。小舟數百來粵。義律亦自以官小。爲所屬。宜受鈐制。慮其至或生異議。無以對保純也。遂先期借帶運粵所得銀。揚帆返國。按顧林供伯麥姦淫被毆死。報知女王。派曠曠來。然伯麥之死在四月。而七月曠曠已犯廈門。彼國遣將不如是速。寇海記云。伴言國王遺姦律無能。改命曠曠。所指無能者。以議款不索各省馬頭。亦與伯麥死同一時事。意義律先自請換。已得而行。且知增兵易將。將至。故逃去而非交代也。奕山因議款有離出省城之約。旋偕隆文退居距城數十里三水縣之金山。撤湖南兵歸伍。留芳駐城彈壓。芳初居貢院邊。欲遷越華書院。以警爲大帥行轅也。予方監院。陳止之。隆文素剛直。軍事多持正論。格於勢。不得行其志。金山山水孤僻之地。居甫數日。心抑鬱。恆咄咄自語。謂無面目對君上。歎不絕口。寺僧頗知事。故進以諧談。欲舒其憤懣。果略一啓顏。因潔卮酒奉焉。不飲。曰。汝方外人。不識予心。非相却也。予自分辜恩罪重。方愧悚無地。日在憂憤中。敢以酒自娛乎。僧再勸。則色變。曰。若更相迫。吾立嚼吾舌矣。竟不食死。西觀察爲翼長。攻城時。方居貢院。忽敵彈飛至。擊中其僕。暈倒。時驚悸喪魄。未幾見之。猶問粵事。曠曠噓至粵。知義律議款。止了粵事。且所得故商欠。而閩浙江南之市地將開。英國他日無窮利源。又恰符其借失市搆兵之本意。且犯他省。仍不與在粵和議背。況義律適去。粵官難以責備。設遠來無奇功。是明居義

律下矣。計既定。遂嘗試以覘中國意。乘諭旨令酌將所調防兵裁撤。謂有機會。未宜坐失。於是舍粵洋而北。以潮州南澳爲粵閩適中地。帆檣之所必由也。爰於南澳長山尾。預泊數船。載馬備登陸計。船狹不便芻秣。則沿岸蓋造房屋。上爲層樓。澳官無止之者。土木日漸增益。駐人爲兩省往來航船嚮應。填令海陽令倪澧諭毀之。

先是澄海學諸生。就課海防論。卷有及長山尾蓋夷

屋養馬事。言之切實。時方奉旨不准香港搭蓋。故南澳文武。無敢言及者。予已奉調旋省。袖卷呈制府。祁公行海陽倪令。帶巡檢往查。夷初尙支吾不肯拆。再往。以正言曉之。時駐泊止一二船。懼內地兵威。即遵拆。而放馬於長山。凡十二匹。過者皆見。凡夷馬皆剪尾。可認也。

以七月初十日。與吧噶。思亞勒力吧。敦時等。駛火輪兵船數十。啣尾闖廈門。旋青嶼。越日。投書提督。嘆

自稱公使。吧稱水師。敦稱陸路。並云提督。詞極悖誕。謂不照上年天津所議事款。即應交兵。暫空廈門城邑。讓其軍士

棲止。俟定議後繳還。提督陳化成老而能軍。遇閩海遊弋者。輒擊之。礮傷足。猶鼓勇進。尋改官江南。去時。總督顏伯燾

先已出駐泉州。提督寶振彪適洋巡。留兵無幾。方以粵夷就款。有旨撤兵。水勇已散。伯燾率與泉永道劉耀椿。自白頭

汛倉卒出迎擊。以萬斤巨礮。傳令對岸之嶼仔。中路之鼓浪嶼。三面合攻。沉其大船一。兵船五。復損拆其船桅。夷冒礮

蜂擁而進。集七八船併攻一臺。別駛三板船。分路登岸。用先後夾持之法。攻一臺破。復攻一臺。勢甚兇猛。副將凌志以

下多被傷且死。兵勇血肉狼藉。猶奮前拒敵。自辰至酉。斬殺亦略相等。夷船絡繹。愈至愈多。人登岸者。亦愈殺愈厚。迨

併力環攻大礮臺。我兵遂不支矣。沉兵船五。官房舖舍。悉爲飛礮延燒。又轉我臺上巨礮。內向反擊。城破。據之。伯燾退

保同安縣城。專派同知顧教忠移駐灣尾汛。以防越廈入縣咽喉。調金門鎮江繼芸。陸路提督普陀保。分防要隘。繼芸

戰敗落水死。志負傷。殺退前夷。爲後隊所逼。剖腹死。都司王世俊殉之。遊擊那舟珠。楊青江。羅重傷。備弁死者數人。前

一年夷船初次入擾。廷楨方督師。但令耀椿固守礮臺。兵力聚於一處。得自保。伯燾世任封圻。又籍東粵。連平州。與廈門距近。地方夷情。皆所素習。深恨琦善一意主和。開門揖盜。而意見與則徐頗合。甫抵任。即追劾提督陳偕平。告病規避罪。以爲廷楨但自知守勢不能剿盡橫逆。且謂守而不攻。則我勞而彼逸。彼省而我費。夷礮不及岸礮之大。載火小舟。雖恃以焚夷。然僅可用於內港。而不能掣出外洋。鑿鑿見諸奏牘。慨然有澄清海宇之志。請帑三百萬。造戰船。買商船五十餘。募伍數千爲新兵。招海濱勇士八千。鑄大礮千。先期令候補知縣孔昭慈。赴潮州購買船鐵。及一切軍資。不惜資費。孔故庶常。令廣東饒平。丁艱服闋。改發閩。至是効力軍營。者。寓湖城穀倉。會予途試至潮。以舊識。且夕過從。談顏公布置事甚詳。從沙汕頭。購大商船。欲歸領項。再至。予謂軍務孔亟。當隨購隨令。先由海往。而後以人解價償之爲便。時首邑爲倪念瀛太守。舊令順德。可與暫假。否則汕頭售船主人。其父兄弟。多在學。一言爲保即可了。無事往來稽延也。孔大喜。議甫定而廈門已破。孔遽踰險還矣。增建口外之崑嶼。青嶼。大小檔。三礮臺。守禦旣分。船又購自沿海鄰郡。不時至。計師船需砲千一臺。需一二百。急卒匠鑄未成。攻守雖有人有地。而軍械不備。仍復掣肘。臺牆開門置礮。牆厚門深。又不能左右活轉。但可直擊夷船。不知避我礮路。過此即衝突無礙。往往先試以敵舟。而後啣以排進。致有此失。旣退至同安海上。先期散遣之丁壯。因廈地人皆遷徙。無所覓食。夷遂招而養之。盡爲所用。廈雖非全閩門戶。然實無險可據。故夷得之亦不能守。遽以二十一駛其三十餘船。並掛航而去。留旋內港者。僅數船。勢孤不復登岸。旋鼓浪澳者。瀕出。猶大言今雖暫去。行當復至。至則於此蓋造樓房。必俟官給銀乃已。蓋猶是廣東故智。已爲聖明所洞悉。有可堵則堵。可則則。此外再無酌量辦理之嚴諭也。顏制府奏云。逆夷竄離廈門口岸。於七月二十一日。開去船三十餘隻。尙有五隻在港遊弋。日。由驛馳奏各在案。茲於二十六日。據廈與泉水道劉耀椿稟稱。該同知顧教忠。稟奉前往廈門口岸。會同署水師中軍參將陳勝元。查得各處街巷。並無夷人蹤跡。所有逃避各鄉男婦。陸續轉回。各尋舊業。商賈市肆。未經殘燬者。亦漸照常交易。穀米流通。經該同知逐



處安撫。人心稍定。並經該道移營。妥爲彈壓。諄諭各鄉紳耆。各率子弟。保衛相資。其被害之家。尙須逐細查詢。造冊詳請撫恤等情。臣查海島中後兩路。一百三十餘鄉。雖皆秋毫無犯。而前門口岸。墩火所及。民皆驚恐。痛定思痛。疾心奚裨。自夷船開三十餘隻之後。或分遣員役。各往遊弋。不敢上岸。所有在鼓浪嶼。東岸一帶大洋。帆船不絕。或駛或泊。三五隻至十餘隻不等。其在廈門港內。或五六隻。或八九隻。來往遊弋。不致上岸。望在鼓浪嶼。聲言起蓋夷樓。必須官給銀。方肯全行開駛。探聞如有文武在廈門。即欲呈遞夷書。是以飭令顧敦忠暫駐鄉間。與陳勝元察看動靜。隨時稟報。酌量辦理。除臣督同在事文武團練兵勇。相機追剿。不遺餘孽外。所有收回廈門口岸。及安集逃避各鄉民人。現在辦理情形。由驛五百里具奏。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奉上諭。據奏廈門各處街巷。並無夷人蹤跡。商民復業。穀米流通等語。覽奏已悉。現在大海東控一帶大洋。帆船不絕。廈門港口。夷船往來遊弋。是此時廈門街巷。雖無夷人。難保不懷別項奸計。欲進故退。該督務須督飭水陸將弁。加意嚴防。本日已降旨從寬治罪。其應得之罪。交部議處。倘再有疎虞。罪在不赦矣。諷之。該夷聲言鼓浪嶼起蓋夷樓。俟官爲給銀。全行開駛。顯因粵東代還商欠。得遂所欲。又欲踵其故智。該督深知廣東辦理不善。若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如果呈遞夷書。斷斷不准接受。現在辦理機宜。可堵則堵。可剿則剿。此外再無酌量辦理之法。又另片奏此次夷船。探聞義律在內。仍著嚴密偵探。遇有獲到夷人。細加詢問。可得其實。該夷如果復來。自當痛加剿洗。即僅數人數十人登岸。亦當盡殺乃止。現在該省新兵義勇。已有二三萬之多。若駕取得宜。據險設備。亦不慮其滋擾牽制。該逆屢經犯順。未受其創。正當乘其驕橫之際。力挫其鋒。若外托持重之說。內存畏葸之意。尙安望其一鼓作氣。大伸國威。即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此。伯璽令激勵中後兩路。百三十餘鄉。又馬港一帶。團練

至萬餘人。同安募兵三千餘。晝夜輪防。亂石拋擲。使留船聚泊無所。其速去也。意固在江浙臺灣。亦緣閩續防嚴密。有以使之。是時分擾定海臺灣者。半爲廈門退出之船。同時分撲兩地。而意則專在定海。故所用船。臺灣少而定海多。當時漢奸爲夷畫策。或以定海界接內地。兵力易集。非如臺灣爲海外孤郡。止恃澎湖爲聲援。而風信不常。勢難聯絡。但能入其口岸。即可得力。或以臺灣昔爲荷蘭所有。而奪於鄭氏。港門險阻。較諸荷蘭之沉舟拒鹿耳門時。難越百倍。海舟素所習聞。止可以一二船嘗試。知難而退。不值枉耗無益之兵力。是二說者。皆夷所知而不能捨。至福州通市。則彼意中事。而離廈時。反未之擾及者。蓋五虎門在省河外。河沙甚淺。潮盛乃可通舟。潮漸縮。則漸爲沙攔。非輪舟牽拽不可。恐舟未浮。早爲我兵擊碎。且受火焉。所畏在此也。鄭氏之入臺灣。在順治十六年。兵敗江南。被剽金廈後。逾年遂據

臺屢擾閩粵。爲沿海患。康熙中與師征討。克殲降。至是已百四十年耳。南自瑯瑤。北至蘇灣。以臺澎爲中路。南鳳山。北嘉義。彰化。淡水。及新闢之噶瑪蘭。綿亘延於山後。凡千八百餘里。設總兵。綜攝師。千分水陸十六營。額兵萬四千六百有奇。無土著。但從閩中督撫水陸提四標。漳。汀。建。福。海。金。六鎮標。福州。興化。延平。閩安。邵武。五協。計五十八營。抽撥更戍。渡臺後。自七八百至百數十人。布散臺內外十六營。以三年爲瓜期。期滿。臺灣。鹿港。蚶江。廈防。四同知。各配船。渡新還舊。是爲班兵。蓋臺地番民雜處。漳泉粵人。各分氣類。動輒肇衅。械鬪。民氣浮動。易生反側。生番深居山社。自耕而食。不與民接。更性野難馴。故不欲召募於本土。班兵則家在內地。同營來者。多不過百。其至也。又爲之錯雜散布。立法之意。誠以海外孤懸。風潮洶湧。往返非可以常期測。有事。勢難恃內地策應。班兵既有兵餉。仍給以贍家米石。歲由臺運入穀八萬五千石。可以安受訓練。爲東南沿海數十郡籬籬。外夷不敢窺伺。成效昭然也。道光二年。閩督撫以葉台道議。欲改班兵爲二百餘。召募。歲省內長養米數萬。且以處偷渡游民。

免補軍造冊之擾。時觀總兵未能決。質於姚司馬瑩。爲議二篇。暢論之。時乃中止。及葉道擢閩撫而奏及此。上命與總督籌議而行。會趙文恪慎。瞻。繼。節。鉞。得瑩議乃罷。至今仍沿舊制。夷事初起。臺灣時虞。聖慮屢諭總

兵達洪阿。兵備道姚瑩。以夷船沿海騷擾。亟宜嚴爲預備。督撫亦以內地防範嚴緊。且定海既失。大兵雲集。一經擊敗。勢必竄逃。臺爲歸途所經。備哨巡拒擊。勿任停留。潛銷鴉片。瑩使知縣魏瀛。會廳縣營勘修礮臺。復加以礮墩。礮牆。礮

袋貯沙以衛。又於郡城自小北門至小西門。加築外城。祁相國鴻藻。黃鴻臚爵滋。奉使所會奏者。在籍提督王得祿。洊瀝海洋。嘗以水師六

百破海賊蔡牽黨數萬於洲仔尾。既又敗朱瀆於蘇灣者。以功世襲子爵。最精習海戰。至是老而家居。瑩請於廷。植奏請使出襄軍事。得旨令與鎮道協力商辦。夷船自上年夏。已不時徑臺澎洋面西駛。及鹿耳門外。馬鬚隙深水外洋。但

徘徊不敢進口。副將江奕喜恐其竄入北路內洋。則難以制伏。即乘東南風越其前。鎗礮兼施。夷亦還礮回拒。遽轉帆向西南急遁。追至菱丁仔洋。黃昏霧大。越晨始收。望之不見。由是始議造巨艦。做得祿舊製。建威奠海船式。以備戰。得祿建議。但嚴守口岸。不輕與海上決戰。洪阿先緣他事。與得祿有隙。瑩勸兩人棄嫌敦好。兩人亦各矢公誠。頓忘前怨。得祿自募精兵三百。出駐澎湖。以澎湖西距廈門水程七更。東距臺六更。一協守之。慮其單薄也。督勵將弁。爲台聲援。

台地募勇安兵。洪阿出郡城南路。瑩赴北路。至雞籠兩路口岸。親爲整理。郡城要口三。曰安平大港。曰四草。曰國賽港。嘉年淤廢。船不能入。各口共水師兵二千四百八十一。屯丁二百。勇二千一百六十。水勇五百二十。得祿及廳縣團練不在此數內。各莊壯

外。淡水廳二。曰滬尾。即八星塗。曰大雞籠。噶瑪蘭界外一。曰蘇灣。皆水寬深。餘南北路小口九。較淺狹。鹿耳原稱天險。道光二年。自一二百至七八百。計團練凡萬三千餘人。相其險次。測水深淺。堵以船筏。裝石木桶而深之。嚴杜奸民接濟。收其悍夷爲勇。俾絕內顧。時班

兵額缺未補者千餘。就現在水師派員弁於十七口。授以機宜。令於臺墩多插旗幟。守口者日必三次登陴。姚石甫觀察

壯勇不能登陴。曰。夷匪往來臺澎。無非窺探虛實。見口內無人。則乘虛入。必多插旗幟。使不測我兵多寡。臺地游手。每秋冬蠢動。今借防夷得資生。免爲敵用。攘外即以靖內。惟夷大幫若至。尙須調陸兵。豈數百水師壯勇即能濟事。守口之人逸樂。恐其滋事。故每日三次登陴。使其練習。今每日一次點卯。餘俱聽其自便。失召募守口本意矣。又駁鳳山港毋庸設礮勇議。曰據稱內修戰備。毋庸外示兵威。所恃者口小。夷不能入耳。彼非愚人。豈不知更換小舟耶。現奉縣檄。夷匪規商艘。取漢人衣服。則有坐小船冒漢人入港矣。夷腿直。利水不利陸。登岸原足勝之。今縱之使入。欲誘登岸乎。萬一所謀不遂。徒自撤其藩籬。不蹈定海覆轍乎。夷大幫果至。則各保團勇。足以破之。使登陴者得休息。非徒任在戍久勞之士。責以破敵也。無事以守口者爲正兵。

有事則出新兵以應之。視敵多寡。定派防人。來船少則出擊。多則守內港以俟。大船既不可入。小船則非所畏。誘近礮

臺礮之。可以得志。佈置定。姚觀察覆顏督書。謂王提軍以鄉勇烏合。恐無紀律。欲分交各營操演。但令雇募在口。長駐防者。二千六百餘人。各莊團練萬三千。爲勦實衆。若配營操。恐十餘萬民兵。素不相洽。動即械鬥。台人好亂。

所以易撲者。烏合也。若入營教以紀律。則營中所長。彼且有之。異日不可復制云云。此通論也。粵中已款夷。且堵河矣。又募勇至衆。日教以拾鎗弓箭。及裁撤失食。則羣起爲盜。每言營兵不可靠。而後招我。輕視營兵如無物。貽害至不可勝言。不獨臺灣民懼難制也。

至是八月十五日。夷船一挾三板自雞籠杙移泊近口之萬人堆。越日黎明駛進口門。對二沙灣礮臺連發二炮。壞兵房。參將邱鎮功守備許長明。歐陽實發礮回擊。三沙灣墩亦接放為應。鎮功突燃八千劬巨礮。中其船桅立折。索紛紛斷。即隨水退出。適口外驟起潮頭。撞礁船碎。夷多落水。鼻岸下其三板駛竄。文武官分帶兵勇駕船出生擒黑夷百有十四人。格殺者五。一夷目投水死。其一駕三板偕諸夷逃。別營聞信截擊。千總陳大坤在野鼻頭遇逃駛者。沉其三板。沉白夷一。擒黑夷二十。同知曹謹在大武崙港外殺白夷二。黑夷十七。擒者九十七日。在草嶼殺白夷五。獲其圖冊。山繪海五十一篇。曹謹獲夷後。巡至雞籠杙。並獲夷書二本。在烏跡山下。有自刎夷屍二。一白夷。戴黃金冠。紅呢戰甲。一黑夷。似係夷奴。此屍似投水之白夷。然據頭林供。船上官頭。一响跌萬。一吧喇吓。一曬吓。勢危。一人跳海。一人刺目。一同白黑夷駕三板走。是登岸自盡者。即走脫者矣。雞籠破獲夷舟奏云。本年八月初一初五等日。據淡水鳳山各屬稟報。北路之雞籠中港。南路之小琉球等外洋有夷船游弋。當飭守口文武各員。相機防守。倘進口門。即開礮轟擊。旋據護臺海水副將江突喜。南路參將余躍龍。署鳳山縣知縣白鶴慶。稟報南洋夷船一隻。將進口門。見文武兵勇人多。防守嚴密。立即竄駛北去。又據淡水廳營。先後稟報。八月十三日申刻。有夷船在雞籠口外之雞籠杙洋面停泊等情。又經臣等飛飭廳營。會督文武委員義首人等。嚴防去後。茲於八月二十五日。據臺營參將邱鎮功。淡水同知曹謹。委駐雞籠協防澎湖通判范學恆。委巡海口之即用知縣王廷幹稟報。該夷船於十五日辰刻。移泊近口之萬人堆。該員等用千里鏡照。一隻桅大號夷船。拖帶三板多隻。有夷人在桅頂張望。十六日卯刻。該夷船駛進口門。對二沙灣礮台。連發兩礮。打壞兵房一間。我兵向無損傷。該參將邱鎮功督率調防雞籠之署噶瑪蘭守備許長明。署臺營守備歐陽實等。在三沙灣。將安防大礮。擊對夷船轟擊。曹謹。范學恆。王廷幹。督同臺營參將范學恆。在三沙灣礮墩。亦放礮接應。邱鎮功亦手放一礮。為八千劬大礮。有准。立見夷船桅折索斷。船即隨水退出口外。海潮驟起。沖礮擊碎。夷人紛紛落水。死者不計其數。或覓水上岸。或上三板駛竄。邱鎮功督同署守備許長明。歐陽實。署千總陳連春。外委尤登和。帶民駕船趕往。生擒黑夷四十三人。又割取格殺黑夷首級四顆。該令王廷幹遣派家丁隨同縣丞宓惟棟亦駕快船。帶領屯丁鄉勇出洋。生擒黑夷三十一人。總理謝集成。董事吳助友。及弁屯義首人等。生擒黑夷二十五人。割取首級一顆。該同知曹謹之親屬郝芝。帶領家丁生擒黑夷五人。督臣差委來臺之候補從九周晉昭。亦經趕到。幫同出力。當該船擊碎時。見一白夷自行投水。是否頭目。打撈無獲。其時有署臺營尾守備臺協千總陳大坤。同委員德化縣典史陶榮。在滬尾防守。聞信馳駕巡船截擊。在野柳鼻頭洋面。見夷人數十。駕三板一隻。向南逃駛。該署守備等。揮令兵勇開礮。將其三板擊沉。夷人落海。該署守備。帶同親丁陳功。陳經邦。義首林得方等。割取白夷一人首級。生擒黑夷十八人。委員陶榮。生擒黑夷三人。金包里汛外委林光亨。目兵何得和。兵丁李鳳起等。皆一同出力。又據該同知曹謹。通判范學恆。參將邱鎮功。署北路右營游擊安定邦。先後稟

報。十六日晚。有白夷帶領黑夷二十餘人。駕三板一隻。在文武崙港外竄駛。該廳遣派役勇。坐船追尋。十七日早。在觀音山追及。互相格鬥。該署遊擊督帶兵丁截擊。當經官兵役勇。刺死白夷二人落水。生擒黑夷九人。殺斃黑夷十七人。奪獲夷礮四門。兵丁謝捷陞。同鄉勇二人均各受傷。謝捷陞傷重。隨即殞命。十九二十三等日。署守備許長明。縣丞宓惟懌。在海濱撈獲白夷屍身二具。查驗。一穿紅呢戰甲。胸前刺有八卦形。一係尋常夷服。胸前刺蓮花形。左右臂腕。左右腿。或刺人形。或刺蓮花鳥形。獅形。又撈獲夷礮五門。重七八九百觔不等。大小礮子數十粒。鐵錠一門。大鐵鈎一箇。署千總陳連春撈獲大夷礮一門。重二千觔。大鐵子一粒。棕槌二箇。被水火藥不計斤重。又該同知曹謹。通判范學恆。遣派義首帶領壯勇。及宓縣丞丁役等。十七日駕船搜捕。至外洋草嶼。有白夷二人。紅夷二人。攜帶圖冊。在彼藏匿。經役勇等上前圍擊。該夷俱被格殺。割取首級。帶回搜捕獲夷圖一副。時廈門外援已失。臺中形勢並孤。危民間驚惶。謠言一日數起。遂撤還巡洋兵船。塞鹿耳國。賽三鯤身。專防要險。請帑三十萬資軍需。人心始定。洪阿瑩均賞花翎。九月初五日。三桅紅旗夷船泊雞籠口外。忽換白旗。駛近萬人堆。放三板二進口。願以銀每名百圓贖還。俘夷無答者。流連數日。十三日辰刻。大船突入。直撲二沙灣臺。礮發猛烈。破我臺右兵房。其地三面環山。形勢頗峻。有險可憑。守備許長明。率外委伍雲升。先裝礮伏三沙灣之鼻頭山。伺擊之。斃夷二。退守衝隘。義首壯勇齊至助戰。夷船之在龜頭洋者。亦遙放巨礮。為彼聲援。而不敢入。越日。夷見兵勇驟增。人叢山險。仰攻不利。日半。遽出口去。會南北兩路土匪乘機竊發。郡兵存者無多。內地處處設防。未便請渡。添兵壯來助。鎮道就以民勇選補班兵之缺。鼓率兵將。尅期撲滅內逆。一時剿辦淨盡。先後奏聞。以功並給世職。洪阿騎都尉。瑩與知府熊一本。並雲騎尉。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同得優獎。有旨集訊夷俘。因知嘆嚙。渣攻廈門後。分其船二十餘。北抵浙江。別派啊呖萬率顛林等。駛其三桅船三。同赴臺洋。伺便窺臺郡。開行後。二船者不知何地阻風。停泊。未得聯踪。而一船先至。闖入被擊也。其再擾定海之船。亦同。以是月出。當英夷之候。處分於粵也。定海尙留船盤據。不肯遂歸我地。伊里布示諭居民。謂夷人無向定民擾累。卽不

得復行查拏。並據夷書。以現在夷已起旋。十四船赴粵。移慰巡撫。蓋未深知夷之詭詐。以爲從此馴服。直信不疑。然當時巡撫劉韻珂。則偵探留定諸夷。方築礮臺。開河道。穿達城中。踞住岑港。沈家開門兩處。民房搶奪淫辱如故。又僞示招居民接濟。種種情尚可疑。奏謂定海爲通洋適中。南閩廣北江魯直隸。並可揚帆分駛。忽南忽北。難保其不勾引漁盜爲羽翼。浙爲財賦淵藪。寧波定海。又浙中精華。在定海者。必覬覦寧波。請乘市地未定。早爲杜絕。因綜舉八端之不便者。曰地利。曰物產。曰勾結。曰烟禁。曰關稅。曰防費。曰國體。曰民心。反覆縷陳。固逆知夷情之必不能決舍定海以去。不可謂非先幾之燭也。

浙撫劉奏云。竊滋弊不可不決。防患不可不嚴。籌國家之大計。不可使顧目前。取化外之夷情。不可稍疎。事以分頭懸踞。恐該夷有欲在定海通商之意。自不得不近慮遠圖。乘此粵議未定之時。繼陳弊患。叩乞聖裁。一在地利。查粵東海口。向係各夷互市之區。止准停泊虎門。例不容其進口。廣州城外。駐紮重兵。虎門俱設礮位。故夷人有深畏虎門礮臺之說。不敢輕犯。是廣東海口既可守。迴環諸山護衛。形勢控制。防範嚴密。至定海孤懸海外。並無咽喉險要。附以控扼。其西北。直達定海之鎮海。象山。奉化。石浦。及紹興之餘姚。再西。則達台州之甯海黃岩。溫州之玉環。瑞安。樂清等處。正北。則直達杭州。海甯。錢塘。又北。則達嘉興之平湖。海鹽。乍浦各城。俱與江蘇之崇明。上海。通州等處。一潮可達。綿亘二千餘里。大小海口數十處。並與紹興石浦。江口河道可通。若英夷在此通商。地勢散漫。一無鈐束。即極力稽查。亦斷難周密。且馬頭即立。該夷盤踞日久。恐於沿河形勢。探訪熟悉。不可不防其漸。一也。一在物產。查浙江通省。皆產稻穀。杭嘉湖產蠶絲。溫處二府。又產純鐵。嚴金甯溫甯紹各府。則又皆產茶葉鐵斤。例禁出洋。蠶絲爲夷人所重。至茶葉。則夷人更以之爲命。是中國之所以能制外夷。外夷之受制於中國者在此。若英夷在定海通商。稻穀鐵絲。既可就近謀取。而各處茶葉。更必潛收。不特耗內地之資財。弛該夷之忌憚。且恐其居奇。轉售他國。獲價倍蓰。適足以遂其貪而益其富。二也。一在勾結。查英夷自佔踞定海縣城。其定民之股實有力者。先已航海逃避。其貧甚無依者。不能不困守故巢。現聞該夷有在城中典當衣被散給老幼之事。要結伎倆。已有明徵。浙江沿海。半係捕魚煮海爲生。既無恆產。却少恆心。若該夷在定海通商。陰施小惠。恐無衣食之徒。即甘心爲其役使。而乍浦海口。又逼近杭嘉湖及蘇松等府。糧船水手。多係無業游民。桀驁性成。亦難保不爲夷人以利煽惑。且粵閩洋面。爲海盜淵藪。定海一帆可通。更恐其串結爲害。三也。一在烟禁。鴉片來源。實在廣東。自上年嚴定例條。懲辦漸有成效。該夷因廣東斷其烟利。故來浙滋擾。欲求通商。假售貨以售烟。現聞該夷在定海城內。開設舖面。所售者未必即無禁物。遽行查禁。深恐另生枝節。有礙廣東查辦。若該夷在定海通商。與閩。廣。江蘇。山東。直隸。往來甚便。勢必潛謀分售。暢意以遂慾望。聽之。則流毒滋擾。禁之。則陽奉陰違。詭計彌縫。轉得藉口。不能相安。四也。一在關稅。查甯

波浙海關。歲征稅銀七萬九千餘兩。乍浦溫州各小口。均附於甯波正口投銷。其稅銀俱由閩。廣。山東。天津。來浙商船。及本省商船徵收。定海爲各船隻出入必由之路。自英夷佔踞定海。各船裹足不前。現聞該夷已有在定海強取洋稅之事。若准在此通商。商船勢必畏惠不來。奸詐商蘇。必依附偷漏。是廣東之稅既少。而浙關之稅又缺。一在防費。查英夷自奪定城數月。浙省防費。已屬不貲。即閩。粵。江蘇。山東。直隸。亦不無耗費。縱准其將來在粵貿易。沿海口岸。尙擬要防守。若在定海通商。居適中之洋面。各省防範。更宜倍加嚴密。防夷於粵與浙。其難易迥不相同。且日久土盜漁船。設爲該夷之用。隨處可到。不特海防宜設。即江防河防。亦俱難弛。則費繁亦愈鉅。六也。一在國體。夷人既不欲在粵東貿易。已屬自外生成。乃因通商而先佔定海。而又求通商。迫恐其擇立馬頭。七也。一在民心。查浙省兵丁。膽力遜於閩粵。而民心之懦弱更甚。即如英夷佔踞定海。居民紛紛逃避甯波府城。迨酌量撤防。鎮海居民又聯名具稟。嗚嗚懇留。粵省查辦未定。而民心驚惶。已難言狀。若准該夷在此通商。且恐驚惶者不止甯波一府。鎮定之民。終無歸家安業之日。八也。種種弊患。關係匪輕。惟求聖恩。諭令廣東欽差大臣琦善。計出萬全。必不可准在定海通商。則夷好可破。而海疆可期漸安矣。

江西巡撫錢寶琛亦於病中致伊里布書

謂夷築定海礮臺志在安居今攻剿之策徒若捕風兵苦久役潰散可慮商漁失食盜賊將作浙之溫臺江之徐壽民皆獷悍前調兵海濱城守空虛尤易竊發若仍一味遷延要害爲夷所守奸民爲夷所用欲水陸夾攻其道無由必自作主裁而後可伊里布不省事機已失裕謙素重則徐爲人既代來浙意中將倚爲左右手定海初收復安內防外改修建置事出草創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鄭國鴻定海鎮葛雲飛以兵五千駐焉雲飛管練親兵六百最强勇明紀律可驅以用寧波城則別以兵四千鎮之城與定海鎮海並隔一洋修築城臺招集流亡亦日不暇結未幾而則徐遣戍旋改赴河工謙失謀主已懷惆悵提督余步雲又謙所素輕鄙者但令其駐防招寶山一時孤掌自鳴無臂指腹心之助不得不專任候補知府黃冕知縣舒恭壽時議增築外城定海形勢三面皆山而一面臨海雲飛欲盡圍濱海市埠收歸城中左右袤延至山麓其三面則但依山爲城謙方駐寧城據圖說從其請矣諍之者曰賊踰山入跬步即在城內且城分則備多而力懈我兵登陟山嶺未戰先勞不如捨近水市埠但加築內城爲新郭庶受攻可守實爲當

前至計。既而撓於衆議。竟不果築。謙曾大父誠勇公。乾隆中開西域。有大勳。故自受任軍旅。每念係出將門。毅然以剿平醜逆爲己責。至則購重賞。號召沿海漁蛋。嶼嶼窮民。同心殺賊。禁斷接濟。招復漢奸之爲夷用者。許以自新。而責其後效。諄諭閭閻。毋遽遷徙。聞夷將出粵犯浙。馳文詰粵督。謂通商旣由粵代請。盍向其詢駁。折其桀驁。何至恣彼飄忽。貽禍鄰疆。義正詞嚴。粵中大吏。終無以答。又訪求上年擒解夷官晏士打喇打哩之義民包坦等。親爲鼓勵。優加獎賚。蓋自伊里布停兵不戰。夷得以羣遊無忌。民間雖抱公憤。已畏不敢前。至是驟形踴躍。有糾集多人。放假就買烟土。逕泊夷舟。或作捕魚。潛伏山陬島澳。百端設法。誘擒夷黨。詣官報受賞者。由是兵勇亦思愧奮。咸知用命。夷船先犯石浦。礁險失利。遽遊弋外洋。八月十一日。忽內駛撲岸。爲我兵擊退。夷合二十九船。橫截定鎮洋面。風潮陡漲。鎮城外水深四五尺。裝帆起樁。將乘巨浸來攻。官兵礮火。並移高阜不動。風轉西北。潮亦退落。夷轉帆遂向定海。十三日午刻。駛至十三船。停泊竹山門外。先以三桅船一。火船二進。雲飛擊斷其大桅。卽退。十四日。連帆逼攻曉峯嶺。我兵伏山後。夷下三板。渡而登。國鴻擊殺夷兵無算。傍晚。繞至縣南孤懸之五奎山。越日。就山上支搭房帳。我兵排立土城。遙擊斃夷十數。又越日。改從吉祥門駛入。攻東港浦。畏我礮火密。且前且却。旋再攻曉峯嶺。及竹山沿。又斃其登岸夷衆。十七日。甫四鼓。卽駛火輪船衝入力攻。雲飛手燃巨礮。中其船上藥櫃。頃刻烘烈。船自焚盡。已刻。一由五奎山。一由港東浦。一由曉峯嶺。三路分至。錫朋首當其鋒。夷冒死直前。我兵前隊傷亡。後隊繼進。夷屢却復集。攻曉峯者甫上嶺。卽自撤其舟。絕反顧。會我兵鎗礮紅透。不復可裝藥。延至未刻。夷三四千。分路驅漢奸。駕筏續進。亦舍筏登山。兇猛有加。勢難抵禦。



縣城尋失三鎮同時陣亡。

錫朋礮斷一腿死。國鴻在竹山。雲飛在東岳宮死。

恭壽嬰城守。傷於火箭。飲毒自殞。將備弁兵。苦戰迄六晝夜。筋疲力

盡多死者。自接仗連日。風逆浪險。夷船梗阻。難以東渡。策應謙在鎮海。督步雲守禦。自矢城存俱存。招集內渡散軍。亟

調江甯駐防兵八百。壽春鎮千。徐州鎮三百。又改調原發福建之江西兵二千。尅期圖克復。然焦勞盼望。皆未至。時鎮

海防兵僅四千。謙自統千餘。駐守城內外。步雲所率亦千餘。仍守招寶山。及沿江礮臺。總兵謝朝恩。則率千餘出守隔

江之金雞嶺。數皆不及千五百人。謙知兵力難敵。賊急又不獲從容布置。則誓死報國。倉皇拜摺。言黑夷漢奸。不下萬

人。合夥來犯。而我兵必處處分守。夷可數日不攻。而我兵刻難弛懈。夷乘風潮至。前船退勢。自與後船相撞擊。故以有

進無退爲利。當茲艱鉅。計惟有竭盡血誠。獎勵士卒。不敢以兵單而退離鎮海一步。不敢借保民而受逆夷片紙。蓋事

勢已洞悉胸中久矣。奏發。即召步雲盟神誓師。步雲見謙死守志確。難以婉勸。已心惡之。及行禮。託足疾不跪。

軍機訊步雲供。奏

云。據裕謙家人余升。以步雲心懷兩端。謙督戰城上。步雲欲暫事羈縻。有是日嫁女一家三十餘口。可憐語。步雲則供聞定海接仗。曾商之謙。謙以鎮海止有兵三千。不能往救。又謙言守兵單弱。步雲答以早應奏。謙云。爾係提督。爾也可奏。是日並無嫁女事。質之余

升。稱得自伸豐太。而豐太亦稱止聽聞謙辭也可奏語。因步雲退守意。當時必係商退守事。故來連述及耳。又寇海記。謙

先期見招寶山建白旗。知步雲二志。乃盟神誓衆。訊案無此節。未敗而先豎旗。未免駭衆。而無論有無。已先懷二矣。二十六日

夷船分犯金雞招寶二山。隊各數千人。謙上城督戰。自辰及午。金雞山兵奮力下擊。斃夷數百。步雲不令兵開炮。夷甫

至山麓。攀援欲登。步雲遽棄炮臺走。謙揮城上兵。燃炮截而止之。下者稍却。卒繞轉山後。紛紛隨步雲潰散。夷登據招

寶山。俯攻鎮海城。守金雞山者朝恩。協守者冕。而分守泖港。則朝恩子榮光也。謙以泖港去海近。守兵尙薄。且沿海路

歧。處處可登。與其分路迎敵。不如握要合擊。使冕持令朝恩。撤泖港鄉勇。移沙蟹嶺。與官兵合。無論夷由何路上。

皆可從半山下壓擊之。移定。夷果分道進攻。由浹港登岸者。繞出山後。環擊沙蟹嶺。朝恩力竭陣亡。謙是日將臨陣。先出所佩關防。付副將伸豐。太令賚赴浙江。浙撫劉奏云。都司珠隆阿賚到省。而軍機訊步雲供奏。則云豐太保護各印至浙。當同時受命也。及是。見大勢已去。詣學望北。關

叩首。跳沉泮池。殉節。爲從兵撈起。已昏不知人。亟抬之出城。與至甯波府署。而後徐爲易濕衣。灌救。僅存氣息。甯波亦危在旦夕。不敢稍停。復與至餘姚縣。去城五里。氣絕。殮於杭州。時其八月二十八日。無子。遺言以弟一等誠勇公裕恆子德峻兼祧。二十九日。夷船八。火輪船

二。挾三板三四十。直駛薄甯波城。東北量水進泊靈橋門。城炮先已分運。定鎮兩城連陷。守禦空虛。人心惶懼。甯郡六

門。臨江者三。夷炮夾火箭飛鑽兇烈。隨發隨擁。而登。步雲開門拒殺數夷。被拒者繞至西門。其攻東門者。爲將士周士

德。李宗白。併力拒退。民舍爲飛炮延燒。男婦擠擁出南門。步雲適至。獲漢奸二。而夷已攻破靈橋門。且至提督署。步雲

喊殺。夷放鎗不及。奔入巷。步雲騎爲彈擊倒。壓傷右足。不復搏戰。遽易馬出城。直奔上虞。甯紹台道鹿澤長。知府鄧廷

彩。亦從以去。劉奏云。據潭長稟。自鎮海陷後投水。爲兵勇撈起。小舟送至慈溪。醒甦帶傷至上虞。招集潰散。欲至甯郡守禦。隨據廷彩家人稟知。甯波已失。廷彩跳入西門河。爲船戶撈救。送縣城。薑湯灌救。稍有微息。甯郡既陷。

浙江又失一重屏翰。所屬奉化象山。皆被隔絕。雖府境迤西。河悉淺窄。夷船不能深入。而漢奸誘其探水遞進。則小舟

可隨地繞達。慈溪逼近夷氛。居人一時遷避。百室皆空。慈溪以內之餘姚。上虞。會稽。山陰。蕭山。諸縣。亦紛紛逃徙。土盜

因以四起。夷方以所得定海。令鎮海丞二印。多製漢衣。令漢奸所至煽誘。於是浙江以西大震動。巡撫劉韻珂。思握要

守禦。保衛紹興。斷其長驅內犯省城之路。以曹娥一江。下可以顧餘姚。上虞。慈溪。上可以保紹郡。而所調壽春。江西。湖

北。兵仍未至。遂截留先調之江甯旗兵駐焉。仁和鄭祖琛。方以福建藩司在籍。祖琛後官廣西巡撫。以逆匪被議遣戍。爲舉人祖琛之弟。祖琛詞章爲浙中知名。是時已

先死。謙知其小心慎重，奏以原官赴軍營，迨抵鎮海，而城已陷，折還杭州。韻珂乃令堵扼曹娥江，祖琛亦以桑梓難啜，不辭與澤長及衢州總兵李廷揚各以所招散兵往。臬司蔣文羅亦出駐紹郡，爲之聲援，而省城則實力清查，募勇團練，至二萬以固根本。仁和令張印塘之力爲多。當謙死時，步雲自知畏死罪重，欲以先走歸之謙，謂猶足掩飾也。爰以謙率江南將備兵丁星夜走退衢處，二鎮兵亦借護送爲名，不復嬰城固守。謊詞入告，適韻珂亦舉謙屬官，受遺寶印及餘姚死狀，殮送江甯事。一切詳縷以聞。上惻悼，褒忠賜賚，典禮隆厚。臣節昭彰，海內咸聞而隕涕。步雲身爲本省提督，徒擁重兵，不能赴定海之難，又不能固守郡城，鎮海失，則退入甯波，甯波失，則退入上虞。率先奔潰，將弁效尤。其他節次，遇賊聞風，卽潰者，推原未嘗不由於此。乃厚誣忠義，以自掩其迹。又親駐曹娥江，遇渡江難民，瑣尾流離，萬隊怨咨。時輒招與語，以謙夏間不合，梟斬白夷，嗚哩致夷船此來，特尋其報復，欲使百姓怨有所歸，殊不知夷欲未厭，故爲易帥敗盟，而粵不可再擾。所最易犯者定海，安得不仍其故智。不然乍浦之犯，江南之擾，所梟何俘，所報人何仇哉。武夫狡詐，一至於此，適以增其罪狀而已。夷寇一役，提鎮大員皆死疆場，朝廷無不賜祠賜饗，偷生者獨一步雲，平日本有夙將名，而必正典刑者，亦惟此。九月初旬，夷果以輪船挈小艇入犯餘姚，城兵少，民逃無拒守者。所至焚掠而去，其後再肆掠，凡五六日，退入慈溪，飽掠旋還甯郡。別夷駛入上虞之斗門，窺探退泊城外。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七八日事，入餘姚在十五日，入上虞在十七日。又越五六日至奉化，以雲梯登城，開門而逸。十一月二十凡三縣倉庫皆拆毀，餘姚亂民於賊退後，拒拒地方官，不使進剿，致縣內奸民藉以肆掠。官以夷在近，不復能兼顧，又慮激變，因遂忍之。夷之在浙，不畏寒雪，每晨必以冷水澆其身。林公前以爲避冷不敢過冬，原屬揣測之詞耳。夷所在蹂躪，地方官令民間集資權設蓆棚，挨戶支更，辰起酉閉。

民日延頷以待大將軍至。

# 夷氛記聞卷四

九月命宗室大學士奕經爲揚威將軍。侍郎文蔚副都統特依順爲參贊。收城剿賊。廣東巡撫怡良以欽差大臣馳赴福建。河南巡撫牛鑑擢督兩江。琦善已議罪下獄。詔出之。使効力軍前。舉人臧紆青者宿遷人。有智略。爲奕經所知。至是招商軍事。首勸先奏。召則徐於工次。令其來浙勸辦。而止琦善。斬余步雲。福建軍官。並如江浙例。歸將軍節制。皆目前切要事也。奕經故謙謹。終以爲迹涉自專。不敢用其說。但奏止琦善。隨命荷戈出塞。夷事竣。歲終即以四品侍衛代爲葉爾羌幫辦大臣。後仍領封疆節制。紆青又建議。浙兵屢受挫敗。士氣不揚。宜別調川陝豫三省兵六千爲新軍。遣員募選魯汴江淮勇士萬人。加以沿海漁蛋。與近場鹽梟。並及江湖土盜二萬。分其名爲南北勇。以南勇備耳目。而北勇壯其膽氣。使分伏定鎮甯波三城。不區水陸。不合大隊。不尅期日。水乘風潮。陸匿叢莽。或伺伏道路。見夷卽殺。遇船卽燒。重懸賞格。隨報隨給。人自爲戰。戰不擇地。務令住舟登岸。諸夷出入。步步疑忌。驚惶所在。皆風聲鶴唳。俟其魂飛氣餒。然後應以大軍。伏舟港口。內外交偪。而盡殲之。又以三城多通賊奸細。請令浙之官京師者。各保舉其鄉紳士耆民。按人密授方略。使各率士勇分伏。預爲內應。奕經皆如議奏。陳得旨諭。奕經先期駐蘇州城。兵勇如未大集。毋逕赴浙杭。致使夷知有備。十月抵蘇。隨員楊熙聯芳。阿彥達。侍衛容照。並少年有志。蘇城故金粉繁華地。歌闌舞榭。足動人豪興。所攜僕隸。雖諳師中紀律。受供張率如平時。不及加意裁抑。一時人多費重。訛言驟起。奕經頗有所聞。慮遂影響傳播。遽促移營嘉興。以二十二年正月

初吉赴杭州。留特依順駐守。文蔚出渡曹江。十六日。奕經前駐紹興。兩人者先於臘之望夜。同夢夷黨悉棄陸登舟。聯帆出海。甯波三城已絕夷跡。迨偵探果有連械歸船之事。以爲佳兆。昭著。連城恢復。在指顧間。於是定議。尅期進剿。預計兵至。民舍必遭焚掠。戒諸軍入城毋載火器。但聽城內首奸爲應。縛其酋。挾以就款。自意策及萬全矣。浙地冬雪較往歲深且數尺。入春。又連旬霪雨。小舟引火物。既濕蒸不可用。官軍以三城隔洋地廣。布置未周。請緩至二月中旬而後進。奕經意銳甚。僅許展至二十八日。下令統兵者。遇夷則排陣對壘。紆青初議。所謂遇便散攻。人自爲戰之法。已變而不用。二十二日。黑夷持書至三江口約戰。大意謂如不敢戰。則還我烟債。因內地百姓。尙知就我交易。故不卽長驅至耳。今必以定鎮廈門爲市地。如香港。方肯罷兵。語狂悖如前。將軍還其書。調提督陳階平。挈壽春兵六百。守三江。總兵李錡。挈六百。守歷海。越二日。進駐會稽車關鎮。又進駐餘姚原。千總張天台。購首盜能飛簷走壁者。六七十人。偕藏藥衣枕之丁壯。先期陸續混入甯城。出入者被獲二十餘人釘之。然仍不甚搜查。購夷奸郭大耳。安得撥羅漢丹等。重賞有差。聞官軍勢盛。甯波一路悉令夷目捨城還舟。留大礮城上。守以夷兵數百。候拒我兵之至。西門者。鎮海一路。則驅夷兵盡割招寶山。使俯擊我兵之入城者。師期既預洩。故夷得及早爲備。奕經營於紹興之東關者。三千人。文蔚屯慈谿二十里之長溪。領者五千四百人。分其半以屬副將朱桂。參將劉天保。屯西門外之大寶山。使遙圖鎮海。提督段永福。旣爲粵翼長。潰失天字馬頭。至是在浙。率四千五百人。半伏甯波城外。半屯大隱山。備及甯城。爲第一隊。壯勇則泗州知州張應雲。領第二隊。城紳杜寶辰。領三隊。其鎮海甯波屈中地。曰駱駝橋者。亦令副將謝天貴。率兵千餘駐焉。步雲亦率三千人駐奉

化時鄉勇析分水陸。在陸者令其沉船梅墟。隔絕甯鎮兩地。夷船來往。俾不獲自爲連絡。應雲實統之。別令楊熙率勇伏於上虞爲之應。在水者則專雇乍浦漁舟。潛渡岱山。圖定海。且俟夷船敗出。窮諸海而攻焉。海州知州王用賓實統之。處州總兵鄭國鴻。旣殉定海之難矣。其子鼎臣志切復仇。投軍自効。帶定海水勇多挈火具。伺攻夷船。布置粗定。陸路兵皆按期乘夜冒雨而進。抵甯城已晴霽。永福出所屯五百攻西門。千總陳兆平。勇目薛舉。各率兵勇。以從城內伏者。起斃守門夷賊。釘塞城上。礮孔奪門啓而俟之。二十九日午。西城內夷使漢奸冠五品頂加翎。迎我兵大呼。謂夷先走東門出。宜亟追勿失。我兵莫能別。又察在城夷少。相率以入。應雲寶辰所伏勇。偵知夷奸目郭大耳匿府署樓。轉夷礮向樓擊。放火燒署。夷驚呼。巷戰多死。繞北門出。我兵後來戰。山西勇六七百。擊碎南門外輪船。卽入南門。適遇地雷轟發。遽退出。永福亦中火箭。我兵死傷過半。他夷踞街樓。登屋夾街。擲火如雨。牆高巷狹。我兵仰攻。復不利。無所施力。且戰且却。舉力護永福退至城外。後隊適至。知我兵敗。不敢扼城以拒夷。追至大西壩。永福竟趨東關。不復退保原駐之大隱。步雲中道聞敗信。終夜吁喘疾奔。而甯波城遂不可復矣。鎮海城雖有內伏。苦人數無多。至期亦已開門待。自顧勢弱。不能縛賊。天保與桂初約先後發。天保自大寶山率河南勁勇五百先至。依軍令。未攜火器。乏攻具。亟令出城。運取鎗礮。往返需時。取至。則天正黎明。招寶山夷礮已齊發。俯擊我兵。倉猝竄出城外。桂統兵後起。半道風雨迷天。不得如約至。而鎮海城遂不可復矣。兩城雖敗。軍士尙傷亡無幾。桂仍率陝甘兵千二百。還屯大寶山右。天保收竄出之河南勇五百。還屯大寶左。應雲亦率原領兵勇還守慈谿。旣而文蔚調應雲詣奕經營商軍事。慈谿守勇無主。一時

潰散。夷於三十日闖進去甯三十里之故墟。我兵擊破其三板船三。獲白夷三。二月初二日。夷輪船三至慈谿之城山。渡。燬我火舟十餘。械舟三。初四日。輪船至姚江。焚我火舟數十。慈谿城外獲白夷七。衆蜂擁來奪三江。守兵見者皆逃。夷兵數千。復自慈谿登陸。越十餘里。攻大寶山。仍自撤其來船。止中途返者。噪令奮力前。意在必勝。桂督扛礮兵四百與戰。自辰迄未。我兵匿崖石樹林自蔽。斃夷兵四百餘。夷目巴麥尊亦被殺。我兵無傷者。夷既深入。船先撤。欲返不可。懈而怯且甚矣。此時倘得一生力軍夾攻擊。可復滅其前隊。而謝天貴兵不至。應雲慈谿之勇又潰。不復集。天保兵火器失於鎮海之戰者多。徒守大寶山左。不敢張空拳下山尾賊後。文蔚所駐之長溪嶺。故與大寶山距近十餘里。桂請增兵數百爲援。不許。及暮。僅發兵二百。而夷已分四百越旁港出我兵後。桂至是前後受敵。父子同死難。天保兵亦同時驚散。其乍浦所募漁舟。已渡岱山者萬餘人。分伏港汊。亦用容照議。悉散之。驟爲夷用。文蔚孤軍屯嶺上。隨員僉謂險無足恃。防夷夜攻。力勸棄軍而走。

寇海記。容照聯芳等。請文蔚棄軍宵遁。沿途賞輿夫。賞舟子。惟恐夷追及。棄輜重器械山積。反奏營被淡奸宵燬。其實次日薄暮。夷尙未至嶺也。又天保軍僅傷七人。而奏言全軍覆沒。

脫回七人。大寶山之死。以百爲千。語不知何據。

於是長溪嶺之兵亦潰。軍資盡矣。三城地殘破已久。夷意無所留戀。而上虞慈谿以上。又勢

難突入。江口咫尺。一帆可達。議者每虞其北擾。其時軍聲不振。夷志益驕。有請移營上虞。遷新到未受驚挫之兵。出與決戰。誘之深入重地。一戰不勝。則增兵再戰。務綴其後。爲之牽制。使無暇改圖。而北庶幾可奪其驕矜之氣。杜其貪索之謀。因遂乘便。乃可徐與議款。若但畏避不出。適以堅其出海入江之本意而已。當時大帥不用其謀策。而誤聽軍報。以慈谿夷兵登岸。竟至萬有七千奏。不知夷自倡亂以來。從未聞有此兵數。其國先後來船七十餘。礮嘯喧實分廈門。



之二十餘船。再擾舟山。合兵船商艘計之。所雇漢奸。並雜其內矣。當時訛言失實。徒張敵勢。喪師辱國之舉。良由前途

探者。虛詞塞責。有以致之也。先是。噶嚙渣分其廈門三桅船三。同至臺灣窺伺。其二阻風停泊未至。惟呵味萬等一船。

先抵臺灣入雞籠口。爲我兵擊破。二十一年八月十六日事。其一船繼至。怒求贖夷俘不遂。突撲二沙臺。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事。臺郡守禦。愈

益嚴密。達洪阿姚瑩。以籌議方略。要端有五。會奏一塞港。二禦敵。三破其烏鎗。四守城。五稽察奸民。二十二年二月奏云。

之法。各省皆有講求。當各因地勢而用。臺郡近城。惟國賽港。與三鯤身之新港。最爲寬深。新港現用大竹筴及木桶載石填塞。國賽港

則以不堪用之哨船數隻。並製大木籠千餘個。載石堆貯水中。攔其大小船隻。港內岸上。均設兵勇守之。至四草港。與安平大港對峙。

安平爲重兵所在。而以偏師扼守四草港內。復製大木排四座。上架大礮。攔截港門。更製以二丈長大木數百枝。上安大鐵鑽。帶鈎。貫

於藤條。橫浮水上。以望其船。此塞港與守港之法也。二曰禦敵。沿岸建設石壁外。以竹筴貯土堆。作礮堆。或用大竹籃。夾築土牆。長

數十丈。及百餘丈不等。其下更挖濠溝。或埋釘桶竹簽。或布鐵蒺藜。臣達洪阿近更製地雷數十處。埋伏以待。三曰破其烏鎗。水中用

竹筏。上張木架。懸掛牛皮棉被。使水勇乘之以進。岸上則以鐵牌之外。新添洪阿近更製地雷數十處。埋伏以待。三曰破其烏鎗。水中用

鳥鎗火箭火鏢。又練翻被手。其法用五十人爲隊。手執水濕棉被。張其兩角。兼執兩刃。排列而前。長矛烏鎗。隨進。較藤牌更爲得力

。四曰守城。臺灣郡城。逼近海邊。安平即係西城。三郊商賈雲集之所。向有礮台三座。近更加築堅厚。復圍建木柵七百餘丈。守以義

勇。城內八坊八十二境。諭令紳士鋪民每段樹棚。自選壯丁。稽查嚴守。現在送冊亦五千餘人。此籌防郡城內外之大概情形也。五曰稽

察奸民。夷雖猖獗。皆由所在奸民勾引。廣東廈門寧波。本洋商所聚。通市已久。無賴之徒。素食夷利。故爲之用。臺灣向無洋商。夷

舶不到。似無此患。而民情不靖。則其患更深。昨獲鳳山逆匪張從竟以廣西逃軍。在廣東與通夷奸民勾引。同臺糾人爲夷接應。幸逆黨

首從伏誅。該逆爲臺灣縣知縣閻所獲。並究出夷用漢奸劉相蘇旺爲之主謀。本年夷酋噶嚙渣復自定海遣夷目顧林。偕漢奸黃舟等。以

重賞來臺窺探。欲行勾結。又即破獲。而南北兩路匪徒。上年復痛加戮制。惟是逆夷既屢次失利。懷恨轉深。果否途能戢其邪謀。尙在

未定。臣等益當督飭文武。隨時嚴密稽查。以防意外之虞。且夷因現在郡監一百六十八名。解省既有不可。久禁亦非善計。經奏請訓示

。設未奉到。殊批同。而大幫猝至。惟以防大幫夷船猝至。請別籌經費五十萬。得旨。褒俞。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三桅

夷船三。在五汊港外洋北而駛。時方以御史福珠隆請查訊臺獲罪夷。錄。陌。蒞。等。供詞。奏覆。盡得其窺伺臺灣情事。

請決禁者於臺。福御史原奏。解省訊辦。而達鎮姚道。並以現乏官兵。配船解送。恐洋面夷船截。二月三十日。三桅夷船一帶。三

獲。請照原議。即行在臺正法。原屬實在情形。然未解省訊。夷日後得以生端矣。

板船四。在淡漳交界之大安港洋面。挾粵奸黃舟等七人。持奸目劉相蘇旺書至。將招臺內逃匪張從等勾結爲夷內應。覓機便入口。同知曹謹魏瀛。通判范學恆。知縣黃開基。副將關桂。游擊安定邦。率兵堵禦。別在港口迤北土地公港設伏。夷船畏軍容整盛。遽退。巡檢高春如。謝得琛。預雇漁船。駛近夷船。使粵人周梓等。以土音與舟問答。舟許以重利。令其指引海口。梓卽誘從土地公港進。旋爲暗礁所攔。船頃側入水。夷衆正擾攘間。伏勇齊起。搖盪水勢。夷船不能開駛。官兵發礮奮攻。又急切不能裝礮。回拒。船立破。夷衆墮水。淹死無數。有跳三板竄者。復有數十夷。持短械。跳上漁舟。欲奪以逃者。兵勇合力圍擊。殺紅白夷數十。生擒十九。黑夷三十。粵奸五。所獲烏鎗腰刀。皆鎮海甯波營械。上得去。冬奕山在粵奏逆夷會聲言馳駛回國。添派兵船於明春大至臺灣。諭詢洪阿瑩計。大隊夷船。萬一果至。復如何定謀。決策。操必勝算。並令查訊夷俘。五汊港北去二船。究駛何地。此次擾臺。船從何來。取供後。與上年獲禁百三十餘夷。提同從逆奸民。均卽正法。其夷目仍暫留禁錮勿殺。按夷用烏鎗。不拘雙單。皆以機擊火。曰自來火。與內地用火繩不同。鎗口旁十九隻。顛林在其內。帶大三板二。小三板一。管稅官馬哩監發銀十二萬。置備烟土。及呢羽。到廣東。雇現獲之奸民黃舟鄭二。轉遊陳盛。張廣。張有並跳水在逃之唐高。陳二。在船。上年十二月。噶嚶噶聞本國兵船在雞籠被兵擊破。隨叫顛林兵船多隻。與黃有來探。相機行事。劉相蘇旺。寫信交黃舟帶與臺灣張從。囑同賴媽來陳惡在地勾結爲應。游弋數日。不見張從等接應。不料擱淺被獲。銀物落水。據此。則顛林等以商船載兵。隨噶嚶噶至浙打伏。故船有營鎗。又訊供張從鳳山人。十八年從逆。配廣西。賴媽來嘉義人。十二年從逆。配貴州。陳惡鳳山盜犯。配新疆。逃回。聽從劉相蘇旺回臺糾人內應。黃舟鄭二俱香山人。在望邁與夷熟識。投爲漢奸。三蘇旺劉相陳盛俱番禺人。張廣順德人。張有南海人。凡投充漢奸。俱奸目蘇旺劉相薦引。寄張從原信。縫領掛夾層。被獲遺失。三

月滬尾中港五汊港番仔塔諸洋有夷船一自北而南復自南轉駛草鳥船十數或尾其後或爲引導滬尾漁舟有被牽去放還者夷詢以滬尾水門深淺甚詳瑯璫生番山後大秀房洋面亦泊夷船六其一游弋打鼓港洋面草鳥數船

亦隨之見兵即向西南而駛黑水外洋亦望見夷船十別有草烏匪船駛至四草湖口官兵擊沉其二餘即駛遁其夷船亦先後由南向北去三月十八至二十五六日事二十二日夷船一帶草烏數船在樹荅湖口外窺伺兵勇又擊破其近岸者二夷

船在洋面開礮應之礮子皆落水旋去越日草烏船八復至擊沉其三溺斃多賊獲夷皮盔一內營鳥鎗一鎗年字二十七號為廈

門水師所失土賊林山等各備草烏船俟夷幫齊至糾結其黨以應別有賊黃勸等亦出草烏十餘已與夷約為嚮導先留

夷盜於其船為事成相謝之驗皆為縣營獲而夏秋間乘郡戒嚴肆掠洋面之盜賊亦分起弋獲計夷船先後凡犯臺

者五而擊走者二潛遁者一破舟斬馘者二卒不復誰何蓋知其守備之嚴無懈可窺馴至受撫不敢再圖入擾臺地

矣八月初五日國賽港外洋三桅夷船一自西南來泊馬沙溝由西北去初九日在鳳山打鼓洋面過四鯤身四草湖向外洋去望見師船即豎白旗不敢近岸皆畏避之據奕經文蔚既以二月還駐杭州戰火

諸船盡撤獨鼎臣以父仇未報不肯聽命仍聯火舟圍繞夷船語詳後隨員皆請治以軍法奕經念鼎臣意出忠孝不為

已甚諾而不行賊紆青憤已計不用而諸將又非可恃也暴怒傷肝眇其左目將歸醫入辭奕經甚力奕經終以左右

無運籌決勝之人一時智士無出紆青右者堅不使去紆青既留請復行伏勇散戰法議數日乃定是月十六日再渡

江分檄諸路之帶兵勇者副將託金大游擊高峻勇目王建功等各以計密授其衆俾得隨宜自効於是兵勇仍伺夷

出入驟起刺之隨處驚擾凡殺黑夷三百餘擒夷目四白夷五十餘縛而獻於甯波自是夷每見兵勇至莫敢迎拒

紛逃歸舟又獲漢奸之為夷主謀者二餘奸聞之盡解散鼎臣以三月朔聯火舟數十圍夷巨船於岑港攻而焚之又

分所部攻其三巨船於別港亦焚之盡小夷船來助救者十餘或焚或沉無片板存者先後焚溺夷兵五六百副將鄭

宗凱守備徐積寶等亦乘風雨大作密出火舟七十餘駛近夷船擲藥罈燬其船首我船連排繼進火焰飛騰四面攻搶賊殺夷船多被焚燒溺死者又三百餘同時建功等在定海口頭門搶擊擲罐焚奪其船殺夷目丁時儀之弟初八日事鎮海令葉莖亦率勇火攻夷船於縣屬海口時巡撫劉韻珂意在羈縻奏請仍命伊里布至浙主款勿殺零夷違者罪之會奕經於海港焚攻夷船奏賞復雙眼翎文蔚亦復一品頂戴有以鼎臣等虛報邀功言於韻珂方奏請驗實鼎臣具四大艦盡載所獲夷級衣械及擊碎船板送核且有不實甘當軍法語事乃白終受獎上命宗室尙書耆英署杭州將軍爲欽差大臣與參贊齊慎赴浙兵勇自奉不許殺夷之令所裁水勇復受夷雇轉爲嚮導夷日造小舟如內地蛋船式求渡淺水遂以船出海而入江擾及松江天一閣者范氏藏書樓守世至今宋以來圖籍咸具夷至取所藏一統志而別購內地之黃河長江兩圖略識地理與江河梗概先是上年甯波失守夷卽歸報其國女王令再往天津求得埠地通商卽止至是月初旬夷之留甯波者得國信有行意紳官皆未知之也隨索其地犒軍銀百二十萬圓退出甯城會各路兵勇大加焚剿夷亦倉皇失措果於二十六日登舟越日奕經乘諸路勝夷氣壯以大兵來收復而夷適走其在鎮海者亦以四月初一日下舟北去留夷兵千餘分四舟仍據守定海及錢塘江口龔緒二山而不敢窺杭者知近年灘潮淤淺防攔阻如福州也初九日突犯乍浦副都統駐防其地夷先整陣船上排列而進隨進隨開砲都統長喜率旗兵出拒夷遽以小舟分路登岸直攻東門陝甘客兵以扛礮擊之傷夷兵甚多遂轉至南門力攻踰城入盡焚滿州旗營長喜見營中火起知事勢已失不復能抵禦投水盡節被救出旋復投入死焉乍浦兵力未嘗單弱又先

集有福建水勇爲備。旗兵率橫暴。平素蔑視土人。臨時每指摘以爲漢奸。卽水勇新至。亦不堪其辱。已人人切齒。積憤甚深。戰正酣。驟舉火爲內應。拒賊僅數時。遽報失陷。兩年中所備軍資。一時喪盡。標兵有未及交綏。見而奔潰者。副將哈拉吉那被戮傷重。同知韋逢甲亦帶兵西行防堵。受傷被虜。不屈死。惟兵備道宋國經退走嘉興。會城聞而戒嚴。夷駛輪船游奕尖山口外。嘉興府平湖海鹽二縣。水道相通。小舟可入。民心驚惶失措。勢驟危急。撥陝甘兵一千分往防守。並俟河南廣西兵到境。截留同出守衛。上聞。諭酌留將軍參贊中一人。駐曹娥江。餘統將備弁兵速爲應援。十八日。乍浦夷臨岸列隊。城中夷亦絡繹出。相與鼓吹登舟。越日。二十餘船悉泊小軍山。旋開行而東。小軍山界交江浙。去乍浦近。蓋擾入長江之志。已定於此矣。上以乍浦兵潰被破。不過頃刻。追究潰散之由。實余步雲有以倡之。屢走屢失。城池未議重譴。遂使人人各懷徼倖。相率效尤。嚴旨拿解治罪。伊里布詣乍浦夷舟。晤商受款退兵事。無如夷當迭勝而驕。又窺見我軍怯狀。所要求多不可行。議不成而返。韻珂意夷重得前俘。還之。仇當立解。從此可與銷兵矣。隨奏出所獲白黑夷於獄。載乍浦以歸之夷。至而夷船先期啓盡。又改道而遠送諸鎮海。俘還船不謝。受者亦嘿無一言。以復十二

年。粵南海村民。有獲白夷日解官者。林公令禁之。西洋代請不釋。琦相至。以夷日益肆虐。出所禁夷。將以還義律。令司獄偕至節署。入見但父手於腰。直立不拜。問之不言。告以送還之由。亦不答也。留堂側。令巡捕官飯之。更不謝而出。其倔強與此同。當

夷之離甯波也。諜者謂聞國急耗。以所屬印度地有驚。不得不去者。蓋邊西有小國曰廓爾喀。在我後藏之南。與披楞

部鄰而隔小港。英夷據有孟阿臘特。外部稱之曰第哩巴察。以利誘披楞屬焉。乾隆中。廓夷併有其鄰哲孟雄部。緣交易。擾及藏

境。旋畏天威。悔而求貢。既又叛服不常。五十七年。軍師福康安海蘭察征之。檄哲等諸部協力助攻。廓夷因素援於孟

會日果爾那爾者辭以國人市粵恩厚義難背逆拒不爲應更兵襲其南鄙

英夷貢表陳及是事

廓夷遂卑詞表求內附披又嘗

積貽廓王珍寶約親啓疑而啓以囚中機噉發而囚死由是積與披部有隙哲部越披卽後藏地中一山頗險峻有道

僅容羊行英夷鑿而寬之可由披達藏初廓王溺愛其次妃子觸正妃恨至置毒殺焉窮死狀誅其臣畢興

貴官稱大噶基

烏大巴興者畢興姪也入披請兵護以還廢王改立正妃子凡治畢興獄者悉殺之籍及入貢中朝充使之兩噶基使

還不敢入亦逃於披爲廓夷所忌潛使人詣我駐藏大臣言聞第哩巴察之莫斯黨

頭目也指義律

與京屬打仗願假我餉

得助擊之大臣不知第哩卽謂孟阿臘京屬謂廣東也奏奉覆得前大臣和泰菴西藏賦注稱西南徼外大國以爲蠻

觸不必問也助餉廓夷之議遂寢及英夷疊犯閩浙廓知孟地空虛自起兵乘間掩襲大勝之擄獲無算英夷兵船方

遠集中國耀兵待款欲全師還救又徘徊慮中國訓練嚴防再至機頓失僅分船還至孟以粵所得贖厚賂廓夷贖還

所擄男婦千人就與約和而消其釁此二十二年事也中國因他市來者略有所聞而未詳審其故英夷尤秘不以告

人也至是忽駛離甯波適會其時粵中好事者遂競傳孟阿臘夷埠壓佬士番久苦夷虐不敢逞今復緣出兵故括其

貨舟勒派其子弟爲伍洵洵勢不可終日因乘其兵行守虛噪起突攻而盡殲其衆殺顛地之弟某奪復其舊據鴉片

稅埠會馳輪舟倍道趨粵亟召夷兵之泊甯波者踰踉返救粵憤夷甚乍聞謠言紛紛傳述幾於萬口一詞

五月二十二日姚石甫

觀察覆怡越亭督部書云聞夷人孟阿臘地方屢爲東印度國所敗擄其將士婦女千餘夷必回兵往救若我更益持三月夷將內潰惟

諸將屢經挫衄之後怵於夷之威詐未知能及此否又八月初八日覆云聞廣東有言英國已空虛羣夷不服所爲頗多與怨仍有內

潰之形乃轉掠商艘助張其勢外益誇張內實急迫米利堅謂天朝不可隨其衝中此言又與職道前月所陳不無暗合我但守口岸不與海上爭鋒內查奸民誅之不事姑息再持數月夷將自潰據此則當時臺灣亦有是言海外傳聞不獨粵人矣官

都中者聞而信焉。粵人御史蘇廷魁講經濟，最留心時務，見機有可乘，將有以慰聖心也。即據所聞入告，請就此時先修虎門礮臺。資他日抵禦策。城東大沙河堤營龜尾岡東岸。時耆英方以欽差大臣馳及嘉興。上命特依順代杭州將軍。促耆英改赴粵。確查印度及夷船回帆虛實。令相機攻滅香港。重整海防。未至。而夷船已大隊犯江左。復命回江塔禦。是時虎門礮臺尙阻於夷。未得修復。香港新爲海盜藪。夷駐兵千餘。盜目倚爲聲勢。各設堂號。沿海劫掠商漁。滿載則歸泊香港。奕山等設法招徠漢奸爲之剴切曉諭。動以天良。投還者凡三千有奇。盜目之投首爲官用者逾半。羣願立功自贖。請興修諸臺。而各率其首黨拒夷虎門外。糾合香港漢奸爲內應。乘冬月潮縮月晦。出夷不備。突攻尖沙夷船。使表裏受困。一鼓殲旂。奕山心動。以商於墳。墳事持小心。始終謹慎。自惜乏權宜濟變才。海事更非所素習。初尙守則徐。由內及外次第舉辦之議。旣目覩夷但擾閩浙。絕不與粵爲難。因循久隱。有順時聽天意。惟覺端再啓。觸夷怒勢。不可收。特徵言勸止其事。山亦不再言。而不知屢奉嚴旨復虎門。攻香港。將以牽制閩浙之夷。聖意固大有在。而轉以船械未備爲言。其運石塞海。不過一時從權。非經久制勝之大計。遂鐫職還都。六月革御前大臣左都御史伯燾亦緣廈門夷船未能剿辦革職。而代以怡良矣。五月初三日。夷船闖入吳淞口。奕經聞北擾之報。馳檄令暫事羈縻。夷已突攻寶山。寶山舊設礮臺。正當大流入港之口。高下適中。無突出水上。四面受攻。患縣城亦去淞江口不遠。知縣周恭壽號知兵。建議以臺城兩逼汪洋。惟口內東溝江灣。並號險隘。可扼以固守。欲棄海口。但設伏口內。誘夷至擊之。總督牛鑑不能用其策。而步雲前在招寶山。所領見賊即潰之徐州殘旅。至是又使總兵王志元領五百以守小沙背。素藐紀律。日以詐索恐

嚇爲事民被騷擾。夷未至。已閔然無固志。恭壽請撤而易他兵。實防民心激變。亦不從。初八日。提督陳化成率游擊張蕙在南門外海塘與夷戰。化成久歷海洋。先二年擊閩海夷受傷。隨調江。稔知水師。惟怯不可用。選閩中親軍教練之。兵志頓奮。勵防亦嚴密。夷在吳淞。畏化成不敢驟入。潛購漢奸。間道伏。覓便焚其藥局。爲所獲。甫縛斬。而夷船適進。礮懸桅上。彈子從空飛下。對擊良久。我兵連巨礮轟沉其大船二。一桅船橋亦被擊折。其溺死夷兵二百餘。夷更厚集火。隨礮急攻。烟燄騰溢。校場附近民舍。轉盼延燬。彈箭所著。屋瓦亂飛。同時灰燼。將臺亦壞。化成昂勵將士。悉力拒守。鑑初聞捷。自出督戰。與化成分守海口。夷再入。飛礮及山。鑑失色。知勢不利。匆遽旋城。方移動。而所督諸軍皆尾而潰走。夷遂乘勢大進。更以小舟繞至小沙背。徐州兵望風先逃。化成親軍不及百。手燃巨礮擊賊。臨危猶破一舟。志元亦遁。化成中礮死。慙忠恭壽領勇二千人。力旣孤。懼賊圍。亦與塘兵及東礮臺兵。一時並潰。寶山陷。鑑北走嘉定。上海震驚。參將繼倫急猝走松江。上海兵備道巫宜禊。知縣劉光斗。相率以從。獨典史楊慶恩投水死。水勇無軍令約束。則相聚爲盜。焚掠難民。及夷七八船駛入上海。城市已空。無炊烟。又二日。輪舟二。挈三板四五。至松江。壽春總兵尤渤先相度。違城八里之港口。沉塞壞船。領陝甘兵二千以守。教兵伏避夷礮。俟礮轟盡。然後發以擊之。夷連蒸礮數千。無中者。對擊至半日。夷力懈自退。越日又至。相持如昨。復力盡退出。松江之得免夷難。賴此。輪舟沿道量水。至泖湖。雇漁舟。避沙線引入。將窺蘇州。輪爲草膠。遽舍去。至二十日。遂退離吳淞。而駛入大江矣。耆英與乍浦都統伊里布。求款夷。間居者頗難其人。知洋商伍敦元。夙爲英夷深信。思差出與周旋。慮其懼事後指摘。必將以老難跋涉辭。咨粵派員送其子弟。



赴江。未至。急不能待。常州鎮道請守鵝潭鼻嘴。鑑又以長江沙路屈曲。夷船萬不能深入。却之。江蘇巡撫梁章鉅方引病卸任。二月。居邗上。與運使但明倫言。夷猖獗。必犯長江。則瓜州一帶口。當預爲計。揚州富盛。都轉寔度支。儘可挹注。今大江兩岸口。裹滿號漕艘。不下千百。宜預調至。橫塞江口。鑄鐵索聯爲巨柵。艚內伏兵設礮。火器從頭艙中穴孔以待。再集捆鹽夫丁一二千。予以械船。使並力堵禦。以廢船爲前茅。捆徒爲後勁。四十里外。得此兩層扼隘。夷未必能飛渡。明倫深然其說。方調畫間。而夷已挾沙船。引其輪舟。漸次駛進。見諸險全未備設。而近水可以設伏之叢溝荻港。皆虛無兵礮。遂於六月八日。直薄瓜州。以城空。過不入。越江路六百餘里。逕抵鎮江。鎮居江甯下游。枕北固山。運河繞其右。守以重兵。實有險可扼。時鑑已至江甯。副都統海齡率其駐防兵千餘。合綠營兵六百。守鎮江。下令禁富戶出徙。犯者殺。兵緣是奪行人財物。虛傳城中藏有奸細。沿戶搜索。稍可疑者。卽受誅戮。城內人人惕息。又不知預備守具。與團練民間丁壯協守。參贊齊慎。提督劉允孝。以兵至。海齡拒不延入。但使禦賊城外。賊由西北登岸。爲我兵所擊。夷多兵少。相持者二三日。夷方攻北門。我兵奮力與戰。夷已分隊潛繞西南。梯陴上。守者亟手刃之。僅傷數夷。餘已相繼而登。肩挨趾錯。不復可止。城上兵立潰。夷先就旗營縱火。城陷。海齡自縊殉節。其妻與孫並同時死。難。驍騎校祥雲。擲都統印入井。隨自投下。與其父及妻及二女亦同時死。夷入焚掠。慘逾他縣。鎮江旣陷。噶嚙喳將如國王後命。仍遵海赴天津。再求通商地。中於馬理遜言而止。馬理遜者。夷官也。世人稱秧馬理遜。幼禾曰秧。童時隨其父來粵。故國商以是名而別之。當嘉慶中。入貢使臣。卽以當年駐粵之大班。同噶陳者爲之副。出粵洋。迎貢舟抵津。挈其父。使司筆札。入都粗。

知中朝地里政事。至是言燕京漕運。以江甯爲咽喉。今但盤踞江面。阻絕南北。即可要挾。所求當無不如志。否但揚言將密招漢奸。挖衝高家堰堤。彼慮工險費巨。合龍無期。阻於外舟。工亦難舉。計更無不得請者。事出權宜。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期有利於英。不必跼守國王來文也。噤嚙嗔深。然其言。隨下令諸船齊進。一路聲礮不絕。瓜州儀徵所有鹽船商舟。焚燒殆盡。二十八日。集船八十五。直逼江甯城。勢益兇暴。先旣奉有設法招撫許便宜行事之諭。伊里布已遣武舉張振龍。家僕張禧等。冒險赴夷船。以候款開導。夷果停不復攻。而責覆款議殊亟。初六日。著英至自丹徒。復遣佐領塔芬布。陳志剛等。與禧再詣夷船。切實議論。時民情驚駭失措。若岌岌不可終日。噤嚙嗔終恃馬理遜熟悉情勢。條件皆屬其登覆。馬理遜先索三千萬圓。稍減爲二千一百萬。中以六百萬爲補償烟價。三百萬爲續還舊商欠。千二百萬爲軍費。預議過付期日。本年先交六百萬。餘分三年帶交。侍衛咸齡亦偕往。語以烟價會由粵償還。今同一名目。何以重索。難達天聽。商欠自當清結。但貿易利歸洋商。宜商欠商還。何以官爲賠墊。未免公私混淆。至此次因爾國稱兵。爰有軍費。若反取諸中國。是中國以錢買亂。何以服民。因反覆與之辨論。夷衆同稱烟非產於英地。實爲鄰埠客商貨物。繳燒者久已折賠。在粵所收六百萬。尙未及原價之半。必得此乃足所賠。又國商市粵年深。積欠數鉅。商疲且衆。懸宕稽延。今所索尙不及原欠十之一。請行粵關清查。可以勒限歸款。是數仍有著。官但先爲保交而已。其軍費一項。因現議和。來船均宜賞犒遣散。不給所欲。則船之退否。非吾輩所能強抑。倘有帆航仍留內海。遇兵民勢必與戰。爭端再開。恐中國將來費更不但此。况糧艘所集。已阻遏京口要衝。一得當。則令及早退出。所以裨補於中國者甚大也。齡

不便再言夷復求賞給香港爲彼來商僑居地聽在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四省五地通商貿易五口外仍不准商

船駛往他港達即受治。梁芷舫中丞章鉅劉次白撫部書云。自引疾得請後。應即旋閩。因倣裝之頃。忽聞浙東英夷猖獗。大帥已知

踪已迫焦山口。復踰跟家於六月初渡江。時京口草木皆兵。一葉扁舟。從鋒鏑中奪路而出。甫過丹陽。即聞鎮江府城已復。夜兵攻破。

道途梗阻。幸逢過帶兵大帥齊禮堂。參贊憤北來救護。某與參贊曾爲甘隴同寅。乘其沿途擁護。星夜趕馳。得以入抵蘇州。復連夜乘潮至

富陽。神魂始定。六月杪至衢州。探聞江南大吏。以千萬金錢。深憫東南百姓。久遭荼毒。勉從疆吏所請。使民氣得以小蘇。凡薄海含

嗚呼。此乃城下之盟。不得已權宜之計。惟我皇上如天之德。深憫東南百姓。久遭荼毒。勉從疆吏所請。使民氣得以小蘇。凡薄海含

生真氣之倫。無不感頌。且聞省垣紳戶。紛紛各爲搬移之計。因此觀望不前。繼聞此事。已奉中旨再三駁飭。仰見聖明覆

載無私。洞鑒於萬里之外。俾海濱臣庶。均各安耕鑿於堯天舜日之中。爲之額手稱慶。乃不數日。又聞執事以此事項。求順夷情。則

誠某之所不解也。試問執事夷情重乎。民情重乎。夫前此之准議和。乃我皇上之順民情以順夷情。此經中之權。史傳中屢有之。今此之

請添馬頭。乃執事之忽民情以順夷情。果何說以處此。民爲邦本。執事於本末之分。順逆之理。亦曾熟思而審處之乎。且此事本末至易

明也。以省分論。福建不能先於江南浙江廣東也。以富強論。福建不能先於江南浙江廣東也。乃江南浙江廣東。每省只准設一馬頭。而福

州則開國以來。並無此舉。今以亘古未聞之事。而爲恭奉外夷之故。強率吾閩數十萬戶商民。必與上海寧波澳門一律辦理。於國計民生

政體。均所未安。此又何說以處之。况中原海濱各省。不一而足。倘各外番並援英夷之例。於山東索登州馬頭。於直隸索天津馬頭。於遼東

索錦州馬頭。則概將惟命是聽乎。况外番如英夷者。亦不一而足。倘各外番並援英夷之例。於山東索登州馬頭。於直隸索天津馬頭。於遼東

乎。且福州省城。外距五虎門大海。尚有百十里之遙。蘇州省城。外距常熟海口。不過百里。浙江省城。外距蕭緒海門。亦不過百里。廣州

省城。則外距澳門。不過數十里。若皆以海道可通之故。各援福州之例。並請於各省會分設馬頭。又何詞以拒之。且執事亦知該夷所以

必住福州之故乎。該夷所必需者。中國之茶葉。而崇安所產。尤皆該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則可以漸達崇安。此間早傳該夷有欲買武夷

山之說。誠非無因。若果福州已設馬頭。則延建一帶。必至往來無忌。某記得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該夷曾有兩大船停泊臺江。別駕一

小船。由洪山橋直上水口。時鄭夢白方伯。以乞假卸事回籍。在竹崎江中。與之相遇。令所過塘汛各兵。開礮擊回。則彼時已有到崇安

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於武夷可知。此時該夷氣燄。視十年前更甚。得隴望蜀。人之常情。况大羊之無厭乎。此局果成。其弊將有不可

彈述者。願執事合在城文武各官。及在籍老成紳士。從長計議。極力陳奏。必可上邀俞旨。下洽輿情。使英夷知中國不可以非理妄干。

自當帖然聽命。甚不願日後以虛龍之責。歸咎於當時之大吏及士大夫也。按原奏已云五口通商。而梁中丞歸田玳記乃云然。蓋當時傳聞

之誤。齡等答以香港之建造夷屋。在未款前已上事。尚可代請。至市地代請舊止廣州。今增其四。數實過多。不無窒礙。

其開市貿易如何輸稅亦應預爲詳議。庶免臨時執爭。夷言既有香港寄泊。此後船貨來者較前宜倍。必得五地分售。方可通流不滯。稅屬公帑。自宜公立章程。謹遵中國例則徵輸廈門甯波鎮海定海乍浦寶山鎮江各城岸。一俟五口通商。便即退還。不敢再事滋擾。將來貿易各關。並設領事官經理。用資約束。而慎輪將。從前官設行商。侵尅受害。此後請聽來商。自投行交易。貨至責成領事。赴關納稅。庶不受洋商挾制。期保久遠相安。齡等仍令將市地刪減。夷堅執不從。嗣後又請彼國官至。與中國官用平行禮。及事後將被擄夷人。與被誘漢民。一體釋放。俾反側胥安。無復顧慮。語畢。促諸人亟歸商定。諸人終以索費過重。瀕別有遲疑意。頗形躑躅。馬理遜因爲言所有軍費馬頭。皆我國現請之數。非卽中國已許之數。歸自酌裁之可也。塔芬布等還報。當事僉以所請悉如夷初意。而索項視前轉奢。遷延莫決。難以遽覆。又使更往傳語。當往返議擬時。夷船已易白旗以俟矣。而漢奸有慮和議成不利己私者。七月初八日夜二鼓。夷聞漢奸閔播謠言。有當事實無和意。不過借議款事。暫杜急攻。已一面飛調壽春兵。晝夜馳來。決死戰語。夷酋信之。恐遂中我計。忽下令諸船皆易旗。約以次早復開仗。猖獗更不可名狀。當時相顧無策。慮及江甯城周五十餘里。防守兵力不敷。所詢江甯浙江徐州兵卒。挫敗之餘。斷難恃以克敵。又望見夷遽登城外鐘山。俯瞰全城虛實。如指掌。飛砲轟墮。勢必難支。事勢至斯。不得已咸願爲國受過。隨使咸齡偕署布政使黃恩形。面見夷酋。開誠告以無他。勸勿爲流言所中。致中道乖違。因盡勉循所請。一切不復再加挑駁。夷衆乍聞。歡呼喜出望外。於是鑑伊里布著英會奏言。夷逼金陵。情形危迫。呼吸卽成事端。根本一有挫動。鄰近如安徽江西湖北。皆可揚帆直達。所請雖貪利無厭。而意俱在求市地。

通商尚非潛蓄異謀可比。與其兵連禍結。流毒滋深。曷若不惜巨費。以全大局。所索紋平七折銀一千四百七十萬兩。商欠折二百十萬兩。行令粵商按數歸還。本年先交四百二十萬。就將揚州商人現給之五十萬圓扣抵外。令江蘇捐備百萬。再擬於浙江江蘇安徽三省庫存。及關征粵稅庫。通融借撥。其餘三年帶交。歲不及三百萬。彼國貨稅既新加。饒裕。可以作抵。較用兵費。實不及三之一。癸卯六月。給三百萬。於洋商欠項追交。十二月三百萬。於各海關稅撥給。不敷。仍於粵閩關庫借交。甲辰乙巳丙午。屆期通計各口新稅籌辦。至廈門。夷雖退。尙未收復。香港。鼓浪澳。定海。招寶山。則仍據守未退。與其久被佔踞。不若歸我土地。既願遵輸稅課。即屬悔過。向風。此後彼因自獲馬頭。我即借以捍蔽海疆。似爲國家之利。所請與官講平禮虛文本可通融。事定後。亦應釋俘囚。以堅和好。寬脅從。以安反側。附單詳載條款以聞。上念東南數百萬民命。慘遭荼炭。強爲遏抑。加恩勉如所請。而諭令反覆詳議。永銷後患。耆英等同詣夷舟。與立和約十有三條。善後事宜八款。鈐以關防。海關丁書巡役。隨規亦悉予禁革。奏云。臣等查該夷請求各款。雖已定有和約十三條。惟一切善後事宜。尙須明悉妥議。立定章程。畫一辦理。方可期一勞永逸。永杜弊端。其奉旨指出各款。尤須宣示該夷。俾知遵照。誠如聖諭。不厭詳細。萬不可將就目前。草率了事。當即派四等侍衛成齡。署江甯布政使江蘇按察使黃恩彤。浙江甯紹台道鹿澤長。石浦同知舒恭壽。連日接見該夷。猶反覆詳議。該夷嗚哩遜囉咄咄咄咄。均通曉漢文。並習漢語。不須通事傳話。反致隔閡。該侍衛等與之口講指畫。推誠開導。酌定善後章程。彙分八條。稟經臣等備文明晰照會。該夷啾啾亦即照覆。均無異說。謹將各條。另繕清單。恭呈御覽。至此次奉旨指出各款。如該夷赴各口貿易一節。聽其自便。但日久難保民人無拖欠之弊。祇准自行清理。地方官概不與聞一節。查前議商欠三百萬圓。即在二千一百萬圓總數之內。此外欠項。均不能官爲補交。業經與該夷議定。並奏明在案。復於善後條款內載明。此後該夷自投之行。非中國額設行商可比。如有欠債。只可官爲著追。不能官爲償還等語。現據該夷覆稱。嗣後利害均由自取。萬不再求官爲還欠。其情業已帖服。又如此次已經和好。兩國民人。視同一體。斷不致概行誅戮。偷該民人別經犯法。我國官當照例辦理。與該國無涉一節。查該夷原議此款。係專指犯順以來。被誘被脅之民人而言。臣等切以此等莠民。即屬漢奸。與夷匪相爲表裏。夷匪既散。漢奸亦不能復聚。惟人數衆多。究係國家赤子。繩以峻法。則相率爲盜。宥以寬典。則反正來歸。自當錮除既往。予以自新。是以臣等奏懇天恩。准予釋免。以安反側。至通商以後。華民歸中國官管束。英國商歸英國自理。華民有罪。逃至英館者。英夷不准庇匿。英商有罪。逃入內地者。中國官即行交還。均經臣等明定善後章程。該夷亦切

粵海關丁書巡役。向多陋規。求為查明禁革。其中國商人。按例交納關稅。該夷斷不致多端阻撓。至各國稅銀。該夷情願按照則例。如數輸將。惟稱人致送平銀三十五萬五千兩。折洋銀五十萬圓。現已議明扣除。此外並未收過餉銀。再舟山鼓浪嶼暫住兵船。應俟各口開關。即行退出。不准久為佔據一節。前此該夷曾必欲俟銀兩分年交清。方始送還。現經奉旨飭讓復向開導。該夷總稱和約既定。必須堅守。未便違行更易。至渠等酌留兵船。不過數隻。既不侵犯百姓。亦不阻攔商船。均於善後章程內議定。不致滋生事端。惟求代為奏明。仍如前約等語。臣等查該夷既以堅守和約為詞。若不允所請。轉恐藉口反覆。其兵船如何漸次撤退。應俟開關後。由地方官察看夷情。相機妥辦。其分年措給銀兩。臣等悉心籌畫。所有癸卯年六月。應給洋銀三百萬圓。擬於廣東福建藩運各庫均籌款措交。至甲辰乙巳午應給之項。屆期各海口均已開關。稅額萬圓。擬於各海關稅銀內撥給。倘有不敷。再於廣東福建藩運各庫均籌款措交。至甲辰乙巳午應給之項。屆期各海口均已開關。稅額議有成數。應俟通盤計算。是否足以相抵。再行籌辦。至新設五處馬頭。尤非善後事宜可比。必應妥為籌定。以期永久安堵。容臣等將未盡各事宜。悉心詳議。務期周妥。另行具奏外。理合恭摺具奏。一廣東洋行商欠。除議定三百萬圓。官為補交外。此後英國自投之行。即非中國額設行商可比。知有拖欠。止可官為著追。不能官為償還。查此項業據該夷照覆。嗣後通商利害。均由自取。若有欠項。由管事官呈明內地官著追。萬不可再求官為償還。一和議既定。永無戰爭。所有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處。止可貨船往來。未便兵船游弋。其五處之外。沿海各口。及直隸。奉天。山東。天津。臺灣諸處。非獨兵船不便往來。即貨船亦未便貿易。均宜守定疆界。以期永好。查此款業據該夷照覆。一俟五港開關則例頒行。即由英國君主出示。曉諭英民。止准商船在五口貿易。不准駛往各處。至該國向有水師小船數隻。往來各口。稽查貿易。亦當協同中國地方官。阻止商船。不准他往。並請中國地方官。嚴禁華民。除議明五港外。不准在他處與英商貿易。一既經議和。各省官兵應撤應留。須聽從中國斟酌。其內地墩臺墩堡城池。業經殘燬者。均應次第修整。以復舊觀。實為防緝洋盜起見。並非創自今日。英國既相和好。不必有所疑懼。或行攔阻。查此款業據該夷照覆。以上各事宜。均聽中國斟酌修整如舊。係屬正辦。英國斷無攔阻之理。蓋此次和好。惟賴中國誠信踐約。而英國亦當專心以信守為務。一廣東。福建。及浙江等省。距江甯較遠之處。不知和好信息。見有英國兵船駛入。或相攻擊。均須原情罷戰。不得藉為口實。致乖和好。查此款業據該夷照覆。兩國和好信息。業經由火船速行曉示。所有英國水陸軍師。自必與中國兵民。互相友愛。倘有攻擊之悞。未足為仇。惟求臣等速將議和情由。飛行各省一體知照。免起紛爭。更屬欣幸。一和好之後。付給本年所交銀兩。各兵船自應退出江甯京口。即福建。廣東。浙江等省。停泊兵船。亦須約定。同時退出散遣歸國。方堅和好之實。其定海之舟山。廈門之鼓浪嶼。據議仍留英兵暫為駐守。但不得多駐兵。駐守外。其餘均可遣散歸國。蓋留兵於他國。未免重費。英國意在省費。必不多留兵船。中國不必多慮。致傷和好。一舟山鼓浪嶼。泊有兵船。須令帶兵官約束兵丁。不得侵奪民人。致乖和好。並聞鼓浪嶼所泊兵船。曾有攔阻中國商船。扣收貨稅之事。此時既經通商。應令各兵船。不得於中國商船。再行攔阻抽稅。查此款業據該夷照覆。各處兵船。本應帶兵官嚴為約束。此時和議已定。尤當彼此親愛。所有攔阻商船。即行飭放。不得再行抽稅各情。早經行文各處曉諭在案。嗣後倘有不遵。致有侵奪攔阻情弊。即當嚴行訊究。不致有乖。

和好。一英國商民。既在各口通商。難保無與內地居民交涉訟獄之事。立即明定章程。英商歸英國自理。華民歸中國訊究。俾免弊端。他國夷商。仍不得援以為例。查此款業據該夷照覆。甚屬妥協。可免爭端。應即遵照辦理。一內地奸民犯法。應行究辦。若投入英國貨船兵船。必須送出交官。不可庇匿。有違信誓。致傷和好。查此款業據該夷照覆。內地犯法奸民。若投入香港及英國貨船。兵船即行送出交官。斷不庇匿。其英國及屬國逃兵。若潛逃內地。中國亦須送交英國近地理事官領回。以敦和好。八月初十日。恭值萬壽。夷官祝純嘏。虔請代表。夷船以八月二十五日出江入海。諸帥設餞於正覺寺而去。夷人歸後。繪舟上議和圖。牛鑑。伊里布。著。

英。咸齡。江蘇按察使黃恩彤。甯紹台道鹿澤長。同知舒恭壽。夷官囉哩噠。馬哩遜。囉布咀。噶咻爾。查給事中董宗遠力陳款夷不便。已無及矣。奏云。臣聞逆夷深入。直犯江甯。該大臣等以形勢萬分危迫。奏懇允夷所請。與彼聯和。仰蒙皇上如天之仁。重恤此生心矣。邊境自此多事矣。值可取勝之機。而忍辱偷安。貽此四患。該大臣等誠誤國之尤。難逃失議者也。謹為皇上此傷矣。亂民自

之言曰。該逆自犯順以來。屢經命將出師。總未能挫其兇醜云云。伊誰之咎。乃敢以此揚敵人之威乎。逆夷搆兵三載。兩軍對壘之處多。或資糧糈敵。或棄地潛逃。逆夷直達江甯。則深入重地。料難兔脫。該大臣等臨境倉皇。曲成和議。且為危詞以悚皇上。有士氣不揚。及鍾山迫近省城。登高臨下。一經轟擊。勢必不支等語。試思七氣不揚。誰實使之乎。總督控制兩省。以逼近省會之鍾山。並不能據守乎。又云偷戰不勝。即偷挖高堰。伊誰之責。防其偷挖。豈遂無術。乃苟且從事。置國體為不問乎。我朝定鼎二百年來。臣服遍於四海。藐

茲醜類。祇以督兵者遂巡畏縮。未藏其功。設以皇上知人之明。別遣威望素著之大臣。前往辦理。數邑何難克復。該大臣等見不及此。許洋銀至二十餘萬之多。是歲幣之輸也。讓五處馬頭以處。是割地請和也。甚且請蓋御寶與之。是猶欠債者之寫實約也。是猶賣產者之

立文契也。不知該大臣等視皇上為何如主。此也。該大臣等又云。該夷討洋銀二百萬圓。內烟價若干。商欠若干。軍費若干。不知國聞之。誰不輕中國乎。臣謂國威自此損者。此也。該大臣等又云。該夷討洋銀二千一百萬圓。內烟價若干。商欠若干。軍費若干。不知鴉片有明禁。該逆以犯法之物。誘我華民。已屬非是。况燒烟以日。會以大黃茶葉相易。並非自取之。何言索價。且其償至千餘萬之

多也。至於商欠尤屬一面之詞。軍費何得取償於敵。該大臣等因該夷怒目而視。遂不敢與之詰難。試思此款之出。不外外國幣民脂兩項。以有限之財力。供無厭之橫索。中國能堪之乎。且既給之後。能保其安然無事乎。設又增所請。何以給之乎。抑於是始背盟議戰乎。軍興

三載以來。用度浩繁。上下交病。加以征徭遷徙。失業廢時。如此數事。民窮財盡。殆不可支。將何以裕國用厚民生乎。臣謂國脈自此傷者。此也。該大臣又曰。該夷請為被擄夷人。及被誘之漢奸。一體釋放。夷務完竣後。應釋俘囚。以敦和好。免脅從以安反側。似屬可行云云。詭以此為羈縻之術。則可耳。若果行之。天下尙知有國法乎。虜夷姑置之勿論。試以被誘漢奸言之。彼所犯者叛逆重罪。逆夷所

蹂躪我中國者。皆彼等為之向導。為之內應。中國之民。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若概從寬宥。則蕃布星羅。在在皆夷之巡邏。昔猶負漢奸之罪名。今公然防戍之敵卒。即暫且無事。而中國之人聞之。謂薄魯誤羈。尙應受有司之罰。彌天大罪。竟得蒙釋宥之條。事之不平

夷氣 記聞 卷四 八七

莫此爲甚。恐小則拒捕抗官。大則揭竿起事。皆勢之所必然者。臣謂亂民自此生心者此也。該大臣等又曰。與其博征剿之名。莫如收實效。而作權宜之計。永息兵端。真掩耳盜鈴之說也。該夷在廣時。曾討烟價六百萬兩。允退兵歸國矣。乃口血未乾。復肆猖獗。今又攻陷江甯之城。且有分年交清之約。則嗣後更得以此索欠爲詞。滋擾不已。並聞其與該大臣等一面議和。一面登岸肆擾。該大臣等不敢動問。能保其日後無事乎。該大臣又曰。此嗣後結以恩信。撫輯有方。彼既自護馬頭。即可捍蔽海疆。未必不轉爲我用。此更夢囈之語也。彼既佔據險要。則內地在其腹裏。吞噬之勢已成。如被盜之家。已被捆載出戶。彼方盤踞其側。將圖大索。乃轉以守門之責寄之。雖三尺童子。能信此語乎。該大臣等。將誰欺乎。臣謂邊境自此多事者此也。總之該大臣等視居官如傳舍。但求目前苟安。縱不爲國家久遠之計矣。不知以現在之夷情度之。即苟安亦未必能也。該逆無厭之求。實出於情理之外。亦聊以此相試矣。豈敢期中國之必許我。今既悉許之矣。乃猶豫不決。恐墜術中。久之而杳無聞見。自必厭然興起。謂中國果無人也。則將肆然無忌。爲所欲爲。而不堪設想者矣。臣籍隸江甯。眷屬俱在園城中。與守土各官。僅一身暫寄官署。與妻子輻重早經遷徙者不同。雖蟻命至微。豈不願苟存旦夕。而必冒萬死以爲此奏者。誠爲國家計久遠。且逆知禍不旋踵。不與和固死。與和亦死。置之死地而後生。願暫借江甯爲戰場與之決一戰。即死猶有一生之望也。按江甯東距京口。西接和州。南距太平。北距天津。雖京口業被佔踞。而揚州實據京口上游。尤爲京師至江甯要道。伏乞皇上簡任上將。速發大兵。任用王親。大申撻伐。並飛諭江蘇。安徽。江西各撫臣。帶領精兵。三路堵截。四面合圍。解省城目下之倒懸。恢各屬已失之境土。該逆捨海入江。已屬去寬就窄。况現交冬仲。潮勢漸退。船隻笨重。最易淺擱。既地利天時之交濟。實摧枯拉朽之同時。轉弱爲強。在此一舉。昔吐番之騷擾於唐。金人之爲患於宋。皆識和誤之。皇上聰明智勇。詎弗深悉其非。至大臣等坐失事機。專權悞國。國法具在。鑑以不守江口被逮。代以耆英奕山奕經文蔚皆得罪沿海失守城池道府以下。及失事將弁。皆予處分。無待臣言。鑑以不守江口被逮。代以耆英奕山奕經文蔚皆得罪沿海失守城池道府以下。及失事將弁。皆予處分。恩免被夷地錢糧。命伊里布至粵。議開市事。佛蘭西者。西海故國。與英國並居大西洋同港。界接鄰近。各爭強不相下。連兵構怨數十年。近雖約和。而各懷疑忌。船至粵者。英多而佛少。上年十二月。聞英市被禁。陰喜而陽慰之。王恐其偶勝益驕。則先受其睥睨。遣兵目眞時爾士思利駕兵船一。來泊尖沙嘴。士思利入寓省館。求見大吏。偕所帶諸華語之夷僧玉遮依里達二人。爲通事。不受官通事。防洩也。奕山遂率當事同官。出城西潘氏園見之。夷目自陳其國王聞英夷遠犯中國。搆兵久。恐其國商亦波及受累。令其來議。因得使善爲解散。英素悍。自非禁以力不可。而彼與英方新和驟苦攻之無名。願出與英會講說。俟其堅執不允。則曲在彼。乃可藉以交兵。語頗誠切。奕山等諭以英自津門轉粵。日



加猖獗。天威震怒。今奉命征剿。未便遽開款議。辭之。夷目乃請自以己意與言。無論其意見云何。亦當入覆。既去。會嘯嗒方潛回香港。佛目與晤及矣。而士思利偶緣他事。尋以初春駛赴呂宋。留真時爾以二月再入會城。呈遞說帖。仍

以和解爲詞。勸給英夷香港。補其烟價二百萬。奕山疑佛目爲英居間。將圖異日得與分地而居。且爲探內地虛實來也。即拒絕之。

六月有奏英夷糾集天竺嘯喃小呂宋等國。同惡相濟。鎮海定海所到夷船。或稱來自天竺嘯喃及呂宋。諭奕山查明解散。奕山以夷船皆來自本國。或履西婆抑代人打仗之黑夷船在內。均未可定。天竺即印度。其孟阿臘即英屬國。諸國無嘯喃名。當係佛蘭西尾音致誤。佛蘭西無助逆。嘯嗒又復離粵而北。佛目俟至六月終不得我實耗。乃自赴江。仍將力任款事。呂宋更貧弱。不能助人。詳爲覆奏。

折其貪心。得當以復我官吏。較在粵便也。迨抵吳淞口。英船已入長江。官上海者更莫測其來意。不敢導之入。佛目不獲已。隨易小舟溯江抵金陵。則所款議先已大定。馳奏且數月矣。遂廢然與英船同返粵。英夷自以香港爲彼國奉給地。遠在海口。諸國市舶所必經。凡貨船至粵者。欲抑使先就彼報。按船抽鈔。而後入埔。輸稅中國。其至五口者。亦援香港爲例。佛蘭西米利堅者。皆大憤訝。謂彼此同在天朝貿易。我非爾屬。誰甘受挾制。於是各自通書其國。以兵船至。將與英爲難。英酋自知理屈。頓止前說。兩國使臣適至。請入都密陳機宜。當事不可。而伊里布尋卒於廣州將軍任。蒼英馳至粵。

皆二十三許諸國並如英夷例。給以印冊。條列事款。各國乃喜躍而歸。其冬嘯嗒尙以歸師駐廈門鼓浪澳。候釋還俘囚。挈以還。遣其屬爾昞至臺灣。領所釋疊戰獲禁之夷。瑩傳見告以百餘人中。前後病斃及正法。尙存夷目九人。合以就款。後回自舟山。遭風爲臺官救起之。夷目七多忍占與白夷二十五人。盡付爾昞帶去。

七多忍占係英小商船百數十同輪舟。前月自舟山撤回廣東。駛至臺灣洋面。九月十六日遭風。因輪船上被火。大夷官將伊船上黑夷盡數叫去救護。本船上白夷不諳行駛。以致擊碎。幸蒙救起。祇求釋回。是所救之遭風夷。亦從兵中來者。

爾昞感激。請瑩親臨

其舟燃六砲懸綵旗百以迎飲其太平酒而還矣

是日姚觀察察其船無兩艘貯水防敵擊是知前供之出自自啗啗者誇也

噉噉至是始知俘夷已戮懼為

諸夷笑密商於夷目扎士必於是忽生異議詐言臺灣被殺者皆遭風夷商按姚觀察與曾卓如方伯望顏書云大安之役承示以中丞所聞亦此不得已之苦心也惟前據夷

供噉噉給銀九萬及紋銀六千來臺購買奸民實無五十萬之事姚縣丞私信尤為不確且上年經營與制府甄甫中丞兩次印示凡獲夷舟銀貨悉與兵民充賞弟與達鎮會示破夷所得銀貨不許官人索擾是以民間利其所有樂破夷舟實不能有裨於軍需也據

此是當時傳聞有獲夷舟五十萬之說故商撥軍需然據夷會偽示亦止云民船遭風逃至上岸俱被拿禁被統兵官兇心戮殺始終無失去銀貨若干索賠之語其云執械相爭被擒尚不容殲殺是明明有抗拒我兵之事至云此等難人原係小官隨營擄夫

則又明云在夷營數內且欲將鎮道家財入官交英官分濟枉死家屬亦非謂以其家財賠補損失也即所自言已見偏詳安有交兵時手執戰械相敵而尚不得誅之理乎又二十一年十月觀察復泉州沈守書云承惠書臺灣破獲夷囚大府意令解至內地以廈門鼓

浪嶼尚未收復欲示德於夷帥此事若出自英夷則可以百餘囚人易回鼓浪無損兵威復可報德無善於此今夷初無此意且大肆囂張所至殘破勢銳志驕彼以廈門為叢中物據之以通浙粵咽喉安可以不甚愛惜之人遺棄其所算哉設使囚人既得仍逗遛

不去將何以處之且內渡三口廈門已失泉之蚶江福之五虎皆有夷舟起解至百餘奸民必往告徒為所劫何能至福州待我之求焉事勢如此非敢万命也二十二年五月復怡制軍書云臺灣前獲夷犯亦遵旨分別留禁正法沈守兩次來書深以逆夷性好

報復為言夷性長強欺弱我擒其人久而不殺以為懼彼明示之弱也又以舟山廈門失守為報復之證試思夷初至舟山非有所讎上海又豈有讎乎夷垂涎臺灣已久即不殺夷囚彼亦可以破舟喪資索償於我前所斬溺之夷無不可為報復之詞也殺之猶可以

壯我士卒之氣兩軍對壘非我殺賊即賊殺我乃先存畏彼報復之見何以鼓舞士卒乎又七月復福州史守書云夷囚除頭目外悉斬之臺人素怵於泉廈校商之言頗懷畏懼及目觀夷臨斬時骸情形轉甚於臺地強悍之逆犯士卒胆氣益壯而畏事者猶津津以

報復為疑殊不知夷性長強欺弱即使大隊復來仍是垂涎之素志耳彼欲甘心於我豈待戮其人乎大戮夷囚議必紛紛大憲言及之箭射夷酋非衷論也臺先後交鋒死及囚不下千人喪資甚鉅彼欲甘心於我豈待戮其人乎大戮夷囚議必紛紛大憲言及之

尚望代達鄙意云云在省中大吏見夷勢猖獗慮其報復欲以俘夷還之以解其怨亦權宜之所不廢即使解省中道為夷船所奪亦事所常有然平心論之廣東浙江兩次還其俘夷彼未嘗因是稍生感激則閩以臺灣之俘還之亦未必能動其天良遽然舍去蓋其所

求者大聲言報怨皆虛作恫喝之長技耳當請為正法正普天同讎之恥而鯢鯢逆料將來禍或歸己是以私害公血性男子不為也扶同邀功之事必其私相交結於平日而後可營為道台例如按察使銜而文至必稱提督銜臺灣鎮領某道營心已不能無私言及奏

用原奏上即此一事兩人已勉強相就以前事不能不和衷耳非交深莫逆不言而喻也誰肯臨時起意為此欺誑之事乎遠張偽示

以上年八月其國瀚爾哱噠民船遭風雞籠洋本年正月啊喇船遭風淡水洋皆逃生被獲監禁總兵等貪功以攻犯

奏請正法。假使手執兵械，奮勇相爭被擒，尚萬不容殲殺。是必請大臣奏明，堅求將臺官正法。家財交英分濟，文責大帥。於是大帥遂相繼以鎮道冒功請旨。上命怡良赴臺查辦。臺兵洶洶，共約詣行署訴。洪阿慮起風波，婉辭解散。有百姓焚香跪請者。迨委員堂訊，官勇隨有並未接仗之結。怡良據以責備洪阿。瑩自揣受恩深重，今幸大局既定，從此安人息事。倘憤而懇爭執所獲贓物爲證，則夷酋必嘖嘖不服。大臣既不可以對質，夷船未返，或別生事端，所關甚巨。事機如此，止宜引咎。瑩先以夷在廈門，上書制府，請奏易鎮道。至是，乃具詞請罪。怡良據祠奏覆。上聖明，令解京。遂逮洪阿。瑩下詔獄。怡良內渡，尋告病還。旗代者劉鴻翔，盡取營縣義首稟報原牘，及所得夷船掠載浙閩營械。浙撫營員印文册咨送。

十二月。鎮道見夷僞示錄奏。自請撤回查辦。摺弁守風追回未及上。鎮道已自服罪。瑩見鴻翔泉州。謂原奏未嘗非。惟斬夷太速。逾兩月。則撫議成。事可免。是亦持平之論。正法雖出諭旨。究屬鎮道先請。事與禁市小異大同。

上深

知二人功過所在。供甫上旋出獄起用矣。姚觀察奉逮入都。別劉中丞書云。瑩與達鎮軍。以擒斬夷俘。爲夷酋譖愬。大帥相繼糾薦之德。惶悚不可言也。呂游擊示知憲檄。以道府原案及所獲夷件。均送六部。即當赴省候文就道。不得面辭。歡仄愈不能已。在泉州時。承明諭。原奏未嘗非。惟斬夷太急。再逾兩月。則撫議成。而事可免。又謂鎮道此行爲辱甚矣。大君子持論之允也。願一得之愚。尚有未白於左右者。茲當遠遶。敢卒盡其區區。惟鑒督焉。今局外浮言。不察情事。言臺灣鎮道冒功。上千天聽。夫冒功者。必掩人之善以爲己善。未有釋舉衆善。而謂之冒功者也。雞籠其地距郡程六日。大安稍近。程亦五日。皆在臺灣北境。兩次擒夷。鎮道均非身自行間。惟據文武士稟報之詞耳。自古軍中驗功。皆憑俘馘旗幟鎧仗。有則行賞。故人人用命。非如獄吏以摘姦發伏爲能。是以周師耀武。史有漂杖之文。項羽自刎。漢有五侯之賞。所謂兵貴虛聲。寬則得衆也。雞籠之夷。雖以衝礮。大安之夷。雖云擱淺。然臺灣環甲之士。大懈於登陴。好義之民。咸奮於殺敵。乘危取亂。未失機宜。夷船前後五犯臺洋。草烏匪船。勾結於外。逆匪巨盜。乘機數亂於內。卒得保守嚴疆。危而獲安。未煩內地一兵一矢。皆賴文武士民之力也。苟無以鼓舞而驅策之。焉能致此哉。况當時各路稟報。皆稱接仗計誘。所獻夷囚礮械衣甲圖書。既驗屬實。復有綠營旗幟軍衣刀仗。閩浙江巡撫管官印文火藥道里數冊。確係騷擾內地之兵船。其時夷酋方張。蹂躪數省。荼毒我民人。戕害我大將。朝廷屢有專征之命。宵旰憂勤。忠良切齒。郡中得破舟擒夷之報。咸額首稱慶。謂海若効靈。助我文武士民。殲此醜類。亟當飛章入告。上慰九重焦憤之懷。且以張我三軍。挫夷銳氣。在事文武。方賞勞之不暇。豈爲鎮道未行問。功不出己。發貶損其辭哉。鎮道原奏。皆據衆報彙叙。未言鎮道自爲。即文武稟報。亦未沒士民所

獲。士民亦未有控文武攘其功者。怡督憲渡臺。連問鎮道。成算早定。一時郡兵不服。其勢洶洶。鎮軍懼變。親自循循慰諭乃散。翌日。衆兵猶人持香一炷。赴欽使行署泣懇。全臺士民。遠近奔赴。呈爲鎮道申理者甚衆。皆未邀夷案議叙之人也。雖怡督憲批不准行。然皆已受其辭。在案可稽。則鎮道非有冒功之心明矣。雞籠夷船到口三日後。乃開礮。我兵亦開礮相持。大安夷舟實爲漁人所悞擱淺。兵民因以乘之。當時陳辭。初非臆造。詎夷就撫後。追恨臺灣擒斬其人。遍張僞示。以爲中華之辱。莫甚於此。計逐鎮道以快其私。大帥相繼糾參。而臺灣冒功之獄成矣。在諸公創鉅痛深。以爲甬得休息。深懼再啓兵戎。謀國之意。夫豈有他。正月二十五日。怡督憲渡臺。二十六日。傳旨逮問。以所訪聞。令鎮道具辭。聲與鎮軍熟計。夷入強梁反覆。今一切已權宜區處。庸愬之辭。非口舌所能折辯。鎮道不去。而夷或至。必不能聽其所爲。夷或別有邀求。又煩聖廬。大局誠不可不顧也。且懇出。夷人若以爲誣。夷必不肯服。鎮道天朝大臣。不能與夷對質辱國。諸文武卽不以爲功。豈可更使獲咎。失忠義之心。惟有鎮道引咎而已。蓋夷未撫以前。道在揚威勵士。旣撫之後。道在息事安人。鎮道受恩深重。事有乖違。無所逃罪。理則然也。且上年十二月初三日。鎮道見夷僞示。當卽照錄具奏。自請撤回查辦。因擢弁在口守風。聞怡憲已奉旨渡臺。乃追回。曾鈔呈怡憲舟次。繕摺猶存。今以罪去。誠乃本懷。此所以具辭請罪也。至於官民結稱。並未接伏計誘者。臺灣地本孤危。衆特鎮道壯其膽氣。今鎮道獲咎。委員復以危詞恫喝。誰敢堅執以自取戾而致怨於夷乎。此又情事之昭然者矣。鎮道入都。亦必如前請罪。以完夷案。惟憲台有知己之感。區區微衷。若隱匿而去。非所以對大君子。夫世俗紛紛。皆由功名富貴之念重。則君臣道義之念輕耳。胸無俗見。不特進退坦然。苟利社稷。卽身家在所不計。古有殺身成仁。毀家紓難者。彼何人哉。怡督憲未諒志士立身。各有其品節。以爲及此尙形強矯。頗深責之。不能辨也。居常言臺灣鎮道奏事。乃國制也。隔海文書往復。不能尅期。軍中朝夕百變。若事事請命。則貽誤多矣。雞籠獲夷之奏。如常發驛。奉上硃諭。嗣後夷事皆四百里奏報。若獲勝仗。卽五百里。大勝。則六百里。誠念切海外。欲速知情事望捷書也。聖廬若此。何敢復爲輾轉焉。詔直隸兩江總督籌善後。條上禦外防內八議。增設通永一鎮。駐蘆臺。控山海關。以西蓋奉天山東。爲京師左右輔。以天津爲中門。旅順成山爲外戶。夷至天津。止新兵六千守直沽。助以義民。始得安堵故也。噤嚙嗆計。逐臺鎮道後。隨還香港。至二十二年。始盡率其來船回國。

# 夷氛記聞卷五

嘖嘖喧瀕去。留綠衣兵守香港。五口分留夷目開市。司稅務之領事亦至。所擄於甯波婦女。有失鞵裂帛纏其足者。載入澳門夷樓。作長夜飲。香山鮑某。方受雇爲夷守門。樓凡二層。上居白夷。下廝役。其夜白夷十餘。同聚居一樓。皆自江來留粵者。婦女啼哭。聲徹樓下。鮑一時憤甚。思舉火燼其樓。已他出。覓得藥裹以入矣。轉思不忍婦女一時同死。且慮火發救者至。己不能竄脫。遽止。此間諸鮑太史逸卿後者。云其族人也。英商在粵。重開市易。益肆驕矜。舊制大班不得乘肩輿入館。至是散商出。率乘坐。遨遊通衢。與內地人交易。動因口舌。陡起風波。愈以忿爭爲強。所留夷役。沿街攫掠布店貨物。論值未成。逡擻以去。又挾流娼。招搖市上。遇平民。輒喝令急趨避。否則鞭撲隨之。市井之民。受者已不可忍。特畏官之禁。慮因是滋爲禍首。強自遏抑而姑容之。始則會城衆怒難息。久而並所近村氓之來城就工賈者。無不積爲深怨。嘖嘖喧。嗟未行也。夷館遣役出買零物。去不給值。索之。反被詈辱。旁觀者不平。助其回言。役遽入館。糾衆夷持鳥鎗出。視人跡多處。施放。有受傷者。行道人一時駐足。閱觀不散。其夜火忽自夷館起。夷貨遷出。盡爲百姓推擲在地。無絲毫奪歸己者。米利堅諸國商。亦樓居毗連。財物聽其搬出。衛至河舟。無一人越館界入擾。當火盛發時。聞萬口齊呼殺賊。遠近水車赴救。皆挺刃而止之。員弁以兵役至。將爲撲滅。亦阻於萬手。飛石不得前。越日火息而後散。二十二年十月初六日事。嘖嘖喧聞而憤懣。移書責填。索賠所失。謂必舉兵入搜。起覺匪類。填舉是日。實在巔末。爲書以復。稱以領事。戒勿縱釀後禍。得書乃不

敢言。書云：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得接來書，備悉兩國商民近况，竊以爲責人須當責己，啓釁尤貴審機，向者英國稱兵，我皇上仁恩如天，用許和好，本部堂仰體聖主德意，方且勸諭兵民，勿存芥蒂，在領事更宜戒飭商民，毋得恃強招非，乃在省夷商，自開議和，即縱兵役，或在街市擲物，或在引娼婦逐隊，行人行路且爲不平，何況身受其毒，本部堂屢申禁遏，深恐爲小忿而亂大謀，不料於初六日，公行內商人遺物，又復不給價值，百姓跟隨憤憤，該役竟敢糾衆放鎗，百姓被傷不散，及夜，忽起火，該商搬出貨物，聞百姓扯碎擲地，毫無擺奪花旗等國財物，並不越界騷擾，兼之數萬衆大呼殺賊報讎，水車赴救，俱被挺刃截止，文武員弁率兵彈壓，亦被飛石攔阻，各國商民共知共見，但思此等匪徒，一時數萬衆齊心，非同小可，本部堂豈不驚愕異常，且百姓大呼殺賊報讎，不知誰人爲賊，又不知百姓與英國有何讎恨，禍激至此，我地方雖令團練足恃，猝遇奇變，亦當分別細辦，不致鹵莽用事，誠慮處置過迫，本部堂與領事將有擔當不起之憂，若領事確知數萬匪徒所在，必欲盡數擊獲，即使帶兵來省，擒置重典，本部堂爲安靖邊疆起見，亦各從其便，至若該商失散銀兩，黑夜之中，良歹難辨，此中正宜詳究，已飭文武員弁及昇平公所河南沿海東西南北各鄉紳士義民，通緝在案，惟是兩國交兵，商民受害，不獨英國爲然，即如上年焚我廬店，掠我貲財，我國又將向誰索補，賠補之說，諒亦英國商民所不敢出諸其口者也，刻下和議初定，邊省諸臣，皆懼重罪，伊大人來粵無期，本部堂亦爲百姓指謫，黜陟莫保，領事揣人情，度時勢，靜候章程爲便，如必驕兵自肆，勝敗正未可逆料耳，再者英國所招之漢奸，實內地之匪徒，恐其熟知英國虛實，習見英國貲財，將於香港海外號令而起，領事未必安枕而臥，彼臺灣遭風被戮，特其餘事，設三省風應，則和議遲延，豈不徒勞心力，况我皇上素得民心，而將相迭出，不少奇人，彼一時也，領事自識經權，無爲夢夢，即前日到省之火船，其急退出，免令百姓猜嫌，並嗣後務須嚴禁商民，勿再挾嫌恣行，藉橫激變，所有三板船隻，除搬貨外，不得無故遊弋內河，否則本部堂惟知約束吾民而已，至於匪徒數萬伏發，斷不獨任其咎，茲體聖天子懷柔遠人之意，略佈心腹，惟領事察照。

同時澳門人亦有因英夷強橫殺其夷目於澳者，初奕山在粵時，上諭有捐助軍資，及以破夷奇計獻而行之有驗者，皆予重賞，一時上書言事者踵至，奕山以軍務日無暇晷，而條陳者率請給資自試，切中事情者頗乏，乃令就紳士勸捐局之在會城大佛寺者，收而准駁之，人既衆，不能一一延諸座，與其面商也，則但批其詞，使吏錄而懸諸門，江蘇錢江者在粵，不爲士夫所齒，當時以爲失待賢之禮，遽肆詈局紳不可復耐，乃言於官，召而訶斥之，所交多爲不平，何大庚者，浙諸生也，爲壻於蔣文恪家，嘗習申韓，就院司幕，工筆札，則徐始至，保純延主隨員案牘，既而就駐澳道員易中孚幕，病中孚爲澳夷誘弄，將入省代英夷請釋夷俘，先語則徐，既而中孚果詣請，則徐於是信之久於粵，目擊府署幕之有與商人往還者，慮有

事必先洩於夷。屢切齒裂眦言之。懷平夷之策。卒不見用。每就江語。會夷特撫。日益肆。粵中人有思倡義民挫折之。而不敢逕行。大庚乃撰爲文檄。袖示填。填面稱其文詞。實不意其遞鏤板而張貼之也。爲江勸聲言。將以十月集粵紳府。校明倫堂。捐資招勇。示威於夷。時款夷甫數月。船未返國。當事懼有中變。於是倡亂拘江而戍之。新疆。大庚遞籍。自是粵紳無敢復言夷事。而摧抑之。天語煌煌。隱忍之衷。一朝宣露。從前殺伯麥之人。倡爲文檄者。當爲聲請。可致書粵中言及之。否。若英既代伊里布於粵。相與議定開市章程。奏云。竊照廣東。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關。議定英吉利國出入貨物。應完又當俯仰夷情。現定章程。於國計夷情。似皆有裨。向來粵東粵海一關辦理公事。不免掣肘。但查此後閩浙江蘇所收英吉利等西洋各國稅貨。皆由粵海分出。以粵海一關而論。稅數雖難免於稍細。而統五關而計。彼此互相挹注。必當較往年有盈無絀。臣等督飭臬司黃恩形。侍衛成齡。體察情形。悉心籌畫。期於粵海關不致廢弛。稅貨尙能充足。並可絕沿海漏卮。以整頓內地各關之稅務。酌議九條。數爲我皇上陳之。一海關原定稅額。應暫歸五口勻攤。以免偏折也。查粵海關每年應征外洋各國及內地商船。及銅助水脚。並額定盈餘。每年一二十萬至三四十萬不等。現在既分五關通商。則粵海關出入貨物必少。若仍責令照舊解征。勢有所難。此後粵海關征不足數。應請暫於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四關。所征西洋各國貨稅內。撥補足數。即由粵海關逕自擬撥。其額外盈餘。各歸各關。儘收儘解。現在甫准通商。其貿易之衰旺。難以預擬。稅額即難定准。原海關將來能否符足舊額。亦不能預定。應請俟三年後。察看五口每年可征稅銀各若干。比較准額。再將粵海關原銀八十九萬九千六百四十四兩。分款料數。勻歸五口。作爲定額。如有盈餘。仍以額外盈餘擬撥。一粵海關稅貨款目。應行刪除。以歸簡易也。查粵海關稅則。除正稅耗羨之外。尙有節次改正歸公案內。各官估價。一「二六算」。一三八撥一定額。總巡口擔規。東廠壘口黃埔口扁艇號規。及船鈔內之進口規。出口規。日規。月規等項。正耗計款。歸作一條編征。總計尙有盈無絀之銀。節次之案內名目。無論現在已未查明。應請一概刪除。免多糾纏。一平餘各貢等款。應以額外盈餘項下開銷。以免無著也。查粵海關解部銀兩。尙有每千兩加平餘銀十五兩。係按稅加收。今既歸作一條編征。則此項銀兩。無從抽收。請仿照解部飯食銀兩等項。在額外盈餘項下開銷之例。各歸各關劃解。又每年應解各貢銀五萬五千兩。人參變價約銀十萬兩上下。均有洋商按貨抽算。彙繳監督轉解內務府。又有放關分頭名目。亦由洋商按船按貨抽算。每年約銀四五萬兩。運繳織造衙門。發兌普濟堂老人口糧。及漢軍孤貧養贍。義渡船船水手工食。恤嬰口糧各項之用。如有盈餘。留備部撥。現在英吉利國已議裁洋商。備各國亦一體議裁。則前三項銀兩。亦歸無著。應請將每年變價參餉。毋庸發發。其價銀一欸。每年以十萬兩爲率。與各貢銀五萬五千兩。一併在各關額外盈餘數內劃開。視各關征稅數。以多寡均勻攤解。其放關分頭銀兩。每年以粵海關額外盈餘項下。撥銀四萬兩。解支織造衙門查照原案。分別支

發。其餘各國貨稅。仍須由洋商經理。應由臣墳等體察情形。另行酌量辦理。一粵海關應酌留羨餘。以備有用也。查粵海關每年有應進貢稅。及奉文傳辦物件。連盤貨包扎。經由各關稅銀等項計算。約需銀十數萬兩。查應得羨餘。均已歸入額外盈餘項下。而一切均不可少。應請於粵海一關。即在卸貨關口。納一關稅數。再准貿易。如有偷漏。照例懲辦。與各國商無涉。其餘貨物。悉循其舊。海關丁書人等。倘有藉口勒索。許各商據實控告。嚴行提究。一內地各省販茶葉湖絲大黃綢緞。不准外海載運。以杜影射也。查茶葉湖絲。例禁出洋。近因內地各關。勒索過多。致有內地各省等行銷湖絲茶葉等項。搭船載運。內地各關私相交易之弊。嗣後除請販東洋等由洋進口貨稅。洋各國應完稅銀。大有加增。與內地流通商貨稅則。輕重懸殊。等項。避重就輕。內洋船私相交易之弊。嗣後除請販東洋等由洋進口貨稅。與本地民間日用諸物。仍循其舊外。其有內地各省行銷茶葉湖絲綢緞正項。經由內地行走。不准涉海。倘有情願由海販運者。即照與西洋各國貨物。一體先稅。方准販運出口。如海關則例內。原有粗茶葉粗湖絲土絲等項名目。全行刪除。其臺灣等處所有應用茶葉絲。商民每多出入海口販運。上至盛京。下至廣東。往來貿易。其所運貨物。除茶葉土絲綢緞。均非西洋各國所需。無庸影射。向來應完稅銀。各有定章。相安已久。所有五處海關。無論大小關口。一切章程。悉仍其舊。無庸另議。一各項浮費。應全行革除。以杜弊端也。查各項浮費。於雍正乾隆年間改正歸公之後。旋又陸續添出。更多於前。已全行裁革。如再有需索情事。無論官弁兵役。俱照枉法貪贓。參革治罪。惟粵海關差役。並無工食。向在進口出口貨物內。由洋商按貨抽給。於乾隆九年。經前任監督稟明。准其存留在案。現在浮費裁撤。未免令各差役枵腹從事。應請查明照海關書吏之例。核給工食。由臣墳等酌定名數。另行辦理。以上各條。係就臣等管見所及。隨條酌議。惟治法需人。全在各海關監督。深明通商為撫馭之要領。少取即會墳以病開缺者。英代督學恩形亦來陳臬事。所以多取之義。廉以自持。嚴以約束。不稍逾越。即中外相安。海疆永靖矣。

**相與委曲調停。事事彌縫。不使稍生罅隙。番禺紳士潘仕成。許祥光及離官。皆嘗出資造船甚固。而未可出洋。於是**

**四省合巡之議。當事不果用。** 議云。夷船在洋。如履平地。各省雖有戰船。從未聞有駕兵出洋攻剿之事。故其駛行數省洋道。如入無人之境。其自洋而趨港也。止畏內兵向前而拒。不畏外兵從後而追。鏡意直進。毫無顧忌。屢勝之

故。端在於斯。設使環洋經過之地。有船可以堵截。有兵可以攻擊。彼方却退之不暇。安能飽掛風帆。瞬息百里。且沒超忽之若此。其捷哉。今宜創造堅大戰艦百艘。艘各配以弁兵百人。於福建。浙江。江南。廣東。四省外海水師營分。各選精銳二千五百人。多儲水食礮械

以實之。抽移內河陸路名糧。補其空籍。擢提鎮大員之有世功威望者。列頒勅印。為四省統巡。其屬仍以副將而下。游擊而上。視官之高卑。給船之多寡。使分領之。不隸四省營制之內。西界越南夷洋。北抵盛京。無論內外諸洋。咸責巡哨。而江南以西。迄於欽廉。尤

不時梭織遊歷。每出。以二十船為一隊。啣尾聯行。風汛既齊。檣帆尺度又相等。即相去遠近不一。究可互為聲援。遇英夷兵船輪船。審定旂幟。不遽轟轟礮擊。但隨所向擊躡其後。設被礮先發。我亦應之。彼船幫單寡。我合隊環攻。無不得志。俟其鵬窺內港。而後從

外擊入。本地防兵亦聞聲自內迎出。首尾勢難兼顧。出路既已斷絕。自可令片帆不留。蓋大要全以尾追為牽制。而不專事乎交鋒。始則出彼不意。突如其來。繼且步步牽纏。層層掣肘。以彼終歲馳突海面。耳目間曾不見一外洋接仗之船。一旦棋布星羅。舟師絡繹。必將



遲回却顧。到處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夷性多疑。雖遠望商船樞帆。亦將繞洋紆遊。其氣以周章而自奪。其志以艱難而漸懈。其力以衆寡不敵畏縮而頓衰。而我方四集艦纜。沿途相待。兵分而巡防覺密。時暇而勢力轉舒。又况猝至紛來。縱有不肖兵丁。亦將微規不及。則奸民接濟。不戢自消。人知去火在於抽薪。不知添薪在於止沸。事幾所在。莫要於此。亦莫大於此。効以緩而實急。功以難而實易。欲使永絕根株。不得不痛施懲創。欲使實受懲創。不得不重費銀錢。永逸必始於一勞。分防不如合剿。務令化外頑蠢之輩。曉然知此時天威震怒。邁絕尋常。未有不悔從前輕侮之愆。轉而作格外涵容之請。聲靈四訖。並杜効尤。中外大防。維持無極。所謂一舉而數善備焉者也。審機貴斷。今正其時。謹備芻蕘條陳。以備採擇。謹按製船之法。先預籌款項。擇產木最盛處所。招募善工。設官監造。聞嘉慶年間。福建剿辦蔡逆。亦於額設營船外。別創堅大適用戰艦。提督壯烈伯李公。親臨監製。故洋面安駛。餓拏便捷。當時督帶出洋。與蔡逆抗衡。雖亡命亦勢有不敵。克水洋之役。剿辦俱淨盡。久著明效。聞舊時得力匠頭。多有存者。潮州李爵鎮。少習海務。匠作皆乃父舊人。潮郡密邇閩汀。又爲產木之地。予今歲七八月間。在潮屢與商及。似宜就潮設廠。責成爵鎮。協以曉暢文員。當有成算。可杜浮靡。或招徠賈客。使集越南洋木。不半載即可運至齊備。就近省河。別設官廠。撥閩省途至壯烈舊匠。選熟習船工。隨其指使。但受其成法。而不與以出納之權。則並無弊可言。卽不然。剴切諭飭造船工廠。夷氛已靖。復修武備。沿海議造戰艦。詔派仕成監委員。使知此次創辦與從前例修者。大有區別。亦未嘗不可得收實效也。

夷氛已靖。復修武備。沿海議造戰艦。詔派仕成監之仕成。因延佛蘭西人雷士壬。造洋砲水雷。以進。粵人怨英夷甚。見仕成家。或飲諸夷。不能辨何國也。則閔於其門。從容解譬而後已。廣州府劉澗出。嘗杖雙門市民之未避前驅者。行道訛言驟起。以謂府署藏納英夷。萬隊如潮。假虐責良善爲繇。遽相聚而火其署。擲物火中。雖貴玩絲毫不取。與夷館受燬時相似。澗越後垣走。匿藩署。藩使傅繩勛素得民心。出署婉語以夷例不許入城。府署夷何所來。搜而弗見。夷宜各還曉之。再始歡呼而散。福州開市通商。夷貨舟至。相挈入省會。與官吏通謁。講均禮。據烏石山之積翠寺爲廳舍。設牙旗鼓角。民甚驚擾。常以深夜騶從入城。官無如何。其居上海者。恃海道吳某初出夷館。易而狎之。見輒呼其行次。拜會不分旦夕。與夫用中國帽。而雜用五色爲纓緯。以表異。出入城門。士民無敢以爲言者。彼意以旣和好。且與平行。則不問城內外。皆可聽其游處。如土著矣。不知職貢諸國。非驗貢不得入。英雖列冠帶。貢無常期。兩次貢舟。皆由天津。更無故事可援也。惟廣東民習見暹羅越南。必隨貢物。

乃入筵宴。易冠服而出。英夷無之。以爲中外大防。正鑿於此。凡夷有三五爲羣。思進太平門。西門者。西城門。去夷館近。內城四門。尙隔外城。

非夷守者。輒斥之退。民或遇見。頃刻聚千百人。鼓噪其後。必使其急遁返。而後散。太平門外。市舍櫛比。城圍內。日有

設舖售零物者。守兵三四。但駐所近。平時門實無容足地也。夷瞞往來人。偶少遽闖進焉。按門內爲狀元坊。順德南宋

狀元張鎮孫故里。過坊不數武。市民遇之大闕。夷舉所持鞭竿。辟人。於是萬手齊動。幾斃拳下。領事雖訴諸官。衆怒難

犯。莫可誰何也。舊制。夷人以久住夷館。恐生疾病。故道光十五年。總督盧坤奏定。許夷商於每月三旬八日。得往附近

之花地海幢寺散遊一次。行則導以通事。分輩出次。不得過十人。及申。卽令返。有在外住歇飲酒。及出不以期。或逾所

限人數。或別赴村落墟市者。並治及行商。自款成商。裁後。夷衆益無約束。往往挾烏鎗。或袖小鎗。駛其小三板。或雇珠

江小艇。遠及四方游泊。遇村集樹林叢翳處。所恒登岸。彈取鳥雀。村民婦孺聚觀。言語不通。疑爲嘲辱。動至口角。夷必

以鎗擬之。民畏之。急走避。如是者。不知其幾矣。夷難之作也。沿江上下數十村。去會城十里。近或二三里者。咸築閘設

柵於其村口。自衛。夷登岸。未之入。則村民聽其自爲來去。見慣亦不異也。二十七年夏月。英商駛舟至黃竹岐村。在城

西上游。去城頗遠。有密林在村外。夷相率竟入其柵。婦女見而譁。夷不知避。反舉鎗以擊人。頃刻間。村衆畢集。鳴鑼將

遞傳鄰近諸村來護。夷益暴躁。狀兇猛。衆一時憤激。殺三夷。昇屍沉村外巨河。下石壓之。而掩其迹。其艇急駛還。以事

報夷。衆領事請著英緝兇備抵。聲言召香港守兵入。火其村。語多不遜。著英令其巡捕弁黃者華。會南海令張繼鄒募

漁人入淵。起獲夷屍。夷衆愈以被戕有據。多端迫挾。索多兇。請交夷館訊辦。時恩形得罪。鑄巡撫職。徐廣縉新至。慨然

謂殺人償命法也。然一命一抵。法安可濫。不能魚肉吾民以徇夷欲。而塞夷責也。乃召其村紳士。訊致殺之由。縛二人。出請王命於犯事之地。正法。夷酋猶慳慳不服。照會耆英。以彼國商不能不出游。倘他村亦復如是。將何以處。非焚其廬舍。不足以息衆怒。而杜效尤。耆英尋以省紳已自爲公函約諸村。毋許妄殺。後此永保無事。復之。隨令府縣集省紳於大佛寺。合擬函詞。刻而遍貼。以慰夷心。當時紳衆咸集。彼此推讓。無肯執筆起草者。自己至西。耆制府以人來催。府縣亦促之。至村口。彼不犯民。但止放鎗捕鳥。父老當各約束子弟。勿令出與見面。聽其自來。去。萬一夷人率衆入柵。以捕鳥爲名。或至調戲婦女。鎗傷平人者。宜即將夷用繩細縛。就近送官訊辦。勿驟加誅殺。俾有藉口。事後索多人抵命。牽及無辜。致官棘手。遍約諸村。一律知照云云。紳官咸以爲當。坐中一官。聞之搖首。謂此當非制府本意。宜改云。如夷有不法事。且勿向拒。許該村民立即赴官喊訴。以憑委員來提。赴公署核辦。衆紳無語。予不得不前伸其說曰。當時夷既不法。即指調戲婦女鎗傷平民等事矣。一有其事。村民勢必鼓譟。衆怒驟起。夷必拒護。兩相動手。彼此轉盼致傷。民衆夷少。傷每在夷。夷既受傷。村民誰敢挺身赴官受責成者。勸其縛夷送署。勢已難從。况令其任夷橫肆。袖手旁觀。止以一二父老報官。聽夷行兇後從容以去。此可以告養如木雞之君子。不可以強血氣方剛之村民子弟。蓋夷自入村啓釁。於彼義憤所激。衆怒難犯。先勸其紳老。約束子弟。不與搏力。至萬不得已。亦不可遽殺。此爲黃竹岐事之速殺受累而起。人心尙庶幾可從。否則函到。徒滋口實。而夷以既有公函。臨時不肯受縛。不至決裂不止。轉失勸戒之意。更失制府息事之本意矣。其人夷酋知紳士持公論。亦稍加斂迹。不敢再有後言矣。英國自稱雄西海。都但西河畔。築宮闈崙嶺。(即倫敦)城外。故宮之在城中者。猶相沿未廢。他國人至。必導以入。使遍觀焉。以誇壯麗。其俗然也。夷酋來者。必謂明明通商和好。宜相信無虞詐。尙何中外夷夏之可分。故所至視其城如戶闥。獨粵城垣門。與夷館相距僅咫尺間。轉不得一入。時時詔言於耆英恩形。始尙誠求。繼兼責備。閱時已久。無復可以支吾。蓋夷俗期約至速。且屢不自知其瀆。微言之又不悟。兩人者。日爲所促。相與躊躇。至再不獲已。姑許其一行燕會。而預爲設備。將假酬酢禮。掩招入之迹。以爲一而不再。他日非因延請。無緣自至。有所商。則仍出而就之。權宜之舉。不激夷怒。亦堪以對我士民。顧尙遲疑。未有期日也。二十三

年六月省紳侍讀銜何有書老成練達以創畫社學受獎有所聞爰集同志具詞節院云閩閩聞夷將進城拜晤以此與論沸騰不知實有其事曾已約許否請率循舊章免滋衆口者英亦竊幸其詞適至得有藉以謝夷也但以道路訛傳初無成議大書揭而慰之

呈云竊以故老扭於舊聞羣黎安於習見故有異聞必相驚詫遇創見則起猜嫌民情大抵然也我粵東民蒙朝廷厚澤深仁休養生息士農工商各執一業高曾子孫與享太平舉凡踐土食毛無不尊君親上矣查各國夷人來粵互市夷商向來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歷久相安但夷人一到省向在城外夷樓聚處國有典章二百年從無夷人入城之事舊聞習見婦孺同知邇有道路傳言說有夷長欲進城垣拜會各大憲未審果否輿論沸騰蓋既有拜會之名必將肩輿儀仗兩衛前驅民間聞所未聞見所創見靈攝人心驚駭耳目觀者定如堵牆所可信者各縣聯絡千有餘鄉團練義民十餘萬衆均已各歸各社各鄉時勤操練嚴加約束斷不滋生事端但慮省城五方聚集良莠不齊誠恐爛匪兇徒猝然干犯夷人或不相諒是敦和好反致參商書等愚昧之見欲求循舊章程定於城外齊整地盤或會議事宜或燕會交歡或鋪排犒賞不啻行所無事似屬易便也恭維欽差大人天潢一派贊化調元盛德所加夷情悅服凡經灼灼洞見幾微書等愚蒙原不干預公事也

但地方關係一有所知不敢壅於上聞用是歷陳下悃冒瀆尊嚴伏乞俯順輿情查照舊典飭遵辦理則萬民歌頌同荷生成矣制府批云查中外務在相安據呈請循舊章以順輿情理極詳明慮尤深遠惟夷人欲行進城之說不過道路訛傳並無是事諸紳素爲民望所歸即可傳諭各鄉各士民免生疑慮本部堂向以婉舉其事之可證驗民情者爲夷告而曉曉之來正未已繼請士民之心爲心凡有關係地方夷務事件自應熟籌妥辦也

而繼却者屢矣因循又越數年會駐香港三年例滿當受代返恥在粵之衆終未得請以入見外國歸無以對居者在來粵夷中則已爲長自謂責有專屬也二十七年二月行期將屆驟率其綠衣防兵三百偃息旗鼓從香港潛載越虎門入當時海疆安謐貨舟梭織虎門大啓守者以爲運貨舟至不復查驗循內河趨經獵德砲臺側接踵而登出不意挾衆釘寨我礮眼澆藥水毀我礮樞守臺兵倉卒裝械不及遂聽其所爲迨把總梁定海擊以礮夷兵已一闕還舟解纜順流西上甫至夷館不入即斷安瀾橋上下爲駐足地逐市人空其舖舍而踞之者英出詰以私入故則請廢館後通海之新豆欄道收拓館地既許而立堵之矣又請租河南地以建夷樓則當日初與琦善講和條款所嘗及者其

後香港尙奉諭停給。所議已虛。迨定和約。准英國在通商埠地。出資自與民間租賃。建樓立棧。但仍由中國地方官會同領事。體察民情。擇定地基。聽與內民公議租值。內民不得抬價措勒。遠人不得強租欺占。以期兩情允協。蓋願租則民情自得。不願則夷當別圖。強即起爭。必然之理也。珠海南岸。舊稱河南。正對省城。生齒日繁。不獨舖店民居。寸金寸土。卽田塘棧舍。亦與荒郊僻岸者。價值迥殊。其人比屋而居。非耕卽農。非商卽賈。自食其力。自謀其生。各賴咫尺之地。爲仰事俯育計。又其迤西壤地。沿水橫出。與今夷樓隔水相望。一旦稍爲夷有。恐他日夾岸臨海。築臺置礮。勢成交牙。有事則來往帆檣。西道頓形窒礙。於民固有不便。而借以截阻黃埔各國商舟。設起貨入省。仍勒其於此查驗。復萌初得香港故智。更有不便於諸國。其南則地隨河折。由折處直下。卽爲西南入省河。鳳凰岡。東望雞鳴滯一帶。倘從洲嘴折處。別築一臺。卽有以扼我西南鄉縣入省咽喉。龜岡礮臺雖設。而無所用。河南四十八鄉紳老。有識解事者。早慮及此。且夷之伎倆。久在百姓意中。彼就款於江南之大飽慾壑。與在粵之伴還商欠。皆事出已甚。非百姓夢寐能忘之事。今因有此約。令其舉祖宗百年事業。流離播遷。靡所定止。而拱手讓之。所得幾何。設令誘以租貨重利。亦將糞土視之。萬無如意理。而夷曾未識其情勢所在。誤聽夷館賤役。及洋商工作子弟之所慫恿。遂一意卜居。謂着英爲經手立約之大臣。總制其地。我責官而官責民。挾約而行。當無不獲。不復計及體察民情之爲何語。更未能思及地未許租。則所指爲抬價措勒之詞。悉屬無根。隙莫可乘也。况歲租每視夷旺淡。西洋人之在澳衰敗之後。租竟如何。徒予着英以所難。質質強求。逼人過甚。於是着英不得已。勉派府縣官頻傳業主。令議價值。未到。而噤會竟以二十四年四月初二三

四日身履河南洲頭。自爲丈量。插旗誌界。民見事在必行。越日集衆雙州書院。言出而髮指者數千人。其老成者謂與其生端事後。不如陳說事前。乃以情理利害四端。詳縷其詞。投以公函。斥其背約圖占之非。

書云。竊以謀事必體乎人情。作事當循乎天理。而事之成敗。

尤須計及乎利害之重輕。我粵東與貴國通商。百有餘年。彼此有相資之益。中外無詐虞之嫌。而貴國商民。亦素以信義相安。即千百萬之貨財。一言爲定。一諾不移。從無失約背議之事。此中國商民所以樂與交易。而歷久所以能相安也。迨至二十一年。構怨交兵。以來。貨物不能流通。商賈亦日見倒數。在粵商故多失業。而貴國之貨亦未爲得利。且當擾亂之餘。土匪藉端尋釁。小人乘機焚掠。遠商皆受其累。前車可鑒。各國所同知共見者也。自宜各鑒宿恨。堅守和約。以圖補救。共享太平。乃近聞貴國欲勒租河南地方。建造屋宇。我紳耆始以爲此事必須兩相情願。貴國素重信義。斷不肯強佔逼租。今見我府縣官類傳業主。逼令議價。且德公使差人。竟以初二初三四等日。到河南洲頭嘴地方丈量。插旗誌界。於是各鄉士民大爲駭異。初四日會衆集議於雙州書院。謂與其相爭滋鬧。責我啓禍生端於事後。何如先爲陳說。辨此是非曲直於事前。茲特將情理之可否。利害之得失。細爲陳之。夫河南習俗。非十三行可比也。而河南地勢。又非上海各港可同也。蓋十三行與外國人居住有年。久相熟習。倘令河南創建洋樓。必致驚奇猜忌。彼此斷不相安矣。上海係新開港口。向無遠商貿易棲止之所。且海濱荒地。無礙民居。故擇地租住。其理尙順。若粵東。近則有洋行。遠則有香港。居住則有新建之公司大樓。貯貨則有現租之洋商棧房。又何必貪多務得。費此無益之巨資乎。况河南地方。寸金寸土。皆民血產。該處田塘棧房鋪戶。居民或藉此耕作以贍家。或居此貿易以謀利。甚或孤兒寡婦。賴費息以存生。或大族徵宗。設常產以延祀。既不能聚族他徙。又不能舍業別圖。一旦強迫奪之。以致流離失所。謀生無地。情何以堪。貴國人素以醫人濟世爲心。何忍出此。此衆情之不能強其所難者一也。抑吾聞之。無信不立。違約不祥。查前次我官示諭萬年和約條款內載。各國商民。准其租地自行建樓立棧。仍由中國地方官會同領事。體察民情。擇定地基。聽各國與內民公平議定租息。內民不得拾價措勒。遠人不得強租硬占。務須兩情允協等語。今河南之地。若云體察民情。則衆口一詞。不願出租矣。若云公平議租。則既未經額租開價。又何拾價措勒之有。至於倚我大憲之勢。欺我小民之愚。挾制逼勒。必欲租得而後已。又不待業主允議。遽行差人丈量。此非強租硬占而何。所謂萬年和約者。曾不及數年。即思翻約背議。試問當時書此約者何用。立此約者何心。我等士民。偶立契券字據。尙能久要不忘。豈自稱英國堂堂之公使大臣。而肯背此兩國永守之和約乎。此義理之不容失信者一也。且貴國商人數萬里航海至粵。無非爲謀利而來耳。貴國之所以獲利於粵東者。利其民之相與交易也。今欲與交易。而先拂民之意。人心不服。於利何有。凡人安居。方能樂業。守信。始可通財。今若不守信約。特強挾勢。奪人之產。佔人之田。固將爲粵商所疑慮。而不敢重託貨財。亦將爲各國所恥笑而不肯相與共事。况夫奪則必爭。爭則必鬪。爭鬪之際。商賈避亂而前。貨物停市而不售。試觀近來生意冷淡。已可概見。是欲奪人之利以爲己利。烟戶不下數萬家。其間賢愚不齊。強弱不一也。抑且不獨失利已也。其害更有不勝言者矣。衆怒難犯。專欲難成。今河南共四十八鄉。烟戶不利未見。而大利先失。此智者所不爲也。且不甘於貯貨而致焚燬之肆害。其能時時爲之防禦。處處爲之設備乎。是跬步之間。皆爲荆棘。鄰右之近。盡成讎仇。將以萬千之資。建此地而不

足。即以百十之人毀此地而有餘。貴國亦何樂得此叢怨之府。生此爲厲之階乎。此禍福之機甚明。利害所關甚鉅。不待智者而知也。惟熟思而籌度之。我等紳耆。生長河南。目覩民情。有洶洶之勢。恐致激變。故不得不會集衆人。將情理利害四端。先行詳晰陳明。尙祈轉達貴公使。體察此情。永守和約。免致兩敗俱傷。而謂吾言之不先耳。並將此情節。投訴於各國領事官。及富商大賈。請各國正人君子。評其是非。分其曲直。免謂我天朝士民不知禮義。即將來鬧事生端。有所累及。亦可知鑿由誰啓。咎將誰歸也。倘不曲諒愚衷。不採納正言。仍然恃強硬佔。竊恐怨積日衆。禍貽日深。其身與家相依爲命者。能不捨死相爭乎。蓋前次擄兵。未之及民。領事方遲疑。故民情未憤。若此次貽害。係與民爲讎。故民動公忿。而心甚齊。此非我紳耆所能排解。亦非我大憲所能壓服者也。

未肯收書。而河南人已刻印四佈。會知衆議鼎沸。非特耆英可以威脅。再往必滋意外也。爰暫止河南之議。更索租花地口之石圍塘。其流弊一如河南洲頭。且紳縉世業。何可利動。已廢然而返。是皆已事。至是遽以兵挾。覆述前意。却以必從。耆英曉之。謂倘緩其期。將來或分任租值。尙有可商。愈迫則租愈不貲。亦非爾利急之且必激變。正言以却。顧英會之來。本以求約入城爲重。實非有餘力租地。不過假作引端而已。故終以定入城期。請地從民出。議租權旣在民。城爲官守。議入權則在官。非若租地之聽民自願者比矣。今西洋諸國。咸謂我難入此城。勢成騎虎。不得其期。則駐兵留此不復出。蓋夷兵之來已數日。人言藉藉。不調集兵力。驅之使去。則民心時刻可動。動則會與其兵皆粉齏。壤約啓衅。悉緣諸此。而會又崛強。不可於口舌爭。於是慨然與訂二年後。予入城之約。謂二年中。以官調紳。以紳調民。至期庶幾可掃徑相待矣。夷會與訂約。而後從容挈其兵還香港。事定耆英復定海而遷其官。會旣歸國。則以入城期定告其王。凡鄰邦之商於其國。及其印度亞墨利加所屬之地。盡以是鋪張其詞。招其屆期至粵觀禮。他國商之在粵者。雖曉然於民志之不可奪。而明明有大臣期約在。習聞耆英爲太祖皇帝天潢支屬。協贊綸扉。持節出辦夷務。體統冠諸大吏。必有以動上聽者。粵民縱強悍。而惟縉紳言是從。倘上許彼入城。紳士自不敢異議。百姓惟有隱忍。究何能爲。以是

信入城之舉之非虛語。方將相約隨英夷後。觀其所爲。且自以同一准市之國中。朝斷不忍厚彼薄此。時俟英夷既入。然後援以爲請。凡此皆諸夷意中有。亦事理之所必至也。無如者英先期以在粵久。奏請述職。得諭旨。命以二十九年春。暖來京。擇正月行矣。瀕行。請以廣縉佩大臣關防。權督兩粵。而布政使葉名琛權巡撫。未幾兩公即真。著相途留差樞庭。是年。兩載期屆。二月。夷酋以文來。請踐入城約。始猶出於正言。繼且煩絮操切。堅執前議。勢不可止。廣縉念中外大防。在此一舉。此而不力爲阻遏。他日將時以燕會至。固無辭可拒。是又與福州上海等。而密察民志。城鄉萬衆。無慮婦孺。鮮有以聽夷之入爲當者。縉紳卽或面從。亦必退有後言。且夷假禮以來。安知其不包藏禍心。逞其平日詭譎之見。或事後求地爲安置。甚或臨時索所經官舍。留其徒居之。不惟立生口舌。抑且驟起兵戎。就使聚兵設防。萬不至有當時之失。而大衅卽從此開。况者英親自許之。乃先時而去。責其難於後人。艱鉅之任。惟志定足以肩之耳。於是不俟徘徊。已密定拒夷之志。及商於名琛。更謂官民合心。方稱同志。無怫百姓以順夷理。且民情若是其堅。且衆夷一動。則民頃刻生變。勢難終日。官轉無立身之地。惟有拒諸城外。縱有他故。亦官與城爲終始。其事實有把握。已先單銜具摺密陳情形矣。今我兩人和衷一志。順民心以行之。復何疑之有。商既定。廣縉乃先備內防。自省河以東諸礮臺。選擇將弁。誨以方略。俾俟夷闖入。沿海途迎擊。分繪要隘臺墩圖紙。核其所有礮洞。計一礮裝藥施放。洗刷移運。應需兵士若干人。使臨時各事其事。是爲首班。別預備策應者。各如其數。爲次班。又別備補再策應者於後。人數亦同。爲三班。填寫首班策應。及補策應各兵士姓名於臺圖。所宜跼立處。令其各守位次。寸步不移。首班勝則已。如一人傷於賊礮。則策應者亟趨前以



補其缺。傷者散。兵扶以下。而所備再策應者。又亟趨前。補策應之缺。首班戰久而懈。或猝遇暴病。則領兵之弁。以所備之策。應遞補。直至三班。皆受傷盡。然後聽其敗潰。不復責戰。所選儲備位。亦按臺洞。各備三礮。放多礮熟。即令輪換。先以圖。使將弁選精壯軍士。詳爲指示。令知此次戰首。繫一省官民。成敗所關最重。不特不能如往日見。夷自潰積習。但以派定立處。稍離分寸。及臨陣告退。即自代有人。亦按軍法。並令一月前。點定班兵。開誠告以人之勇怯。原出天性。非可強抑。自揣或至臨時瑟縮。未能自信。或家有老親。或尙無子媳。內顧不能無繫戀者。仍准其預期請假。事後許再充伍。不罪。俟其概肯以身殉國。對天矢誓。情形踴躍。又察其平素體健技精。無他隱病者。諄諭以一經應命。當自視其身已死。歷詢不悔。始取其切實甘結。書名畫押。保以親屬。而後分班帶入節署。親許以功成優拔。死者官養其家。於選將選弁。憑弁選兵。而驗於將。兵將人人自請效命。萬伍一心。次第籌積軍資。衣甲皆製備。外郡封解軍局。絡繹內運。而省城民戶。毫末知覺。密飭中軍副將。召近城社學紳士。假捕盜名。令各歸勳械聚勇候撥。分社延見。使各不相知。亦屬其各不相謀也。社學原議。有事。官爲調用。給以口糧。無事。各歸耕農。勇出自民。隨時可備。布置既畢。乃揭牌於轅。以某日出閱虎門舟師。時夷酋叻。已代聽來駐香港數月矣。聞廣縉巡歷海口。思乘其出。劫之於舟。俾險浪驚心。倉卒間。必踐夙諾。較以文爭易。而不慮再有遷延也。則請臨其舟。廣縉慨然許之。夷舟方旋內洋。隨行官吏。咸謂風濤固不測。且身入虎羣。履其啞人之尾。設有變。將奈何。廣縉曰。若輩慮彼敢遮留我乎。留我不有水師提督在乎。因語提督洪名香。若我留彼船不還。可悉舟師攻之。我自

顧盼旁若無人。從官不得已羣隨。以上風舟搖盪。相顧皆股慄無人色。叟翰握手延入艙後。免冠爲禮。遽杜其門。隔其從官於門外。厚設機一却。卽閉。堅牢如壁。不可復啓。廣縉談笑自若。叟翰袖出所陳事數款。率貨稅之瑣屑者。求面爲許允。廣縉隨閱。隨舉其不中理者。手指口駁。索筆而刪之。叟翰下氣低聲。固乞請。廣縉固却之色。頗莊勵。侃諤開導。至良久。聲琅琅徹艙外。從官聞未悉所繇。欲入不可。僅逡巡以俟。最後。忽更端起言。中國許我入城。兩年前約以今日。今我國諸凡備具。專候示我期日。請必定期而後返。廣縉曰。耆相之許爾。在我來粵之先。我來未奉詔諭。何能妄予爾期。且百姓之不肯聽爾入。原執千百年舊章。爾在此當有所聞。億萬同心。我更何能自主。是當以夷情民情。兩相歧異之故。入告大皇帝請旨。我爲疆吏。必有所遵奉而行。今爲爾由驛馳奏。則可有旨。卽有期。不得旨。期將誰出。爾宜少安毋躁也。叟翰問批摺還當在何日。遂舉由粵達都。往返常程。略約告之。叟翰以爲緩。願自備火輪舟出。粵洋抵津代遞。廣縉晒曰。奏摺拜登。本朝自有定制。沿途所過。關津驛站。各定時刻。皆有專官。處分綦重。安敢違制。以進呈請旨重件。輕付外國。罹譴責。且汝舟近日亦安能逕至天津乎。爾居粵地。一切當遵天朝法度。勿率性生事可也。叟翰語塞。卽送出。仍下小舟駛浪還虎門。越日來報謁。予之食。食次囁嚅間。再欲有言。但諭以靜候旨意。語不及其他。旋省直陳其事。夷酋自意事有成約。耆英方在朝。當陳明在粵訂約緣由。計無不得請。卽未遽允。亦必命督撫酌量現在情事。以定可否。我請已堅。微露強入之意。大皇帝縱不欲逆民志。亦重慮失信遠人。有旨令粵官自定。官又何辭。可以却我。故自陳請後。不復喋喋。但自爲數日計程。盼摺回如望歲。稍逾往返期程三二日。卽令其副兵目曰贊臣者。輕

舟私入夷館探聽消息。及奉到綸旨。大意以爲民心卽天心。在彼重譯來斯。更不宜與民頡頏。念遠道貿遷不易。官吏當隨時爲其保護貨物。紬繹聖謨。蓋有萬民一體四海一家之意。非臣下所能窺測。更非外夷所能議擬者矣。旨旣宣布。夷始知上意。其國商人一時敗興。有轉咎咤。不如聽之一請卽許者。有追咎聽當時從兩年約。不能隨許。隨入。致爐竈另起者。而他國商因亦從旁以爲笑柄。微詞諷激之。於是夷酋文再至。責中國信義之邦。不合反覆若是。更爲危言相挾。意殊悻悻。廣縉至是。正言答之曰。曩者江南議和後。中國重信義。凡夷船之經我口岸者。聽其出入。不復詰查阻禁。蓋推誠相與也。者相親主和議。初不料爾國前兵目之潛載卒械。掩我不備。毀礮樞而塞礮眼也。其時兵不及調。礮不及易。爾兵深入據橋。阻遏行路。民情驚駭。瞬息便釀禍端。乖和局。故酌量緩急輕重。不得不權宜約以年分。許以入城。使爾兵目如願而出。以保和好於未艾。是信義之失。爾國先之。而反以責人乎。耆英之奏請陛見。實逆知民心之不服。舉國胥無異詞。不能爲左右袒也。夷得報。已辭窮。則又強辭以辯。謂事必自度可行而後許。許則必踐。方成丈夫。當我兵入時。爲數無多。何難一戰。戰不敢而後許我。許而復背。中國他日何以示信於人。我今日又何顏以對他國。不得不率我兵商。一擁而至。且聞省中方團練壯勇。皆董於官。旣慮抗官匪徒。出而拒我。何不卽分所練勇。拒亂民而衛我入耶。又答以民情所在。旣屢舉相告。今民自團練。實維汝故。而猶嘵嘵不已。反欲爲疆吏者。率民拒民。背理逆勢。愈言愈遠。此後不必更勞唇舌。請卽挈爾兵入。我爲粵大吏。當四開城關以待。爾其試之。郵牘凡數返。輾轉辯論。端且百出。當是時。自上冬迄三月。會城粵秀書院監院刻印公柬。延集越華羊城二院同事。暨城中在籍紳士許祥光等。及內

外城以遞河南居民舖戶。按其街約。予以規程。會城書院。粵秀最先。越華次之。羊城又次之。先是柏公為觀察。令三院監院。勸

所萃。責以倡首。會院長南海何員外文綺養荷里門。予方為正監不可辭。乃印備東啓數萬。會同監院順德羅教授家政。南海譚訓導學靈

山仇訓導乾厚。順德張學正應秋。番禺丁鮑諭熙。先期使院役分投街約。遂以章程。偕番禺候選道許祥光。候補同知禮光。候選郎中金

下鄉未返。仇丁並以送試去。沈亦未及半。以事未至。偶會閱。粵秀令役分延諸紳。役以夜不及備請。易夕。惟予在。徐制府偵知。三令易

太守召諸紳。謂不能實則事敗。予遂以羅查南海神廟工。不過一日即還。張譚皆世居西關。其地人衆。非土著紳士不可勸。故分段去。

非有他也。丁居城西北。其地多幕客長隨所寓。已約其送試後速還。彼處出勇宜在後。必無貽誤。太守以予言覆乃已。九人者。皆不辭

勞瘁。故民情踴躍。南海候選郎中伍崇曜。以熟悉夷情。事藉探報。當時從制。勸家自出丁設械。為拒夷入城之備。預期分詣諸街

約。剴切與商。一時雷動雲合。自老城而及新城。新城而及四郊。河南人亦創隆平社學。同時響應。地大者至數千人。少

亦數百。按日分期。自具所練丁勇名數。東報粵秀。隨以其夜。延官紳同集其公所。壯目帶令籠燈執械。分隊以過。越日

官出炙豬水酒獎之。自城內而城外。遂及河南。以次校閱。旬日間。得十萬人有奇。內城雙門底上街陳廷森。蘇蔭清。同督帶

四百三十六人。惠愛街四約沈維鏞。督百十七人。惠愛五約何定海。何榮芳。同督六百七十人。六約泰。督百六十人。四七約黎

承恩。葉文卿。同督四百十人。首七約吳廷輝。督百六十人。東七約鄧龍光。督百人。西七約冠世隆。督九十三人。八約陳彬英

。李秀蕃。同督五百三十人。九約易述。督百八十五人。東九約譚聘珍。督二百人。十約張俊。督百又五人。育賢坊西首約羅

家驥。督九十五人。東西約歐陽威。督九十五人。二西約湛慶。督九十五人。賢思街甘國權。督八十八人。何佩仁。督百六十

二人。大佛寺前東西約黃芳華。督二百十人。龍藏街單亦曉。督三百四十人。馬鞍街月泉南首二三約吳樹楨。黃錦濤。同督五百

四十五人。北約江兼三。督百八十人。九曜坊彭昆明。督百七十人。西湖街何瑛。督二百九十二人。早亭坊楊光曜。同督五百

十五人。早亭坊東李猷。督百三十人。孚通街劉錫芳。督二百六十人。四牌樓六約唐聖功。陳國忠。何廷標。李耀祖。李望爵。

黎安邦。同督千六百十人。魁巷簡憲。督九十三人。惠福巷鄭世榮。督七十三人。厚玉巷何澍。督二百三十二人。二牌樓曾洪

恩。督二百二十人。東約曾智修。督百人。正南街陳沅英。督二百四十人。東嶽廟前桂清。督二百八十五人。天平街丁濂。督

二百三十人。北約鄭廷銓。督百人。狀元橋張振宗。督二百六十四人。善慶坊陳煥章。督百三十人。黃黎巷何金榮。督二百五十

五人。大塘街中約朱登。督百二十人。南約歐陽瑜。督百八十五人。長塘街北約何啓中。督二百二十六人。南約廖永鏞。督八十

五人。德政街南約甘國寬。督百三十人。北約林長青。督百五十人。西約何獻圖。督百三十人。德政橋中約黃舟安。督百一十

人。兵馬司街邵朝安。督百三十人。承恩里蕭月恆。督百二十人。新城內南門直街張國權。潘國正。同督四百二十二。東橫街東中約李春蕃。崔兼。同督四百八十人。西橫街上下約麥逢秋。梁英。督三百六十人。仰忠街李朝華。督百二十二。東約陳國滌。督三百人。南約李文聚。督百二十人。高第街中東西四約陳習龍。雷鎮玉。胡敬之。陳肇芳。梁贊功。胡廣琦。吳國銳。梁應時。同督千九百八十四人。小市街中約張逢照。鄧正華。胡殿清。同督八百五十六人。正市街陳廷桂。督三百六十人。一德社劉鴻陞。督三百十五人。五仙門內西約楊裕景。李榮邦。同督五百十人。東約周士超。督百八十人。玉子巷何應堂。郭榮光。陳松盛。同督六百二十人。白米巷梁國恩。翁玲同。同督五百有七人。華德里黃紹光。孟智祥。羅玉亭。盛廷桂。馮揚廷。同督千五百八十二人。小新街彭則川。謝進高。朱福康。又李式光。翁遇安。同督千三百五十人。濠畔街衆約何瑞忠。梁汝文。李錫榮。陳元停。盛沛霖。宗植。同督四百三十人。三府前謝粹然。胡綱常。同督五百二十人。水母灣陳明澤。李冠榮。同督五百八十人。木排頭梁有容。陳二百八十人。五顯巷吳樹德。督二百五十人。太平街伍汝顯。督四百三十人。舊部前街楊垣。督二百九十二人。黎賢坊馮楨。督六十人。青雲直街譚朝恩。督二百三十四人。定安里胡開業。督二百八十五人。敦睦里譚振盈。督四十人。眼鏡街林顯瑛。督二百八十人。狀元坊馮文藻。陳作楫。同督五百三十人。清水濠張普霖。廖鴻源。同督五百人。東門外正東首約鄭文藻。督九十九人。東賢里白崇輅。督二百八十五人。得勝街香宜吉。督三百九十二人。越秀馬草步街李東屏。督百七十人。長庚里蘇福祥。督三百四十五人。榮華坊洪國俊。督二百五十人。小東門外永安首四約陳國楨。雷顯廷。同督四百二十人。永安橫直街梁敬寬。梁鴻基。同督四百六十八人。三角里黃敬之。督三百二十人。鎮龍坊翟廷高。督三百八十人。元運街中約吳逢登。督百八十人。築溪衆約梁瑩景。何燦信。同督六百五十人。洪溪衆約梁殿光。督二百五十人。小半約邱鳳麟。督百五十人。珠光里何應榮。郭泰光。陳斯盛。同督七百五十人。珠光里牛約崔榮。督二百人。三寮門何啓泰。督二百五十人。龍王廟八約陳仲瓊。潘大彪。岑燦堂。黃俊輝。袁朝元。李時澤。李世川。黃銓朝。鄭瑤。呂震澤。張饒勳。同督千六百八十八人。前鑑街劉紹昌。督四百七十人。海旁中約何學亭。督二百人。海旁東街胡結清。督百三十人。西約。督百二十人。永清門外永清街蔡常。督二百六十人。石新街戴恩。督一百六十七人。豆腐巷塔沙太平沙鄭太勳。黃廷椿。李裕才。霍仁盛。孫世祥。同督千二百九十四人。倉前街彭藹如。督二百人。中約余雲階。督二百二十五人。南約趙宗方。督二百人。西約招煥輝。督百七十人。壽康街東南約翁仁瑱。梁泰。同督二百九十人。泰康里伍崇茂。督二百三十人。石基里馮聰。督二百五十六人。東西約吳洪。正魁。同督二百五十六人。永祥坊街衛浩駢。督三百十人。西門外石岡街吳炳華。督二百六十七人。源勝坊馬應元。督二百人。第四甫彭文雄。胡景修。同督四百九十人。第五甫南北中約曾國良。楊應春。同督五百五十人。第六甫楊遠超。督二百四十五人。第七甫甘汝良。督三百七十八人。第九甫尤懷謙。督三百八十人。上九甫繡衣坊廖彪。李天驥。同督五百八十人。下九甫歐陽楨。梁國泰。同督四百七十八人。第十甫馮清揚。伍花廳。梁國璋。沈成安。崔鉉光。馮陞。同督千四百八十人。十一甫楊作權。龔仲良。同督千一百有二人。

十二甫東中約左康祺·朱任真·鍾立誠·同督八百八十人。西約陳鶴清·督二百二十人。十三甫葉逢春·潘凝輝·同督五百有五人。小甫馮慶良·督百一十人。十七甫陳毓桂·謝際安·黎建威·同督七百五十四人。叢桂業秀坊南二約馮家樹·督二百三十人。叢桂太和里潘應鳳·督百二十人。叢桂大巷黃則昌·督百一十人。滄露巷李崇基·督二十人。西陰里鄧延安·督百一十人。叢桂元和新街梁岳光·督百二十人。和陸里蔡德輝·督百一十人。甯溪約李文炳·督百一十人。叢桂新街徐澤霖·督百三十人。南約關暢時·督百八十人。叢桂之南慶豐·督百五十人。叢桂黃沙郭觀光·李錦華·同督五百有三人。叢桂柳波·顏金劍·督百五十人。叢桂恩甯西約蔡伯彤·督百五十人。橋東西約黃文超·督百二十人。蓬萊新街簡熊飛·督百三十人。叢桂柳波·顏金劍·督百二十人。太平門外天平街區昌俊·督四百三十五人。清平榮約胡毓輝·何秀林·張清禧·盧俊華·吳啓·何成業·歐陽緒·同督二千一百人。朝聖門街蔡天衢·黃東揚·同督六百五十人。長壽前九街李光鵬等·同督二千二百九十三人。長壽里黃兆蓉·劉康泰·同督五百九十人。寺前街潘會普·督二百人。打銅街李春華·黃國成·林守憲·李耿光·陳榮·同督千四百五十人。樂欄街潘有培·陳純輝·勞慎榮·胡錢·梁國華·同督千二百人。十三行嚴蔚芳·督二百六十人。聯興街梁約享俊峯·蒲希顏·何恩普·馮驥·同督千四百七十人。甯遠坊關敬修·督二百六十人。福星里鄭惟·督百二十人。仁安里陳光釗·督百四十人。德星里黃二·督百三十人。杉木欄黃來泰·督三百九十人。新基七約梁金葆·鄧榮耀·吳德昭·同督八百八十人。故衣街盧紀常·督百七十人。伍觀光·同督千一百七十三人。清平中約胡近光·督二百二十人。靖遠街范衡禹·督二百二十人。油欄門外七約馮濟美·李福恩等·同督千八百九十人。穀埠王珉·督三百四十人。樂安街梁浩光·督百五十人。迎祥東西約何呂東·督二百八十人。安瀾街王敬。大甯街陳尚賢·督二百二十人。白糴街賴貴清·督九十五人。同文街嚴應昌·督二百二十人。潮興街潘廷紳·督百五十人。瓊花直街李太昌·督三百五十人。鹽亭首約李成長·督三百七十人。潮賢街劉天球·督二百五十人。湖興街潘廷紳·督百五十人。瓊花直街李太昌·督二百五十人。吉星里黃炳光·督二百五十人。賢梓里鄭容光·督百六十人。靖海門外東首約林鴻泰·督二百人。吉昌街黃河瑞·督二百八十五人。五仙門外會仙街霍鸞標·督三百二十人。龍慶街羅熾昌·督二百七十人。河南龍溪七約潘正理·王倫之·陳錫麟·程國泰·梁金榮·同督九百八十二人。白鶴洲激珠東市張日宣·張國經·同督六百五十八人。廿四四鄉梁作舟·梁捷冠·黎棟材·植振德·胡樹棠·區鑑清·胡和德·梁金·謝俊勳·李明上·同督九千七百七十八人。南容區國鏞·鄧鳴暉·同督四百四十人。陳桃林·浦榮約梁東陞·周為泰·同督四百八十人。汛浦西約崔福賢·督三百二十人。東約歐光泰·林應春·同督四百四十人。龍尾導街梁威連·督百三十人。東西兩約劉廷鉞·督二百二十人。溪映東約張成貴·督百三十人。南約李忠泰·督八十人。西約楊達榮·督百八十人。官渡頭梁名世·張業隆·同督五百五十七人。繁洲東約劉亦榮·督二百二十人。西約何潤隆·督三百人。繁洲外街何汝成·督二百七十人。永興社馮漢儀·督三百八十人。福仁里霍衍祥·陳士清·同督四百八十七人。福麟社梁章覺·督一百一十人。蒙聖里東約鄧信忠·督二百四十人。西約孫遇庭·督二百四十五人。聚龍社杜琮亮·督二百三十人。草芳村鄧懷玉·督三百有六人。蚤科鄉林聯芳·督二百二十人。太平坊何湖清·督二百六十八人。百睦坊梁萬盛·督百人。雲桂鄉謝再禧·督二百七十人。南岸東約麥穗芳·胡龍安·同督三百四十人。寶岡鄉李鴻發·區朝俊·同督五百九十八人。福場里沈兆鑄·督

二百五十人。福場外街徐應科。督百一十人。廠前街羅錫形。督百一十人。事後。皆給以頂戴。其疋頭行衆。向與夷售呢羽者。洋商未撤。夷呢羽至。則按其行之有力無力。而分其受貨之股。交厚者。夷則多其股以私之。而買茶歸。亦即按其受呢羽股分。故商皆媚夷以求最大其股。夷亦以此挾商。由來已久。洋商裁後。所至呢羽。皆歸舖店。無高下其手之病。於是股富多作呢羽生理。棉花亦爲洋貨入口之最大者。銷行廣。則貨亦厚。方據夷利。自入城議起。兩行自行聯約。停止不入夷館買貨。數月以來。夷貨滯銷。以資存毡者。民夷交易。通夷言。言之經紀兩行。招之於店。使入議貨值者也。當時存毡語夷商。謂入城與否。官主之。非貿易家所宜干與。惟慮城內外出勇。旬日至十萬。勢必釀成事故。則貨不能轉售。費本將無所歸。非以停買相爲挾制也。疋頭行之胡光鉅。林槐材。棉花行之梁維翰。朱正祥。亦各集丁。當勇之夜出也。四城燈燭照耀。殆同白日。鎗礮聲聞十里。首尾凡十旬。城西之密邇夷館者。登層臺四望。瞭在眉睫。其聲遠者。若新城以內。若河南南入村落。平視阻隔之處。夷館巨鏡高擎而倒影之。火點如亂星。諸夷結舌不能語。戒館役黑夷。未黃昏。即自閉前後戶市肆。暫停交易。諸貨既驟壅不行。香港微有所聞。猶未暢知其事。知亦未盡信也。迨副兵目以咬嚙意入探夷館。舉所見告。會紳士恐夷會尚未深悉利害。頓成糾結。集繕公函。語以

民間設勇事。使通事齋書至領事所。令轉致咬會。適副目探時方同集舊洋棧。領事正寓其鄰。慮書詞至。彼不克暢明曲折。即令傳語領事。將親至曉之。令勿先避。領事迎入。招副目圍案而坐。遂悉舉今昔情事之不同者。正告焉。副目領事並唯唯。夷樓臨海。凡三間。中爲客坐。兩房皆役居之。後爲臥室。即公司未撤時。大班二三班所居以理貿易之所也。今領事私稅于此。及一幕友。三人雜坐其中。出茶敬客。次葡萄酒。次則捲葉於紙不箆而吸者。彼稱孖姑烟是也。稍久。則或起而問所陳器。三人惟副目不語。中國官語。餘二人皆能爲北腔。頗熟。幕客者。略通華文而不甚了了。出紳士所致函。招伍觀察欄邊。實問其所未達者。函中有可激成一語。輿以爲攻擊之擊。疑云以兵攻彼伍。復舉以水激石義語之。頓悟壁上懸三鏡。一蘭窗圖。一蘭窗。三花橋圖。一則廈門圖也。當幕客與伍欄邊問答時。二夷在座。予察其詞色溫平。指蘭窗圖問領事。謂爾王有城不居。而爲宮室於外。以爲不恃城衛。殊不知宮外環以礮臺。其畏人攻伐。不視城更甚乎。彼笑而不能答。又指三花橋圖曰。爾國既實水收稅於民。設中國亦有此。則此珠江皆銀海矣。領事轉述以語副目。繼問何以知之。予曰。五大洲皆在城中。近事不知。尙讀古書耶。因指廈門圖。設當時仍守礮臺。爾國何從入。此不過一時事耳。不能視爲常局。即如入城之事。似乎先有約在。而紳民意中。並以前兵目先不宜背約私入權兵。致欽差大臣不能不許。是成約彼此皆無定。則踐否亦無定矣。今香港綠衣兵。皆非肯戰者。與護貨兵亦然。爾幸兵少。偷兵多。連挾之入。則殊失紳士意矣。二





開事例。名目懸殊。然甫截卯期。亦必次其後先。都爲一秩者。蓋冠相慶。聯步齊登。取便檢查。不嫌蛇足。由斯推類。悉數難終。矧以事關中外之大防。恩冠古今而特異。而我等今日之同受品秩。一視同仁者。使不爲之記其緣起。列厥芳名。將永矢弗諼之謂何。毋乃怠忽承之乎。當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夷人之申請入城也。事則違例。而成約是循。文牘要求。萬難自止。惟是撫之以成大局。彼詭以禮至。未可遽詰戎兵。勢處兩難。倘當事稍一依違。卽已大拂民志。且果聽其窺我郭。履我城。衛。恐變故猝乘。難善厥後。院憲徐葉二公。知衆心之不可棄。夷情之未可循也。躬臨海濱。誠諭而嚴拒之。至再至三。足以奪其氣。於是粵秀書院。肇發東啓。集紳賢商議條約。普勸城廂內外。以達省河之南。使各就各地。各選名社。整械明燈。自巡其境。不假招募。不領經費。旬日之內。如響斯應。如轍斯合。一時得十萬人。夷館耳目切近。始而駭。繼而畏。終而服。而後帖然受範。市易相安。途塵息。大吏以聞。成皇帝聖心嘉悅。爰沛懋賞。給督撫以子男世爵。官紳獎擢有差。恭讀恩旨。我粵東百姓。深明大義。有勇知方。難得十萬之衆。利不奪而勢不移。朕念其瑣戴之功。能無惻然有動於中乎。著該督等第其勞勩。錫以恩榮。毋稍屯膏。以慰朕意。欽此。在我等此舉念固因公。亦而勢自衛。當時曾蒙官槁獎。許伐石按地作六坊。紀其姓名。此心已云不負。何圖聖澤優渥。有加無已。大吏善承德意。廣予褒嘉。在事董率者。給以一命之榮。原有品銜。則遞進一階。三百七十三人。各頒以印照。恭錄諭旨冠其端。將以所獎入告。且籍送六部存之。人人共沐洪施。時難逢盛典。且使義問延於後嗣。榮聲達乎遐陬。與國同休。永矢勿替。伏念我等幸際天威。肅將邦海安謐之時。一介編氓。濫邀冠帶。洵爲過分。允宜聯列名姓。附以鄉貫。里居三代仕履。恭錄諸家。垂是役也。海內智勇之士。咸歎繼者之無措手之永久。庶使他日顧名思義。敬誌不忘。是用滌毫。將受恩始末。敬書其簡端。

而夷酋自謂詞直理順。亦不作絲毫將就之想。以爲百姓雖衆。若抗違官命。卽屬叛民。粵民斷不肯出此。故始終責權紐於官。且自香港整棹以入。虎門旣無所阻。此外卽非所慮。官畏生事。勢不得不衛以兵旅。百姓其如官兵何。初不料督撫之協力同心。有以感紳民之速之深。一至於此。宣旨後。已不能斤斤責於官矣。倘其始終不悔。則入者不旬日。必片板無存。此時亟圖自全之術。惟有退居海外。知他國之以恥笑見激。實追其禍。棉塞兩耳。庶不致並香港駐足之地。亦遭拆毀。帆隨湘轉。尙見知機。蓋當時新安先設有社學。九龍附近尖沙一帶。貧民向以牛羊穀米濟夷。不過利其厚值。而久矣。苦其暴戾。積怒者深。其村已自爲團練。將俟夷衆一離香港。驟起殺其寥寥守者。毀其樓舍。付之一炬。夷入虎門一步。方爲百姓所拒。入內河愈深。見拒愈衆。萬不暇內外兼顧。事幾捷如影響。若數計而龜卜焉。然罅隙從此復

開雖快意一時。究非謀國之善。不如其自知之而自止之。國威於是而伸。聖心於是而慰。馭夷操縱之方。以是而行。尤爲美善並臻之道。是可識方隆之國運耳。

論曰。當夷事初起。民謠無端。自城遞傳鄉曲。七字爲句。多離奇難解。有曰寅虎之年定干戈者。其後果以壬寅就款。豈天地劫數之一定不可逃者乎。自虎門陷。夷接跡省河。所求率悖理疊出。市斷商舟皆載兵至。以日而增。甫撲廈門。知不可久。則巢浙之甯波。又以餘力攻乍浦。緣是以突入長江。其勢甚兇。其志甚銳。兵隊皆出雇募。酬資重而驅策嚴。火器又爲西海數百年長技。我軍之北。不盡關武備之廢弛。與將帥之無謀也。林文忠理海事。首先至粵。旋秉節鉞。所徵者粵兵。所籌者粵餉。但一意嚴守口岸。使籬籬自固。臨海門而激勵之。衆卽爲用。終其任。未嘗有所挫失。論者遂謂文忠。倘獲始終其事。必能令桀驁之夷。叩關悔罪。由我操縱。畏若神明。爲此說者。誠有見文忠聰達諳練。集思廣益。視國如家。兵旅所過。文戒預頒。村市秋毫無擾。及遇敵臨陣。又教以成法。人人爭先。其忠勇之氣。早有以懾服遠人。推誠士卒。夫是以信於事先。萬口同詞耳。不知夷意主爭市倖利。傾國以求嘗試。先定曠日持久之謀。不得逞於粵。則肆毒於閩浙。粵能阻其入。不能阻其出。省河內擾之日。文忠適奉如浙之命。應送諸佛山。方且臨別。欷歔歎息。不知何時可了。蓋至是。雖文忠亦無如何矣。然夷之伎倆。全在囑喝。以取虛聲。兵食資於商人。貨滯則商無所出。船愈多而費愈重。漢奸雖有供火食者。究非可長恃。往往重子息。假諸澳夷。不可得。以禮拜日。責捐於商。有僅應以數圓者。明明勢已窮蹙。久將益乏。文忠刺取其新聞紙。與月報。洞悉其情。持之頗堅。旣而事起波瀾。猶深扼腕。果使粵中無六百萬之與。帆航

鱗集。售烟爲食。所得幾何。曷敢他出。縱至浙。至江。何能爲。且亦斷不肯以空虛難繼之資。深入南北。適中進易退難之地者。鄭成功之冒險一試。轉瞬而舍舟逃命。彼獨無所見聞乎。况粵議款時。佛山礮已鑄成。所未備者船械而已。戰於外海。必求巨艦。令旣層阻深入。盤桓內港。東南洋商船之在省河。拖風繪艫之泊陳村。一日可招者。以百十計。倘移款夷之力。以收召漢奸。嚴備守禦。此中良有把握。卽不然。以堵河設勇之數百萬。與泥城編紮製造之物。移諮戰守。明罰厚賞。背城一戰。未嘗不可驅夷於海外。顧大局所在。非文忠所見及者。惜乎其去之稍速也。琦侯之款夷也。所許數與粵他日同。而前之款無他省之累。後之款開他省之端。從後日款於江者。而兩兩較之。不得謂琦侯鹵莽而許。乏先見之明。所不能解免於衆口者。天津初接。無所持以折服諸夷之膽。反以粵事辦理不善爲言。適足長夷驕而啓夷侮。迨抵粵。又取所備一切而盡裁之。事事務與相反。而卒爲所挾至此。然後知夷之詭詐出意料外。自怨所請有因而不見信於君上。不見信於粵民。至於匹馬單騎赴萬壽宮。怡中丞邀而返之。其志可悲。其事可諒。然而晚矣。臧孝廉之伏勇散戰。施於近海水陸。是卽予四省造船抽兵以尾追爲牽制之策。彼用於內河。此用於外海。用於內河者。勝在一時。用於外海者。利在久遠。夷所以輕我舟師之故。以市粵久耳目所及。知師船例造限費。監修者復從而減剋之。弁兵畏風浪沙礁。心膽先怯。不能駕駛如履平地。一旦使舟如馬。梭織相遇。彼方借商舟爲兵船。長短異度。勢必孤行。見我聯艫。安得不懼而變計哉。廢然而返。匪直一時之利而已。祁敏肅公調予於潮。以告養入辭。謂予靜者心多妙。盍告我今茲所亟。退卽以是陳。善而不用。未幾廟謨果有船政之舉。假使當事以奉旨飭查少卿金應麟。監生方熊飛。請造之便。合

四省通融製造。派令巡洋。不必購木越南。時捐紳士。已得一勞永逸之計矣。今天下非無講求勝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卽曰師夷長技。姑無論西夷同一氣類。雖日爲蠻觸爭。而萬不肯爲中國用也。就令樂爲我用。而一舟之費。內地可調兵數千。敗必索償。勝更求無底止。終難以善其後。天朝全盛之日。旣資其力。又師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學。失體執甚。彼之火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國地雷飛礮之舊而推廣之。夾板舟亦鄭和所圖而予之者。卽其算學所稱東來之借根法。亦得諸中國。但能實事求是。先爲不可勝。夷將如我何。不然而返求勝夷之道於夷也。古今無是理也。雖然服之而已矣。何必勝。

# 夷氛記聞跋

夷氛記聞五卷。順德梁廷枏撰。舊未知有無刻本。粵中藏書家間有傳鈔。光緒間。吾鄉趙竹君先生佐張文襄幕。在粵得其書。愛之。與王君雪岑各鈔一本。既攜歸。三十年前即見之。文詞雅飭。敘次井然。是作家之文。顧傳鈔不載撰人名字。又訛其標題作夷氛聞記。聞記二字。頗訝其不辭。趙君頗欲傳刻行世。曾屬余攜至南通。商張季直先生。張辦有翰墨林印刷局。付主局事者謀剗。久之未就。仍索歸。近年乃知北平圖書館亦有一本。問之袁君守和。則購自倫君哲如。哲如仍藏一本。又轉鈔售之圖書館者也。余搜集清代史料。兼任北京大學史料室事。遇有必須問世之佳史料。原有代爲傳世之責。函索趙君寄原鈔本來。冀審其撰人踪跡。並提其要旨。先公布於世。定其可傳之價值。斯不患無代傳之人。爰費數日之力。就本書中涉及著者自述之處。一一摘出而審之。然後知此書著者爲梁廷枏。書名本作夷氛記聞。國史廷枏本傳可據。與本書一一吻合也。今摘錄原書如下。

一卷第十葉注。時查辦嚴。鄧公明知騷擾。而轉有假是以動民。使永戒痛絕之意。派及材官。原不得已之權宜也。省中兵役。裁賊肆害。旦夕索詐。絡繹於道。皆雇工賤役。巨販率以賄縱。獲者寥寥。外縣武弁。尤藉以居奇。草木皆兵。幾無寧宇。黃埔本番禺近海村落。夷船所聚泊處。不能無所蓄。鄧公密調順德令威。冒夜挈兵役往搜。鄉人以番令張錫蕃不至。意其僞。遽出拒。遂傷官役。予下鄉收繳還。言諸鄧公。乞勿過爲操切。宜聽五鄰保結。以爲究竟。遂令予補

贖上之。紹興名士胡蕃。方就幕潮陽。以爲是雖變通古法。而不可行於潮郡。慮鄉有土城。將負嶠以抗。而卒亦如此。議行矣。當諭旨嚴切時。高要廣利墟。素有所積。由此越梧州關。灌輸西粵。有旨切責。蓋條奏者以廣利有小澳門之名故也。鄧公旣拘關吏。並以責高要令。無所得。乃召予入署。示以軍機字寄。語次涕下。予亦感動。爲購得墟舖之爲營土窰以藏者。列其舖號以入。會令繳十顆至。忘撤所記舖名。對驗正中。又實以泥沙。詢悉由更保查起者。於是令候補知縣言良鈺往。予勸公事苟辨。幸勿以人命爲功。良鈺首肯。終事拘一火者。奏覆乃已。墟舖之藏者凡十餘家。各以地道入。時有由渡分寄以函。官至令亟避者。

此言下鄉收繳還。而正文中則言首令省紳設局。勸繳膏土。吸具。則收繳乃省紳之事。可知作者爲廣東人。而與鄧制軍甚密切。

又第十一葉注。林公前官蘇撫。得士心。江蘇郭桂船庶常。書院中所最賞識者。豫厚塋來榷粵市。聘就幕中。會予應聘。總修粵海關志。署牘錄發出其手。林公未度嶺。關以役迎諸贛州。郭亦附書以迓。知予先在海防書局。所有諸國稟件禁令及沿海要隘。諸營縣界域道里。墩營礮械。皆有錄存圖繪。於是諄囑予。摘其首要海關事。陽爲圖說。爲羔雁獻。先是林公官杭嘉觀察。見予所著書。謬承獎借。至是就局中錄爲巨帙。授郭獻之。予方由越華院遷鄰舍。以備行轅。公過而先下顧。談極暢。

林文忠於嘉慶末。由御史出任杭嘉湖道。當時已見作者所著書。可知其著作問世已久。而於林公來粵時。則居越華

書院。當時粵中書院山長謂之監院。由督撫委充。雖師道而亦行屬禮。蓋方爲越華書院監院。而兼應粵海關聘。修關志。又其先曾在海防書局修海防書。至是則由林之門下郭庶常浼作海防圖以獻。林來則先謁之云。

又第十七葉注。予上鄧制府書云。日昨樞謁鈴轅。飽德醉醇。三爵而退。入城已及更深矣。逾分之愛。敢尋常稱謝而已耶。欽使籌辦海禁。極爲嚴密周詳。通國所樂爲祝頌。刻下出駐虎頭門。令劉余兩隨員。勒取義律結狀。堅不我從。固屬頑梗。然在鄙見論之。就使彼能具結。亦不過一時虛應故事耳。揆之欽使平生實事求是之意。似有尙宜細思者。……在欽使集思廣益。飲食教誨。數月於茲。相待洵爲至厚。每思抒忱獻悃。覓便進言。惟是遠駐海墘。面陳無自。且海禁一役。大人與中丞公同辦理。未便越瀆。用謹披陳於左右。曩者繕稟請永禁烟。以五家互結之法。當奉行司。俟通兩省。當時所識潮陽幕客胡君晝堂者。來函以地多土城。奉行頗窒。見商始知通行文件。均聲及稟陳之。由自問職。僅課文爲公越分。每一念及時。抱悚惶。茲可否仍作密商。勿令宣露。權衡有在。伏乞原鑒。

作者自稱職僅課文。則帥道也。而稱制府爲大人。自行屬禮。當時書院監院之體制如是。對林公有所獻替。仍函制軍轉達。監院受督撫之委。制軍與欽使有主客之分。此可知作者當時位置。潮陽幕客胡晝堂。卽前所謂紹興名士胡蕃其人。

二卷第二十四葉注。林公自越華院將遷入節署。謂予曰。我久占諸生肄業地。殊抱不安。予曰。公以粵事來。諸生望之久矣。何歉爲。旣遷。同事六人詣謁。會客至。留予刺使俟之。及見公慨然曰。任大責重矣。何以處此。予曰。海事公所

優爲無待芻蕘之獻。然公初至。集思廣益。自可執而用之。近則條陳者多。而愈足以亂人耳目。此後但以夷情來者見之耳。公首肯。予因言公旣受節鉞。從此地方利病。似可訪其重且大者。施行之。庶不負百姓之望。因舉桑園圍祭。息備歲修資者。爲目前首要。請飭查本項。令擇紳搶修之。公越日。卽以所查見示。先是予撰粵海關志成。已繕紅本。將次繕海防彙覽。林公謂且少緩。俟此次海禁事竣。增入數卷。遂停筆待之。迨夷難作。不復及此矣。

是時鄧調浙閩。林代爲粵督。作者以越華監院。送林遷入節署。故林略作世故語。據所述撰粵海關志成。因林公囑。停待。而夷難作。此書遂輟。又有海防彙覽。亦有成稿而待繕。

又三十九葉注。林公見事關重大。揣怡公意。必俟紳士呈請而後奏。尙可以對琦相。時晦前二日。林公召予語。以故。且問外間公議將如何。予曰。旣非紳士請奏。不可。惜某年望皆輕。又素居江村。未嘗受讀省會。否則立集科甲門生。列名具詞。頃刻可行。若俟通啓。不惟輾轉需時。抑事幾先露。將有悔之者矣。林公是之。辭出。卽招黃學博培芳商之。黃蓋香山人。居省且十世。門下多通顯故也。黃出語予。謂我兩人方當有差。未便與名。不與則無以告同志。正躊躇間。而鄧徵君淳至。知其事。慨然集諸紳於學。以朔日具詞進。姚司馬衡。何文學棗同在撫幕。其日見林公。亦與正言。及之。兩人歸。勸但據情轉奏。怡公遂首肯。

時林文忠已奪職。琦善代爲總督。以香港許英人。義律及伯麥。遂出示。稱居港者爲子民。文忠髮指。勸巡撫怡良實奏。而怡良之具奏。則待紳士促之而後成。作者自言素居江村。則粵紳而非省會籍。



三卷四十二葉注。祁公至泊佛山汾江。予先時以林公意往佛山。延南海在籍吳中丞榮光。李都轉可琮。商守城策。虎門既破。是夕林公先知之。二公爲其鄉人綜團練。不可出。予具文以覆。因條陳旗勇協守法。以駐防餘丁皆驍勇。可募用也。自是寓佛山。往還兩地者三閱月。偕李都轉候見祁公於南岸市樓。刺入而林鄧二公同棹小舟適至。祁鄧本同官交好。林亦袖其任內所辦夷務層折繕厚摺。開誠以告。祁未暇閱。隨手置之。席下。二公並以夷舟據省河。凡官船有旗幟。恆爲所擾。勸祁公一出花埭海。卽折而上。由泥泥入北門。偃旗鼓登岸。當公來未入沙。已有勸其度靈洲山。過石門。躋泥城者。語與二公合。語畢。辭出。會日昃。都轉老倦先歸。予登舟。祁公言少穆以所辦示我。不知舊令尹事如何。隨長嘆。謂我去不幾時。不料地方遭劫。竟至於此。予曰。公來劫有救矣。公曰。不然。我以小心謹慎。作無事時。巡撫尙可。總督則非其才矣。況有事乎。吾兄不記鄧制府閱兵廣西。我以巡撫兼應夷事時乎。非墨農事事提醒。不知誤却多少矣。墨農者。高陽儀克中。就書記。數年來所心折者。及公內擢。儀已作古。故憶及之。予因謂如大君子謙卑自牧。何不別舉精力強毅者。相助爲理焉。公曰。樞廷以我熟悉夷務。非善辭則早來久矣。此次半道接旨。不得不勉肩艱鉅也。旣又問林鄧並勸改道入城。說可行否。予答以故事。大吏抵任。必由近日亭登岸。便各官行禮。而總督署在靖海門內。此次似可由靖海門入。諸官必集迎於此。公舊望赫然。夷船何敢犯前驅。若竟道泥城。未免滋其疑惑。失觀瞻矣。公大以爲然。

時琦善爲怡良所奏革逮。祁頃代督粵。作者與祁爲前撫粵時舊交。此時重晤情景。祁後亦附和和議之一人。然實長

厚服善作者。特表此數言。亦所以報故交也。士大夫稍有意識。必知重視文士之筆鋒。此亦可見。又夷之橫決。實不過中土科學落後。滿洲貴族無能。有以招侮。夷初無蹂躪中國全局意也。觀本書所敘。無非庸人自擾之局。但亦時代爲之。非今人之勝彼時也。儀克中亦寄籍番禺舉人。爲阮文達高第弟子。多事之秋。公卿漸自知不逮處士。故政治學說流行於文字之間。與中葉以前大異。此湘中學派所以漸開。尙得收同治中興之效者也。

又五十三葉注。芳初居貢院。避暑欲遷越華書院。以嘗爲大帥行轅也。予方監院。陳止之。

芳者果勇侯楊芳。以歷平川楚教匪。新疆叛回。負宿將重名。入粵大貽笑柄。至傳令搜婦人溺器。以厭夷。本書載之。然又載其火箭巨彈。肅肅過耳。畔。芳談笑自若。罵曰。醜虜要擊死老子耶。左右咸股栗。勸稍避之。不顧。則知老將仍不失爲不怕死。所貽笑者。科學落後。且知戰術不敵。自不免附會和議耳。於此見作者確爲越華書院監院。越華迎林而拒楊。不無意有軒輊。楊因拒卽止。亦尙自愛。

四卷末數葉。詳臺灣鎮道拒殺夷兵事。旋爲夷酋嘆嗶。喧誣訴於朝。謂所殺皆夷商而冒功。朝命怡良往臺審辦。鎮道洪阿道姚瑩。被逮下獄。止縷述鎮道之受誣。不言怡良之積忌鎮道。當是前時怡曾爲粵撫。且護督。與作者有交情。但指其媚夷之罪。則當時朝貴所同矣。清史館於達洪阿傳。直據官文書。言其冒功下獄。於姚傳。則言被逮旋釋。不詳其故。則不敢作一直筆。尙遠遜於此書之公允也。

五卷後半。詳敘英領事要求遵約入城。與當道往還。粵人誓死。不許夷迹得踐城門以內。至圍衆十萬。官紳合力懾退。

夷官團紳名姓及團衆名額均全。此爲當時一豪舉。由今思之。不值一笑。而朝廷亦以爲不世之功。總督徐廣縉封子爵。巡撫葉名琛封男爵。紳士敍功。則有書院監院教官梁廷枏。張應秋。丁熙。各給內閣中書銜。廣州三大書院。曰粵秀。越華。羊城。三監院皆邀敍。作者旣爲越華監院。自必卽在此三人之中。而張應秋。丁熙。今皆不見經傳。以書中作者自敍其著作聲望而論。已可決其卽爲梁廷枏。乃得進而檢其國史本傳矣。

國史館文苑傳。梁廷枏。字章冉。廣東順德人。副貢生。澄海縣訓導。其先人好聚圖籍。廷枏髫齡而孤。性穎悟。成童時卽盡讀父書。下筆有奇氣。稍長。益肆力於學。爲總督阮元所器重。嘗讀書訶林。見兩鐵塔題銜。覈與吳任臣十國春秋多不合。乃據正史通鑑輿地諸書。旁及說部金石。著南漢書十八卷。考異十八卷。文字四卷。網羅散佚。鈎稽同異。論者謂足與馬令陸游南唐書並傳。

案阮文達督粵在嘉慶二十二年。廷枏讀書訶林寺。受知文達。著南漢書。正在此時。林文忠爲杭嘉湖道。在嘉慶二十五年。書中言見予所著書承獎借。蓋卽廷枏最初所著之南漢書。

傳又言。道光中葉。海氛不靖。大吏聘修海防彙覽。廷枏乃採集海外舊聞。並得美利堅國人新編合省志略。著粵道貢國說六卷。邪酥教難入中國說一卷。蘭崙偶說四卷。合衆國說四卷。蘭崙者。英吉利倫敦也。

書中自言修海防備覽。與傳合。又書中涉英倫皆作蘭。崙趙叔雍校此書。皆擬改作倫敦。讀本傳始知不必改。道光中想自作蘭崙。又金鎊之鎊。磅重之磅。書中皆作棒。此亦初通商時音譯如此。不必改。又噸字作臺。謂因臺船載重量而

言謂之臺位。此說當確。故亦不必改。但臺亦俗字。所謂臺船。或本是頓船。爲停頓之意。又因涉夷事而加口作頓。則亦未可謂頓爲非。

傳有合衆國說自序一篇。頗悟民主之旨。在當時甚難得。於證明本書撰人無涉。不錄。

傳又言。林則徐自兩湖移節來粵。耳其名。下車拜訪。詢以籌防戰守事宜。廷枏爲規畫形勢。繪海防圖以進。書中言林公先下願。亦言從郭庶常指。爲林公就海防書局錄存圖繪。暢爲圖說。爲羔雁獻。皆與傳合。

傳又言。後祁墳徐廣縉並聘入幕中。襄辦團練。咸豐元年。以薦賞內閣中書。加侍讀銜。十一年卒。年六十六。祁徐時皆入幕。且辦團。書中歷敘悉與傳合。

傳又言他著有……夷氛記聞五卷……

本書正作五卷。而作夷氛記聞。聞記二字本不辭。其爲卽此書之誤鈔可知。

今既證明本書爲梁廷枏作。梁之南漢書及藤花亭集。久行海內。今時能得藤花亭未刻稿。亦有必爲傳刻之責。何況爲道光間海警初開史料。且梁氏身在其中。所傳林鄧諸公言行。皆得之目擊。與夏燮之中西紀事。李圭之鴉片紀略。僅搜輯故牘而成者。大有不同。原書趙鈔本尙附有番禺鄒誠字夢南者。於同治甲戌作一序。文長數千言。云此書得自市中有年矣。無著作者姓名。蓋粵人而尙不能考粵之先正著作。其鑒別已不足言。又多言中土格致。爲西人所本。羅縷經傳以明其說。遂爾刺刺不已。是六十年前書生之見。在今日一無足取。以其爲鈔本所原有。仍存其舊。叔雍於

鈔本多所是正。今不條舉。附記於此。二十五年二月。孟森跋於北京大學史料室。

余既以此跋得北平研究院贊同。將本書付印。既而見傅以禮華延年室題跋。亦言始未知其撰人。後訪知爲梁廷枬作。是梁之撰是書。前人已有言者。以僅有此傳聞之言。尙恐無徵不信。故仍存此跋。爲傅君作詳證。未爲複衍無當也。十二月印既成。附識。孟森再書。

# 夷氛記聞跋

客歲仲秋。偶謁孟先生。心史于北京大學明清史料室。請益既竟。先生出抄本夷氛記聞五卷見示。曰此書紀清道光朝鴉片之役。至詳且盡。蓋著者身處危城。事經目擊。可徵爲信史者也。原書不著撰人。余已爲長跋攷之。確出粵人梁廷枏手筆。其傳本極爲罕見。吾子曷謀以刊之。歸而請於顧先生頡剛。先生固亦以流傳史籍爲己任者。乃由本院付商務印書館印行。而以校勘之役囑余。按此書趙尊嶽先生曾一度精校。惟校書如掃落葉。卦漏之處。尙所難免。且地名譯音。往往前後各異。不揣譫陋。一一爲之覈覆原書。或摘爲闕疑。地名亦求一致。未敢擅改。附校記於原書之後焉。書成復見傳以禮華延年室題跋所攷與心史先生同。然後知先生攷訂之精審也。茲附傳跋并誌原委如此。吳豐培謹跋

## 附傳以禮跋

右夷氛記聞五卷乃番禺李秋農司馬邁平家藏舊鈔甲申夏初浼友人輾轉假讀錄得副本其書記道光朝英人內犯始末具有史裁足以信今傳後惜不知誰何手筆近與大埔邱雲巖太守時共譚藝始知爲順德梁氏所撰粵中曾付劄副以敘述時事恐涉嫌諱不著姓名職是之故梁氏名廷枏字章再由舉人曾官澄海縣教諭學問極博所著有藤花館十種行世末冊所附焦窗隨錄水窗春曉諸則則予所增入也

# 校記

頁數	行數	原	文	擬	作
四	十一注	孟邁等處		孟買等處	
	十四注	由孟邁出口		由孟買出口	
八	七注	由孟邁經安南		由孟買經安南	
九	七注	請照會教之人首明出教例		按林文忠公政書作請照習教人首明出教之例	
十三	二	馳驛至會督撫商辦		馳驛至會督撫商辦	
十一	八	已先遁出伶仃		已先遁出零丁	
十一	十一注	前有大班喇佛占澳門		前有大班喇佛占澳門	
十四	二	伶仃急水等洋		零丁急水等洋	
十五	十三	懼王以己不善辦理		懼王以己不善辦理	
十六	十四注	孟阿拉		孟阿臘	

十七	一注	孟阿拉。	孟阿臘。
十七	一注	蘭頓。	倫敦。
十七	三注	何名英國將煙賣與義律	名字費解
十七	四	運至伶仃。	運至零丁。
二四	三注	礮火無非擊在夷船	礮火無不擊在夷船
二五	九	蘭頓新聞紙	倫敦新聞紙
二六	十三注	孟邁爲南印度	孟買爲南印度
二九	三注	孟阿拉。	孟阿臘。
三一	五注	使請已赴粵	使請已赴粵
三七	二四	亦爭先逃竄	亦字疑衍
四八	二	與市者訴有資市爲生者	此句疑有誤
五一	二	村間曰坤紳	此句疑有誤
六五	九注	慈溪。	慈谿。



六六	十一	慈溪。	慈谿。
六五	十三	慈溪。	慈谿。
六五	十一	慈溪。	慈谿。
六五	十一	慈溪。	慈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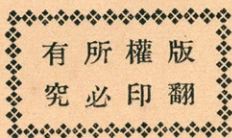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92804)

夷氣記聞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者 梁廷枏

出版者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中E三四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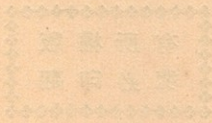
平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8006163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出版



庚 英 年 一 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出版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出版

450

450-



00